

新興戲劇研究所編選

新興劇集之一

自由港

蔡楚生著

文風書局印行

新 興 劇 集

New-Development Dramatic Collection

自 由 港
FREEPORT

五 幕 劇

A Play in Five Acts

蔡 楚 生 著

By Tsao-San Tsai

新 興 戲 劇 研 究 所 編 選

Selected And Edited

by

New-Development Institute of Dramatic Research

文 風 書 局

WEN FENG BOOK CO.

杭石君律師代表新興戲劇研究所聲明：

本「自由港」劇本，除由本劇集編選者——新興戲劇研究所，根據與著者間之約定，授權文風書局訂約爲文字印製的出版外，所有本項著作物之——

(一) 出版權

(二) 上演暨首演權

(三) 電影改編及攝製權

(四) 播音改編及廣播權

(暨其他)(五) 翻譯(六) 唱片錄音等項著作權益，概歸作者保留，由新興戲劇研究所代理執有。本律師接據上開當事人如上委託，除俟取得印成樣本依法代辦著作權註冊外，合代聲明如上。

事務所：重慶民族路福鈺銀行三樓九號 卅二、十一、廿五、

自由港（五幕劇）

自由港
五幕劇

第一幕
海國夏夜

全劇人物表

(以敘述的便利為次序)

江慕華 有雄才大略而乏國家觀念的老僑商，紅臉白鬚，精力瀟灑，強健有如五十許人，但實際已七十餘歲。

江子璇 慕華三子。留學歸來之名醫，蜚聲社交之青年紳士。三十歲左右。

江海燕 慕華四女。南國熱情女青年，救國工作實際行動者。二十四五歲。

江子和 慕華五子。已逝之三太太所出。尚在求學時代之，「運動健將」。二十一二歲。

大太太 慕華原配夫人。生子女三人，長次留住英倫，僅子璇在膝。一端莊慈藹與深明

大義的老主婦。六十餘歲。

二太太 慕華如夫人。海燕生身母親。民元前一「俠妓」，身世悲慘，因抑鬱而有婦人病。五十歲左右。

張媽 江家忠懇而幹練之傭婦。寡居。含辛茹苦以撫育兩孤女（次女不出場），其全部希望亦寄於彼等身上。四十餘歲。

阿翠 張媽之掌上明珠，明艷之少女。從母傭於江家。十七歲。

阿昭 太太之遠親。江家之幹僕。堅實而聰穎，與阿翠相戀，並共期能偕白首。二十三歲。

肥仔 江家僕人。佚名。外號雖叫「肥仔」，但僅略多脂，非痴肥臃腫之輩。為一來

自田間的，天真樸質之老實人。常作痴笑。年齡大概在二十歲之間。

曹登齋 赴港有所經營之國內財主，一長袖善舞，與小家氣派的「大商人」。五十餘歲。

曹愛麗 益齋愛女。卒業於香港某大學，交際場中之翹楚。與子琪由戀愛而結為夫婦。二十三歲。

丁少庭 益齋之秘書。商科畢業生，曾東渡攻經濟。著述無成，終於從商。人尚精明能幹。三十二歲。

魯易士 原籍西班牙。香港老出入口商人，與慕華為數十年舊交。和善而幽默。六十歲左右。

柳夫人 是穿梭於上海社會間的交際花，善修飾，日數易服，因有「時裝展覽會」之綽號。遠望如二十許人，近看始知為四十左右之徐娘。

老麥——幹練之新聞記者，亦一優秀之文化工作者。體格雄健，個性沉着。三十三四歲。

瀨戶——所謂「南支派遣軍」的日本兵士。略通華語。嚙偽狡獪，好色而性殘酷。約三十六七歲。

澤山——與瀨戶同隸一部隊。平板與呆滯之日本面目。貪鄙好貨。三十歲左右。

日軍官——所謂「支那通」——能說較流利之中國話。「嚴肅」而無理性。四十餘歲。

日兵——甲。乙。丙。丁。

白兵——A。B。

朗誦者——一位。男女不拘。

全劇幕數表

本劇共五幕六場，全部在香港銅鑼灣至北角之間江家臨海的大客廳中進行。

第一幕……海國夏夜

一九四一年仲夏，某一個禮拜六的晚上。

第二幕……戰太平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清晨。

第三幕……和平攻勢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七日下午三點多鐘。

第四幕……百年血祭

第一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聖誕節——傍晚。

第二場：距第一場兩個多鐘頭後的夜裏八點多鐘。

第五幕……「不要忘記我們！」

一九四二年一月十日，所謂「東京時間」的上午十點鐘左右。

六

時間

一九四一年仲夏，某一個禮拜六的晚上。

人物

(以出場先後為次序)

江慕華

曹益齋

守沙庭

阿翠

阿昭

魯易士

柳笑人

大太太

江海燕

張媽

江子和

肥仔

江子璇

曹愛麗

二太太

背景

大概是香島的銅鑼灣到北角這一帶，依山面海，在林木掩映的石崖上，建築着三座大小不同的西式樓宇。這些樓宇，已經是三十幾年前的建築物了，然而它的莊嚴華煥，却仍使它面對着這二三十年來已日趨現代化了的都市——香港，仍沒有什麼媿色。它的主人，是香港許許多多的富商中之一。主人的居處，除了這些樓宇之外，近年又在另一個風景秀麗的海灣中，建築着一列堡壘式的，比這不知還要華貴上多少倍數的傑閣崇樓。那是用以居藏他的許多舊歡新寵的。然而，主人也許是不能忘舊吧，他往往仍在舊宅中流連不忍遷去。住在這舊宅中的，有他的大太太，二太太，和大太太所出的第三子（長子次女現在英京倫敦），二太太所出的女兒，已逝的三太太所出的兒子等；另外就是一些親朋故舊和很多男女用人。

在這三座樓宇中，主人住的是當中那座有着五層的大樓。經常會客和起坐都在下一層臨海的大客廳中。我們的全劇，就發生在這一個人迷人的，
歷史的地方。

廳的正面，是一道路路衝出海面的軒敞的走欄。欄下離深碧的海浪，
下面每當潮落時會露出一些嶙峋的怪石；但當潮漲時却就可供一私家游艇居住
意徜徉。石屋的牆壁上，長了一些盤根錯節的小花樹，若干枝榭已經長得比那欄
欄還要高——這欄得那條走欄更加生動有致。這大廳是向西的，爲着阻擋午後太
陽的炎威，走欄的每一個檔上，都裝有可以拉高放低的，黃白相間的蓬罩，欄外
透處，是從左方伸入海中的聳立着的太平山，和環繞在太平山下的，維多利亞
市的遠望。欄圍欄整，輪船縱橫，這東方大自由港的一切，和數十年間島上的盛
衰消長，所夕在廳前徘徊的主人，是看得比誰都要清楚。

走欄左邊的轉角處，有一道下石級的門，從這門可通前面一座較小的樓宇，或
是直接通過圍牆的大鐵門外面去。這道門的門檻較走欄高兩級，走欄又較大廳中
高兩級。間於走欄與大廳之間的台階上，是一排八扇至十扇的明淨的大落地玻璃
窗。這些窗是活動的，遇到夏天太燠熱，或是有喜慶的時候，當中的六扇或八扇

常被移去。窗的兩邊，經常都懸有絲質通花的窗帘。

廳的左旁，靠外的五分之一是一道平闊的上樓的樓梯，但祇有幾級即轉灣了。靠裏面的五分之四，是一個不很深的供祖先牌的神堂。堂的外觀，是兩枝西式的圓柱承着一個半圓頂，綫條和圖案都顯得相當尊嚴與華貴。這一部份經常都垂着深綠色的絲絨長幔，祇擦起中間可供一個人的出入。間在神堂與樓梯之間，是一道逆着柱的牆壁，牆的中間開着一個上圓下方的窗洞，窗檻上經常有一個精緻的古花瓶，供着四季的鮮花。神堂的内部是一座金碧輝煌，彫鏤精巧的純民族形式的神龕——供的是江明堂上歷代祖先的牌位，兩邊刻着「心田先祖種，福地後人耕」的對子。紅木的長几和條桌上，供着銀製的香爐，臘燭台，油燈，官爐，和鏡屏，香花等。當中垂下一盞玻璃的長明燈，向外的壁上掛着一把古色斑斕的寶劍。

廳的右旁，那條走欄向裏有一個曲尺形的轉折處，從這裏可通後面一座更小的樓宇，和儲物房、廚房、後門等。右面的牆，離落地大窗不遠處有一道房門，這間房裏頭還另有門，但我們是看不見的。靠外的牆上，掛有一個金漆桃花的大鏡框，框裏是一幅主人被授為「太平紳士」時的半身油畫像，像上主人穿的是西

式大禮服，胸前還斜佩着一條綬帶，和照着一個勳章。那時的主人比現在年輕得多，大概是一二十年前畫的了。這畫框下面，靠牆放着一隻紫檀木的精緻的玻璃酒櫃，櫃裏安放着各種精緻的杯碟，櫃上羅列着許多中西的名酒——除少不了有白蘭地與威士忌之外，最引人注意的是一些所謂補酒：如「蛤蚧酒」，「龍虎鳳酒」，「三蛇酒」……等等。在櫃的右手方，靠牆放着一隻坐椅——那是當客人太多時添位用的。

廳的中間，由天花板垂下一具分枝在十盞以上的大吊燈；圍繞在這燈上的是許多玲瓏剔透的玻璃串，一開起來就光華四射，顯得燦爛非凡。在神堂前和走欄的柱上，也適當地裝着幾盞作白燭形的壁燈。走欄的中間，和廳的地上，都鋪一種暗綠色的花樣地氈。

廳中路偏右方安放一隻雙人的大沙發，和同式的兩隻單人的小沙發——這是一檉木扶手和木框的通花皮沙發，花紋和式樣雖較古舊，但甚莊嚴名貴；那柔滑的皮坐墊，在這灼熱的夏天，使穿得很單薄的住客，坐上去都會覺得十分陰涼舒適。這三隻沙發的前面，安放着一隻紫檀木的齊膝的長方矮桌子，桌上經常放着矮矮的花枝向四面伸展的玻璃洋花插、鍍花的銀香煙盒、原裝的名貴的雪

茄烟，吸烟用的桌上打火機、香煙碟、叫人鐘等；現在因主人來了兩個朋友，又多了一盤吃殘了的水菓，一個放着幾枝小銀叉的碟子，一個牙簽筒，和每人面前一杯澄澈的冰水。

左面在樓梯的轉角處，放有一隻紫檀木的鑲花的圓几，几上是一架自動電話，旁邊放着電話簿，牆上掛着一幅中英文都有的親友電話表——數額大約在三百以上。後面靠欄檻正中放着兩隻淺綠色的柳條籐椅，當中間着一隻同式的籐几，几上也有花插和鮮花。另外，可能安放着一一些檀木的盤龍椅、凳、茶几、花几和一架最新式的無聲電風扇。花几上經常供的是南國異奇的花卉。在一些轉角處的地面上，適當地點綴着幾盆欄欄或籐竹。至於在這樣家庭中所必有的大落地收音機，大落地收音機，和養在大玻璃缸中的熱帶魚等，都放在廳的另一面，我們大概是看不見的……。

現在這廳中的佈置，猛一看上去雖然也覺得十分富麗堂皇，但稍爲注意一下，馬上就可發現它是不成「格局」的。它揉什着古今中外的器具裝飾於一爐——甚至最古老的神龕之類也會在這裏出現；然而這也正是殖民地上一股生活狀態的特色。

舞台上首先徐徐亮起來的是大走欄外香島迷人的景色。這時，一勾上弦新月，正斜掛在堅尼地城的上空，月光柔軟地投射在海波上，海波淒迷地在盪動着。天宇中飄浮着一片南國奇麗的夜雲，雲月交輝，時幻為異彩。從歌賦山到太平山之間的路燈點點，像是一羣璀璨的新星，棲落在山頂上閃爍。山下維多利亞市那一派充滿着珠光寶氣的「燈雲」——香島最繁盛的中環到西環這一帶，我們雖因距離稍遠而看不怎麼清楚，但這時應該是車馬喧嚷，笙歌盈耳的時候。仲夏夜海風的掠過，吹蕩了島上日間的炎威，也吹開了這遠遠的不夜城中的千門萬戶；電光的白熱，年紅燈的炫奇鬥艷，照耀得天空的夜雲都為之改色。這條沿海岸線蜿蜒而去的燈雲，同時也映照得海中在盪動着一道奇麗的「燈流」……。

帶着海洋氣息的好風，徐徐地在拂揚着欄前的窗帘；蘇醒了的小山花，躲在欄外的暗綠叢中偷偷展笑。海波吻着石崖下的峭壁，在發出唧唧的聲浪，還有不知從那裏隱隱地飄來一串淫靡的帶着熱帶風味的爵士音樂……；或是幾句女聲的粵曲……。

再次跟着徐徐亮起來的，是走欄的內部，以至大廳中——

那個高懸的華燈，並沒有全部開啓——祇亮着偏右方沙發處的那一面，所以廳中的光線，保持着適度的柔和。電風扇無聲地在爲主人們轉動着……

現在在座的主人有江慕華、客人曹益齋、和曹益齋的祕書丁少庭。我們分別來

加以介紹——

江慕華，出身微寒，幼年即隨父親覓食海外。父親因不勝工作的勞苦，客死於星加坡鐘區中；隨終以不能歸骨故土爲遺憾，所以把孩子的名字改爲慕華——意思是要他相慕中華祖國。父親死後，慕華因輾轉得在西人處「打工」，以點慧爲主人所賞識，遂資送他入校讀書。後來又得主人之助，在港肆力經營，漸至成爲巨富。他現在已擁有無數產業，和各種不同性質的事業；在星加坡方面，也置有很多橡膠園和分管理處。從他發迹以後，因爲習染太深，已完全忘記父親當年的遺訓——甚至相反的絲毫都沒有愛國熱情。許多熱愛祖國的僑胞與少數紳士，對他都沒有好感。他平居的生活雖很豪華，但對人則極顯吝嗇；做生意的手段也很老辣；因而有「孤寒財主」，「批計祖宗」一類的綽號。他今年高壽已愈古稀，但因絕少懈怠，與補養有力，所以精力瀰漫，強健有如五十許人。從中年以後，他即廣置姬妾，至今仍「雄心未死」，因而又有一「風流伯父」之稱。身材是

通常的高度，多脂而大腹便便，但極結實。灰白的平頭，灰白的濃眉，眼綫長而有神，臉澤，小唇留着兩線，本白的美鬚，闊嘴，左邊一排鑲着三個金牙，臉作粉紅色而潤澤，中氣充足，發聲極為洪亮；步履也健，沒有龍鍾態。他的服飾是中西都有，式樣很守舊，較隨便，其褲子的特點是寬厚。現在因氣天和肥胖，貼身穿的是西件洋衫和綢緞褲，外面穿的是中國闊大的對襟白香雲紗短衫褲。胸前的襟紐上垂掛着一條粗闊的金鍊——鍊扣上還垂下兩條較細的金鍊，分佩着兩節鑲金的玲瓏剔透的翡翠；那在大胸袋中的，是一隻「皇家貨」的貴重的金掛鐘。左手的無名指上戴着一隻漢代出土的玉戒指。脚上穿着白襪，拖着一雙星加坡的名產，以五色細破珠穿成花鞋頭的拖鞋——或是天亮的黑漆皮的軟拖鞋。腰中懸有借風扇，然而他還是習慣地攜着一把象牙柄的長方白摺毛扇。他鬚鬢蒼蒼，出身是南湖一帶的舊家，並沒有受過多少新學的教養，人極精幹，善於經營，也極勤苦。昔年在上海與按機事業起家，淞滬失守後轉入內地，更因他的長袖善舞，大舉其囤積居奇而致富。這一國營本位的富翁，和慕華比起來自然更形來見大巫，而且還常常將他的小家氣派。他的愛女一向在香港莫大舉唸書，莫大舉也堅強，正和慕華的三子平壤在鬧戀愛。兩老的認識，也許還是靠着這種

兒女姻緣。他所以到香港來，是因爲國內遊資太多，希望到國外來作新的發展。今年是五十二歲的人，骨格尚粗大，較慕華爲高，但很清瘦，身體也不很好。留着三七分的頭髮，梳得很平整，但沒有光澤，而且兩鬢也有點顯斑白了。眉濃而微倒掛，圓眼，雙唇甚高，扁闊的鼻，人中很長，嘴唇薄，上唇留着兩撇短短的黑鬍子，有點「腦後見腮」。也許因爲太工心計，經常的臉色總是黃黃的，而且好像有點浮腫。他的服飾全是中裝，剪裁得很大方，看上去雖不漂亮，却很得體。現在他裏面穿的是一套白紡綢短衫褲，外面是一件黑烟色的薄羅長衫，腳上是白襪，和一雙光亮的「來路貨」的尖頭黃皮鞋。手裏拿一把精巧的有名人書畫的象牙骨白摺扇，左腕戴着一隻刻着金手鐲，無名指上戴着一隻鑲圓寶的男裝大鑽戒。

王少庭，和益齋是同鄉，在國內畢業某大學的商業後，曾東渡專攻經濟。因資質不佳，著述無成，致書也太清苦，結果還是從商——做了益齋的私人秘書。三十二歲的人，人很勤懇幹練，但並不是一個大材。五官四肢雖很端正，祇是少覺得有點庸俗。他穿的是一套米色的薄絨西裝，白襯衫，皮衣服略微深色一點的領帶，胸前黃色的帆布皮夾，還帶有幾張軍需用品製造廠建築的設計圖，和證冊中

（英文）的計劃書與預算表等。

現在他們都坐在沙發上。慕華坐左方的單人沙發；益齊坐雙人沙發的右端；

少庭坐右方的單人沙發。當廳中的燈光亮起來時，賓主們在此已經坐談了好些時

候，他們都不說話，正在吃着水果……

慕華

（益齊）他吃着水果，一面揮着扇子，不時習慣地抖抖脚。幾秒鐘之後，起立轉身
在桌上用銀叉叉起一塊水果，隨口嚼嚼了一聲。這水果還沒冰得透……

（兩位客人祇隨便微笑着聽了一下；慕華的談話本來也沒有要兩人搭腔的必要，他

吃水果即在廳中很隨便也很大方地嚼着。這時兩位客人已經相繼吃夠了；益齊在

桌上拿了一枚牙齒很斯文的剔了剔牙；少庭在看放置膝上的計劃書等。慕華吃完

之後又回到桌邊，再叉起一塊，當放進口中時，他發覺客人都停着不動了。）

慕華

（含着東西，口說不清楚，而且是熟人，也不必客氣，即用叉指着水果，目視

益齊

別人，示意他不要再來一點。）唔唔……唔唔……

少庭

（益齊）唔唔……唔唔……

兒女姻緣。他所以到香港來，是因爲國內遊資太多，希望到國外來作新的發展。今年是五十二歲的人，骨格尚粗大，較慕華爲高，但很清瘦，身體也不很好。留着三七分的頭髮，梳得很平整，但沒有光澤，而且兩鬢也有點顯斑白了。眉濃而微倒掛，圓眼，雙唇甚高，扁闊的鼻，人中很長，嘴唇薄，上唇留着兩撇短短的黑鬍子，有點「腦後見腮」。也許因爲太工心計，經常的臉色總是黃黃的，而且好像有點浮腫。他的服飾全是中裝，剪裁得很大方，看上去雖不漂亮，却很得體。現在他裏面穿的是一套白紡綢短衫褲，外面是一件黑烟色的薄羅長衫，腰上繫白標，和一雙光亮的「來路貨」的尖頭黃皮鞋。手裏拿一把精巧的有名人書畫的象牙骨白摺扇，左腕戴着一隻刻着金手鐲，無名指上戴着一隻鑲圓寶的男裝大鑽戒。

王少庭，和益齋是同鄉，在國內畢業某大學的商業後，曾東渡專攻經濟。因資質不佳，著述無成，致書也太清苦，結果還是從商——做了益齋的私人秘書。三十二歲的人，人很勤懇幹練，但並不是一個大材。五官四肢雖很端正，祇是少覺得有點庸俗。他穿的是一套米色的薄絨西裝，白襯衫，皮衣服略微深色一點的領帶，胸前黃色的帆布皮夾，還帶有幾張軍需用品製造廠建築的設計圖，和證冊中

（緊接滿出來的，是男用人阿昭）

益華：（阿昭）這命運注三四歲，受過滿山以止的教育，品行端正，當愛國心，好學不

後因家難，學了屈死江家的僕役。她誠心誠意地愛上了阿翠，因此時時引起

（她）對他的不滿。他現在穿的是一套整潔的藍色的短衫褲，身上較長，兩邊

袖深開得很低，是一種純粹的廣式。左胸袋裏有一本日記簿，和一枚自來水

筆，筆蓋是枝活動鉛筆，腳上提白帆布跑鞋。

益華：（他）和銀燈盞着四條經過藥水消毒的，摺疊成長方形的粉紅色的冷毛巾，分別送

（他）和主人面前，除了慕華還措措「美鬚」和嘴唇之外，客人祇隨便措一

措手紙放於阿昭跟着他回進法）

益華：（他）海風拂拂地窗窗，這些個適地散置着）

益華：（他）不曉的地方是真好，像這樣的夏天，白天不見得很熱，夜晚却是這樣涼快。

益華：（他）隱隱海洋的空氣，跟火燥的空氣究竟是不回，在我們內地，要是像這樣

夜裏有時還可以回得邊不過氣來。

慕華：（他）肉前朕幸於自己的尚，透得過氣來，（阿昭）啊，（慕放地）那像我這般的胖子

慕華：到後地裏再就受面香……也許因為談到熱的問題呢？不自覺抖着那條褲子……
不……你到你們家可這麼久，去游過水了沒有？

益齋：我還沒去過……少庭他們已去過幾次了。

少庭：（笑着點頭）嘿……

慕華：要游水，我在清水灣那邊的新宅，外頭自己建有游水棚，那倒是比較方便……

少庭：游水棚好般的傳說，但怕萬一弄錯了會馬屁拍在馬脚上。您的新宅，就是慕海

的那大別墅屋武的大建築吧？

慕華：（笑着）嘿……

少庭：（笑着）嘿……那樣的建築，真是太莊嚴，太偉大了！在清水灣那邊游過

泳的臥身幾時沒有一個不羨慕……

慕華：（笑着）嘿……那算得了什麼……（慕情

地）益齋兄還沒到過清水灣那一帶，幾時我叫新宅的小妾們，預備一點好酒菜，

招待你們到那邊去我兜個補缺。

益齋：（和慕華的慕華相形之下，不免感到自己的寒酸，多少有點踟躇，但面子上却不

能不硬撐着……慕華很大方地呵呵……那……那怎麼敢當。

慕華：（簡直不覺回過神）這有什麼客氣？這特兩位客人也是到沙發旁邊了，很隨便地（坐坐坐）

益齋：（坐下中）啊！我在沒有到香港以前，真想不到香港是這樣一個好地方。我的小女，去領在大學快要畢業的時候，就老寫信叫我到香港來玩玩，我總因為國內的事情太忙，聽不開，而且從來也沒有出過國門一步，所以就懶得動了。後來……後來看看朋友們在香港無論有什麼經營生意都非常發達，所以才決定到香港來跑一趟。……現在看看這裏的環境這樣安定，機會這樣多，而且……（附庸風雅一下）而且風景這樣好，到真的有點後悔來得太遲了。

慕華：（懶適地坐着聽對手的講話，搵着扇子，有時又習慣地抖着脚）呵呵，本來麼，在國內那樣的砲火連天，老默着有什麼趣味！從中日開戰以來，幾年之間，內地紛紛到這裏來的人，最少就有七八十萬，跟着市面也比以前繁盛得多了……這樣一個四通八達的無稅口岸，做生意多講賺錢，也比什麼地方都有辦法；何況在這裏賺一萬塊錢港幣換成國幣就是六七萬，那發財還不容易嗎？哈哈……

益齋：香港能夠這樣繁榮（半對少庭），也真是想不到啊？

慕華：（意味深長地）這不但是中國人想不到，恐怕連英國人也想不到呵……（同時順勢起身，以桌上雪茄烟敬客）吃烟……

（益齋起身拿了一根烟，慕華略遞向少庭時）

少庭：（連忙起身，恭敬而低低地）謝謝，我吃香烟。（即在香烟盒中拿起一枝香烟，同時在身旁拿出自備的打火機，要為慕華點火，慕華已在桌上拿起打火機，即轉而為益齋點烟，並自吸，重複坐下）

（慕華也坐下）

益齋：（仍站着，旋轉身投注窗外的香港夜景，發為讚嘆）香港真是——越看越覺得可愛……（一邊回對慕華，一邊徐坐下）像這樣一個世外桃源，在物價的享受上，是聲色犬馬，樣樣都有，同時又是山清水綠，四季皆春，也真怪不得許多閩人，一到香港就不想回去了……

慕華：（微笑着）唔唔……（也回到香港的神秘性，發為思古的幽情）說起來，香港也真是一個奇怪的地方……（仰首在烟縷裊裊中冥想者，閉着眼睛）在西歷一千八百四十二年以前，（張開眼睛）也就是離開現在整整的一百年以前，那個時候，不但是港週圍的三十幾個島嶼，都是荒涼滿目，就連香港本部，也是珠江口上，

這山嶺可以說沒有什麼人的孤島。那時候海禁未開，這裏的山嵐瘴氣，跟颶風又都那樣厲害，所以出沒在這一帶的，多數都是些挺而走險的海盜，跟一些貧苦的漁民。我記得我的祖伯父說：當時（一）站起，指欄外太平山（一）益齋跟着也站起來，兩人一面談，一面離開沙發處（一）你看（一）噫！當時就祇有這太平山的（一）以洋關出疆線（一）那（一）面（一）現在呀香港住的那個海邊就有一點點破落的漁村之外，其他就什麼都沒有了。……可是，也當是香港的前進，偏偏它得天獨厚（一）它的海港比別的地方深廣，以英國的兵艦，都靠在香港住的那一帶（一）到山上來取淡水，而讓他們給着（一）下（一）後來又偏偏碰到鴉片戰爭，中國打了敗戰，遂在滿清的道光年間（一）訂了南京條約（一）把香港割讓給英國（一）……從英國的水師在香港登陸（一）大英海軍的船隻飄揚在這太平山（一）作（一）之後（一）咸豐年間的北京和約，更接着割讓了九龍半島（一）給（一）滿清（一）間，又租借了九龍（一）三個滿清皇帝，前後連選帶租（一）給英國的（一）海積（一）讓（一）是（一）西（一）方（一）哩（一）……這一百年來，在這四百方里之中，英國人的苦心經營，可就使（一）這（一）地（一）帶（一）得（一）連（一）中（一）國（一）人（一）也（一）不（一）認（一）得（一）是（一）中（一）國（一）的（一）領（一）土（一）了（一）……

益齋：（一）咸（一）豐（一）年（一）間（一）着（一），（一）臣（一）此（一）地（一）陪（一）着（一）笑（一）笑（一）您（一）在（一）這（一）裏（一）住（一）了（一）那（一）麼（一）久（一），（一）您（一）所（一）親（一）眼（一）看（一）見（一）的（一），（一）就（一）是（一）那（一）些（一）多（一）治（一）海（一）桑（一）田（一）的（一）變（一）遷（一）吧（一）？

慕華：（有裝滿了十册子故事書三天三夜也講不完之氣勢）那——是當然，那可真太多
了！（得意地抽回白雪茄）

（少庭起向慕上彈去烟灰，也想聽聽故事，不自覺行回近左面單人沙發處，在益
齋的旁邊站着）

慕華：（遠遠進來）……六十三年前，我還是一個小孩子。我跟家父要到星加坡去，在
經過這裏的時候，所看見的香港，也還祇在（指點開外的背景）中環的這一帶才
有點市面。我們就住在海旁而諾道的小客棧裏。那蘇聖誕節的那一天，也不知
得幾，隔壁的維多利亞道忽然起大火，同時因為海風太大，救火的設備又本行不齊，
（就）就把全市精華所存的（以手略指後面）這一帶都給燒完了！一共燒去六三
四百家門面，（興趣甚濃地）而且其連我跟我父親的破舖蓋，都給它燒在裏頭。那
真是糟極了！（主客都笑了）……所以我的印象也特別深刻！……（吸一吸煙，沉
靜下來）（還有一樁印象也很深刻的事情，那是……三十五年前，九月十八的那一
場大風災。那一場風災以前後雖然僅僅只有兩個鐘頭，但是風力可真厲害！……
我這幢樓房總算建築得非常堅固吧！可是……（吸一吸煙）（慘敗）在這裏頭，還覺得天
翻地覆。山嵐也不曉得從什麼地方進來的，所有的人都給吹得滿地亂滾，而且，要

益齋

慕華

益齋

益齋

益齋

是不拚命扒緊東西，好像時刻就可以被吸去……還有海面上的情形，那就更慘了！那些排山倒海的風浪，把所有的大輪船，拋在海底裏的鐵錘都拔起來，這下子就不曉得給吹到什麼地方去了！……後來，有些都撞在山上，撞得粉粹……當時我親眼看見那些漁船，在狂風暴雨裏面，像飛一樣的被海水捲出去，船上的漁民，連一聲救命也沒有叫完，船就已經被打翻在風浪裏頭了！

啊！搖頭咋舌！噴噴噴……那一次的損失，建築跟房屋不算，就是小小的船，共就沉掉……

前的小船事件，和來是發生在上海，但是那些個海員，却拿香港來出氣，發動了……

怕香港就得回到一百年以前的情形了……（寶庄都是打越而展笑）……那這次英國人跟我們都受了很大很大的損失，那才莫名其妙……

也作莫名其妙的情與附和……那真是無妄之災……

慕華

慕益

慕非

慕非

慕非

... 沒有注意... 好幾... 英國皇... 慕華... 慕益... 慕非... 慕非... 慕非...

慕華：教、舊道德，而且很注重保存我們的國粹，譬如四書五經這些古書，這些中國五千年來文化上精華所在的典籍，香港政府的教育司，都把它定為每一個學校裏青年子弟們的必修之課。以前聽說廣東有提倡過讀經救國運動，這是很對的，我

得變成個結果，可惜沒有實行；但是想不到香港却在無形之中已經實行了整整的一百年了，這還是所謂「掩失而求諸野」吧？這是在這樣世風日下，人心詭詐的時候，香港的華僑社會，總算因此而保存一些厚道，啊？

（天門外國際傳來兩台藍汽車喇叭聲）

益齋：今晚這用意，（撥開那倒提真的）

（電話鈴聲響，慕華接聽）

慕華：喂，（對方問）不是老爺，是呀……（對方告訴他魯易士與柳夫人已到）呵，（對方）看可益齋等一眼，請他們進來好了。（放下電話，行向益齋處來）密斯脫魯易士與柳夫人已經在進來了。

益齋：呵，那麼……

（少庭和益齋二人都有點緊張起來，先後到沙發裏去拿計劃書與預算及圖樣，少庭把計劃書與預算遞給益齋，益齋就教於方向沙發處行來之慕華）

益齋……我着一切關於廠的計劃，跟以後的出品應該怎樣推銷，這是由您詳細地跟他
請教，請他指教。跟託他替我們怎麼……！

慕華：沒問題，沒問題。魯易士是進出口生意裏頭的權威，也是西班牙人裏頭跟我最有
交情的老朋友，他人很熱心，而且有柳夫人幫忙說一說，無論託他做什麼還不會
錯的。

益齋：那……那是當然。（以預算給慕華）這是廠全部的預算，少庭已經把它勝正了……

慕華：唔唔……（不在意的隨手翻翻）我都看過了……

益齋：（指少庭手翻的圖）廠的圖樣也已經改好送來了……

慕華：好……（隨手把預算遞給益齋）

（樓梯下已經有魯易士與柳夫人嘻笑着上來的聲音）

（少庭把剛展開的圖樣捲好，又從益齋手裏接過計劃書與預算……慕華迎向樓梯
口去）

（魯易士和柳夫人在樓梯口出現）

（魯易士，原籍西班牙，四五十年前即來遠東，所以能說極流利的粵語，也能通國
語。他在香港經營出入口業已三十餘年，因所獲頗豐，所以交遊也極廣闊。今領雖

色條綉的長衣禮服，禮服下擺着許多縐縐，綉上釘着一條條卷曲的縐綉，腰間
裹着半條存水鑽環的絲縐帶，腰肢並不纖弱，而且有些多餘的肌肉，好像特
別鼓出來，肩丘披着半條西班牙式的，華貴的縐花大圍巾，兩條肥嫩的預臂，粉
搽得均勻而雪白。左腕上戴着一隻價值數千港幣的金網鑽手錶，手垂挽着一隻紅
色的漆手鐲，長髮裏有紅色的小手絹，紅色的粉鏡盒。長長的十個指甲，塗着光
澤纒縐的蔻丹，腳指上也一樣的塗着。也就因為人太矮的原故，腳上穿的是一
雙纖縐絲帶高跟的通花的紅緞子高跟鞋，——人們往往不自覺地會在耽心着這
種的不勝其負担，身上洒着帶西洋風味的濃烈的香水精。她無論站着或是坐着，
都很自然地變成一個高貴而「優美」的姿勢——尤其是她那雙手的表演最為出
色，她是個熱情的，懂體面，會交際的女人，她那「達人親熱」的態度，使六
些多嘴的人，背地又給她起了一個「單」的綽號，這人總是笑迷迷，兩
眉着的眼睛好像會說話。

(慕華趨前，在短促中作熱烈之招呼)

慕華：Hello, Hello!

慕易：Hello! (與慕華握手) How do you do?

慕華：Fine, thanks!

柳：Hello. (改粵語) 江伯。

慕華：Hello. (改粵語) 柳夫人！(與柳握手，驚其豔，追後三步，欣賞而誇張地) Oh.

You are a marvel! (改粵語) 也柳夫人今晚又看到咁靚嘍，唔怪得人人都叫你「

時裝風範會」，真係名不虛傳囉……(說咁和魯易士一起都笑了)

柳：(堵嘴，嬉笑着撒嬌) 仍是粵語。你睇江伯你又取笑我嘍。今晚際禮拜六，人

咁等陣要去跳舞之嗎。

慕華：(俏皮地) 仍是粵語——噢——咁就係嘍……

(慕華與魯易士笑了)

柳：(見益齋和少庭，招喚) Hello!

益齋：(笑着，微躬身點頭)

少庭：Hello, 柳夫人!

慕華：呵！我來替你們介紹介紹。(於是和魯等向沙發處來) 這位是國內的大財主曹益

齋先生，這位是我的老朋友魯易士先生。

魯易士：(和益齋握手) I have the honour to know you.

益齋……（因未習洋文，祇覺耳邊咕嚕）……嚮，在有點駭亂中，結果用的一般的客套）久仰

久仰

慕華……這位是曹先生的祕書丁少庭先生；魯易士先生。

少庭……（握手）Pleased to meet you。

魯易士……

慕華……坐坐坐，不要客氣，不要客氣……

於是魯易士和柳夫人坐進雙人沙發；慕華坐原位；益齋坐了少庭的位子；少庭從櫃裏移來一隻小椅背椅，坐在魯易士與益齋之間。

（剛剛坐定，阿昭用銀盤送兩杯冰水上來……）

益齋……（取出一個皮製的雪茄烟夾，以烟敬客）吃烟。

魯易士……（取了一枝——用外國發音的國語）謝謝。

慕華……（見她以雪茄敬女客殊失體統，即連出煙香煙盒給柳夫人——粵語）食烟。

柳……（取了一枝——粵語）唔該。

（少庭出打火機替魯易士點火）

魯易士……謝謝你。

（幕華也隨手爲柳點了火）

柳……（與語）唔該你，江伯。

幕華……（與語）唔駛唔該。（打趣他）乜柳夫人今晚唯有禮嚟？（笑着坐下。益齋以煙

道示以幕華擡手亦不吃）

魯易……（於吸了二日烟之後，覺其味甚佳）這個烟很好。

益齋……（正怕大家倦着，聽到這話，找到說話的機會了。——半對幕華）魯易士先生也能

說普通話啊？

幕華……魯易士先生講得最好的是廣東話，他的廣東話恐怕比我們廣東人還要講得好！（

大家歡愉地笑起來）

魯易……（對益齋）普通話我通通聽得懂，但是祇會講一點點。

柳……（魯易未及讓遂即插入）他以前在國內也默過，去年還特地再去遊歷過一次啲。

益齋……（有一失敬了）唔？ERRR NOO。

魯易……我，去過四個月（伸四指）。

益齋……呵……（感趣地）魯易士先生到過些什麼地方？

魯易……我去過重慶、成都、蘭州、昆明，還有……桂林、長沙、曲江，很多地方，通通

魯易

去過，中國很好，很偉大（翹一拇指）
（大家歡笑着，顯得十分融洽）

柳

（對魯易與少庭）你們要忙的事情，我通通告訴他。
（對魯易）我聽柳夫人說，曹先生要在香港開一個工廠，是不是？

魯易

是的，是聽柳夫人說，曹先生要在香港開一個工廠，是不是？
（出馬講話了）是這樣的，曹先生要他開一個工廠，是不是？

魯華

檢了兩份英文的計劃書與預算給魯華，魯華打書跟預算給魯易先生因為這裏已經有的鋼鐵廠，生意都很好，而且出品是供不應求，所以想由國內調動兩百五十萬到三百萬塊的港幣，在香港設立一個最現代化的鋼鐵廠，大規模地從事製造一切的軍需用

品，譬如：軍隊用的鋼盔，A.R.P用的鋼盔，掘壕用的鐵鍬跟鐵鏟

囉；防毒面具跟軍用熱水壺囉；還有避彈室的磚頭囉；種種的這些東西；現在全部的計劃跟預算，都已經做好，想請你有空的時候看一看，有什麼不

對的地方指教指教！

魯齊

（熱誠地）是的，希望魯易士先生能多多給我們一些指教。

魯益

客氣，客氣。（對魯齊）你們能夠來香港投資，政府，跟我們，都很歡

迎，歡迎；香港跟南洋，很多地方，都要做打戰的準備，軍需的用品，很需要，這事業很好很好！

慕華：還有一點事情要麻煩您一下——少庭兄，你把……（少庭已會意，把廠的建築圖樣展開給魯看）這就是廠的圖樣，曹先生已經在九龍那邊買了三十幾萬方尺的地皮，想把廠馬上就建築起來，但是圖樣已經改了幾次，聽說還有點不對，我想由您來轉給工務司，也許可以方便一點……

魯易：可以，可以……

益齋：那這事情就拜託您了……

魯易：（看一下圖等）這個是很容易的事情，沒有問題……

慕華：這廠一切的進行，要是都還順利的話，預算在今年的十月就可以有出品了，將來政府的定單，還有美洲、澳洲、跟南洋這一帶的交易，也還得要您多多幫忙……

益齋：（魯尚未及答即接上）是的，兄弟因為一向都在國內，這裏的情形——除了慕華先生的指導外，是一點都不熟悉，所以以後真的得請魯易士先生，還有柳夫人，多多的幫忙。

魯易：（愉快興奮）這個在我也是一種在意，沒問題沒問題……（衆人歡愉地反應。魯

置身彈烟灰中……

慕華：（示意要他離座，告訴他關於厥詳細的計劃——低聲地）有些我們再詳細談談好不好？

（魯應可，即先行出沙發處；慕華行前向少庭要了計劃、預算、和圖樣。）
慕華：你們隨便談談啊。（即和魯行向走廊上去，終於坐落在藤椅上傾談起來……）

（座上留着的三人，開始找話撩天）

益齋：（對柳）魯易士先生這樣的賞臉，一切真是太費您的心了。

柳：這有什麼，您爲什麼這樣客氣呵？

益齋：這個並不是客氣……唔……（一來是正在緝着廠的事情；二來不知怎麼，對着這位「摩登人物」，總有點心神不甯，以至一時竟找不到適當的措辭。）

柳：（怕談話僵住了，於嬌媚地掠一下髮腳之後，忙轉話題）曹先生跟了先生，近來到什麼地方去玩過嗎？

益齋：近來……近來因爲籌備廠的事情，比較忙了一點，所以不大出門……

柳：（關切地）曹先生的夫人到香港來沒有？

益齋：……夫人……雖死，但「外遇」如何？因此答得不很乾脆）內人……內人已經過

世幾年了。

柳：（深切的同情）呵……（一個媚笑）可是……那不太寂寞了嗎？

益齋：（有點躊躇）這個……（到……）到……他沒什麼……我因為就住在這裏（指西北角）斜對過，沒事情的時候，就到江老先生這裏來談談，所以……嘻嘻……

（偶然注視了一下欄前談着的兩人）

（慕華最初打開計劃，後來又打開預算，最後打開了圖樣，細細地把各種情形告訴，魯跟着他所指的看看，又不斷「唔唔」地應着）

柳：（覺得益齋沒有什麼會意，抿着嘴）唔……（又是一個媚笑）我覺得曹先生真是迷老實了。

益齋：（對此排退，內心頗直有點惶恐）這個……嘻嘻……我……（不曉得從那裏來的勇氣）也許是注意力突然從專業轉到私生活，而……（機一動）也許是突然感到這「摩登人物」的那個，而覺得這是一家常飯……（像我這樣的年紀，已經是老朽囉！）

柳：（知道她出櫃了）（走進一步地）您真是太謙虛了，像江老先生這樣的年紀，也還在準備着娶第十二位太太呢……（後面的慕華和魯，不知談到什麼，忽然兩人

都同時興笑起來。前面的三人，以為這笑聲和這邊所談的有關，但看看才知道他們完全是在笑他們的。接着是魯開始在向慕華貢獻些什麼意見。

柳：（這笑聲救了益齋的窘，也打斷了這邊的話頭，談話一時又陷入了僵局）他們的興趣很好呀。

益齋：（知機識趣地開口了）聽說……聽說柳夫人的單人舞，藝術十分美妙，幾時希望能夠領教領教。

柳：（她忽然想起了）呵！下一個禮拜六的晚上，我們在 Hongkong Hotel 舉行一個舞會，有俄一個單人舞的節目——領教是不敢當，希望你們來捧場是真的。

益齋：（表示誠意）一定來，一定來！

少庭：（對着主人）多半是代表他的意思。我們一定要送一個很大很大的花籃……

柳：（定神之下）覺得這個還不夠表示誠意。豈止是這個……唔……這一次承柳夫人這樣幫忙，而且以後她一定有很多要藉柳夫人的地方，要是柳夫人不嫌棄的話，等我們的廠成立了，我希望柳夫人能在廠經常地擔任一個職務。

柳：（心裏已經了了，而且甚為興奮，但還得嬌柔地）表示「一下」可是每天要我上

Office，坐寫字樓，那怎麼成呢？

益齋：當然不敢要柳夫人來上寫字樓，您是儘可以在府上辦公的。

柳：（果如所料，放心了）呵——那就好（也不客氣了——像「游龍戲鳳」中李鳳姐之「討封」）那麼名義哪？

益齋：名義麼……唔，可以跟少庭兄一樣算是廠的祕書。

柳：（吟味着這有趣的職銜……祕書……唔，多好玩兒呀，（對少庭）那我跟了先生是同事啦。

少庭：（笑着）唔……（接着臉上的肌肉顯得十分尷尬）心裏的話是：「他媽的，活見鬼——！半對益齋說）不過，不過這個恐怕委曲了柳夫人吧，啊？（用半邊臉向益齋做了一個無可奈何的怪相）

益齋：（也覺得對不起這忠實的夥伴，忙順水推舟）噫，這倒是真的。那麼……那麼還是請柳夫人做我們廠的顧問吧。

少庭：（得救了）噯，這個很好，好極了！（極力加以促成）那麼以後我們叫柳夫人，就要叫柳顧問囉。

（大家都歡愉地笑了）

柳華：（接着）豈敢這般說？（對益齋）那麼我就預先謝謝您啦。……

益齋：這還用客氣嗎？以後大家都是自己人，何必客氣呢？

（這時益齋和慕華把所有的事情都談妥了，兩人從正經事中解放了出來，覺得一身輕鬆，沖口而出）

魯易：（斷氣吐出）唔——OK，OK……

慕華：（愉快而滿意地笑着）嘿嘿……（益齋和少庭先後起立）

益齋：（愉悅地遙問）你們都談好啦？

魯易：（放開喉嚨）——粵語加英語）咸巴蘭OK！

（柳夫人也起立到魯易旁）

魯易：（一看手錶）SHALL WE GO？

柳華：（轉向益齋等）對不起，我們還要去跳舞。（堵着嘴嬌婉地用粵語對慕華）

江伯：以後唔核你取笑我，乜嘢「時裝展覽會」，咁——難——聽——嘅。

（慕華和魯易哈哈笑着，益齋和少庭也已行出沙發處，預備送客）

魯易：（捲一捲手裏拿着的圖繪）Mr. Ting. See me at my office for the

news next Monday。

少庭：Yes, Sir.

柳：（搭在魯的手邊上）我們走了。

魯易：（一面揮著手）So Long.

慕華：So Long!

少庭：So long!

魯易：……再見，再見……

柳：（將到扶梯口，回頭揚手嬌聲地）Good night!

慕華：Good night!

少庭：Good night!

魯易：……

（柳與魯易）

（三人歡喜地回到前面來）

少庭：（對魯易）他讓我下……個禮拜……到他寫字樓去聽候消息……

魯易：……（欣喜而和悅地對慕華）你跟他都很仔細的談過啦？

慕華：談過了，全都談過了！

益齋：他懂……他懂啊！

慕華：（一時不懂他的意思）懂？（忽悟他指的是這種生意）呵！小懂懂，當然懂了！——這是中外一律，而且他在殖民地已經幾十年了，做這買賣也已經二十幾年了，中國人的脾氣，他比中國人還要懂得多呢！……

（益齋和少恩互看，下，滿意地笑笑）

益齋：柳夫人的路，好像很粗啊？

慕華：（也靜心裏在想別的什麼，一時又弄不清楚他的意思）粗？——（定神之下，才悟他指的是柳夫人的交際，笑了）呵！粗粗粗粗，當然粗……不然人家爲什麼要叫她「風流蕩婦」？……她們這種人是什麼路道都有，什麼地方都鑽得進去，本事真是大透了！

益齋：這位柳夫人，現在算是魯易士的……

慕華：（一時也不斷語）算是……（分析地）魯易士的太太在香港的時候，應該說是……要好的朋友……（這話自己也不相信）；從魯易士的太太被疏散到澳洲去了之後，那麼……那麼……（那麼不出來，曖昧地）這已經是公開的祕密了！

益齋：（尷尬地笑着）呵……

慕華：可是前些日子，魯易士還痛哭耗子假慈悲，參加了寡佬們組織的丈夫團，在無線電台上向澳洲廣播，對他的太太痛哭流涕，說他如何如何的淒涼寂寞，（風情地笑着）你信嗎？嘿！世界上有些事情是很奇妙的！

（益齋和少彥也笑了）——大家的情緒是顯得那樣輕鬆。

慕華：（對益齋）你要是太寂寞的話，倒不妨叫柳夫人替你想辦法呵。

益齋：（假正經地）我！嘿！我對於這個事，尚拘謹得很，並不如您的「老當益壯」。

慕華：（雖然還是雄心勃勃，但嘴上却仍故意在「謙遜」着）——老！——當！——益！——

（壯壯自白）其實我也不行囉，不行囉！（怪臉聲）睨着臉袋！老嘞，老嘞！（揮揮自己的大腿）以前我每天上天牽山，就不用坐椅子或是車子，也不用牽弓的，現在現在還沒爬過半山，早已經喘得透不過氣來了，你想還有什麼用處呵！

（風流自得地笑着）嘿！

益齋：（也笑着）否認而扶煞地！（變）是讓虛就是了……

（太太從右方後面的桌中出場）——

（太太出身名門，慕華的原配夫人，年紀在六十開外，人胖胖，普通的高瘦，苗髮，兩鬢已呈灰白，臉色也不很好。和慕華的紅光滿面，老而彌健，正成一

個反比。慕華發迹以後的廣廣姬妾，和有時對她的暴戾與不講理，逼使她因憂鬱而得始終無法根治的心臟病。她久已「勘破紅塵」，吃齋唸佛，與世無爭；她做人的哲學是「今世唔修修來世」，所以「陪給孤恤寡，敬老憐貧，處事對人，都很慈祥和藹。」是江門一位受尊敬而也深明大義的老主婦。她現在穿着一件樸素的深灰色的漢絨旗袍，黑色的平跟皮鞋，右手攜着一把灰色的鵝毛扇，左手拿着一串很細小的黑色唸佛珠。……)

(她出來的目的有二：一是看看神堂裏的長明燈油添得夠不夠；二是順便告訴他們已經在預備宵夜。她向看慕華等行來，一邊並很隨便地看一下神堂中。益齋和少庭，是近來江家座上的熟客，形迹上雖已不很拘束，但因為他們很敬重這位慈額寶明的主婦，所以她一出場，二人的態度立刻就變得十分端肅誠懇。)

益齋：(當她將到各人的站處時)江太太。

少庭：江太太。

太太：(點首為禮，溫和地)曹先生跟丁先生在這兒宵夜啊。

益齋：不濟氣，還早啲。

太太：(向半對慕華)剛才才親戚送來兩大鍋錦鹵伊麵……

慕華：呵……

太太：（接着，對益齋等）我還叫他們在燒白菓粥，一會兒就好了。

益齋：（很隨便地）您真是太客氣了，每天晚上都要您這樣費心，怎麼當得起。

太太：（也很隨便地答）這有什麼客氣，（閑閑地搨着扇子，一面已轉身）現成的麼。

（她到神堂裏去看看，她在裏面把桌上的油燈芯挑高了一點，裏面的光線跟着亮了些）

（在太太轉身到神堂處去時，益齋取出雪茄向慕華）

益齋：吃煙。

慕華：（看一看桌次）有——

益齋：一樣。（小同具已就緒……）

（慕華取了一根，少庭已自出香煙，並爲二人點火。慕華抽了一口，有點陰，到沙發前的桌上去喝了點水，並坐落在雙人沙發上養上養神。少庭拿出一本小隨筆簿，在和益齋商量着如何把國內的錢調出來的問題……）

（在正點火吃煙時，欄外遠處隱隱飄來一串男女合唱的救國歌曲……）

（當慕華剛坐下來時，海濤從左方後面的樓梯處匆匆上場——）

小海燕：（愁苦的）太太的種全安在兄妹中得西裝，所以人家也稱她為西裝姑娘。今年二、三、四、五歲，身材不很高，但身體很強健，肌肉很結實。臉圓圓，不施脂粉，自然紅潤。皮膚有點黑，頭髮留得很短，近於一叢花甲。整個看起來，也有點出牙相。她學藝果敢，也和活潑，家庭的壓力，並沒有把她一壓碎。她隨時隨地都在運用一切可以運用的機會，去發她自覺得應該做點事。現在她穿着一件淡藍色的陰丹士林短旗袍，罩着一件白短襖，戴耳環和戒指，也不穿襪子。腳上是一雙平跟的，用幾條白皮帶織成鞋面的樹膠底鞋。手上拿着一個簡單白皮手袋，和一個寫有K字的小籐噐……）

（她見座中有客，不覺放輕脚步，當她正要行向自己的房——右面那房門口處去時，見太太從神堂裏出來——）

太太：（低低而柔聲地）海燕，你回來了……

海燕：（也不敢驚動父親和座客之低低地）死，大娘。（忽然想起可以通過她老人家的面字，向父親和座客推銷入場券，即匆匆將籐噐放在自己的門口，又到太太跟前）

太太：（仍是低低地）你吃過飯了嗎？

海燕：（吃過了）（接着更低聲地向太太有所商量，又稍為背過身從手袋裏拿出一本精

印的連根的大場券給太太，太太答應了，回看一看座上的三人，並即笑着和

海燕到前面茶）

海燕：（走前一步）爸爸。

慕華：（還有點勉強地）唔。

海燕：曹先生，丁先生。

（三人微笑着為禮，又繼續商量他們的）

太太：（誘然笑着，向慕華）嘿，婦女救災會要籌款救濟傷兵難民，又在娛樂戲院開音樂

會，你跟她們買幾張票子吧。

慕華：（表示不起勁）（如果沒有客人在座，他早就一口回絕了）而且是大太太開的

口，真使他覺得為難）……

海燕：（敲起熱情，想從旁打氣）這次出來演奏的，都是中國在國際上很有名聲的音樂

一家四

慕華：（既然對海燕，就可以不必客氣了）什麼音樂家，（音樂於我是對牛彈琴，

(「搖頭」聽不懂，聽不懂) (「以手作勢，要他們「少來」」)

太太：(「失望」) (「看着海燕」) (「再度作懇切的努力」) (「不管你聽得懂聽不懂，你不去

聽，我不緊要，只有在信長難民的伏上，你就隨便買幾張吧。」)

慕華：(「這事」) (「想由九片」) (「那」) (「我可沒有這麼多閑錢哪」) (「我買幾張廢紙去幹

什麼」)

(「這人不禁冷笑了」)

海燕：(「陰」) (「這事」) (「自從太太去過曹先生」) (「曹先生與少庭」) (「曹先生已不

很足」) (「雖然」) (「曹先生與少庭」) (「曹先生與少庭」) (「曹先生與少庭」) (「曹先生與少庭」)

益齋：(「自己」) (「不願」) (「不願」) (「不願」) (「不願」) (「不願」) (「不願」) (「不願」) (「不願」) (「不願」)

應買了」) (「那」) (「那」) (「那」) (「那」) (「那」) (「那」) (「那」) (「那」) (「那」) (「那」)

(「幾乎」) (「要說」) (「出我對音樂也是不懂」) (「曹先生的話救了他」)

慕華：(「覺得」) (「這種舉動」) (「簡直就是對自己的一種「侮辱」」) (「曹先生跟丁先生是客

人」) (「你怎麼」) (「規矩也不懂」)

海燕：(「幾」) (「主要」) (「想哭出來」) (「眼睛裏在流轉着淚水」) (「……」)

太太：(「也實在」) (「看不過去」) (「丁」) (「但」) (「但」) (「但」) (「但」) (「但」) (「但」) (「但」) (「但」)

「我哪裏買下買二張算了，三張也不過千塊錢，落十六天回港，那筆票子之海燕鑽出一張給媽，就轉遞給慕華。」……

慕華：（覺得這樣仍是一種「侮辱」，有點惱羞成怒）錢我到不在乎，就是不買麼！老實說，我買得太多！」

太太：（雖然平常是那樣溫和，現在也真個忍不住）這個你可瞞不了我，對外國人的事情，你固然很熱心，但是對我們中國人的事情，無論大家捐多少，手錶少高，幾時看見你爽快熱地出過一個錢！」

慕華：（針鋒相對）我就不同意你這種說法！國內有國內的情形，國外有國外的情形，你要知道我們住的是什麼地方，靠的是什麼政府！其變了講，我不對外國人那樣效忠，就能有條件嗎？笑話！

太太：我不懂你這些道理，我總覺得我們是中國人，愛我們自己的祖國才是本份。

慕華：你總是專門跟我反對的！「」可是十年到頭，瞞着我，偷偷捐了那麼些錢去愛國，究竟愛出個什麼結果來，有什麼好處沒有？」

太太：（坦然）好處可就多着啦！」

慕華：（出乎意外）什麼好處？你到說說看！」

太太：（冷冷地）對你說還不是多餘的。

慕華：（原想嘲弄一番，太太既不說話，就不屑地看準她一眼，嘆了一口氣，回嘴）

身彈烟灰（下）

（海燕見已完全無望，想留下，但仍有一張票子在太太手裏，怕會使她難堪，一時決不定是否要向她拿回，正緊接慕華又說話了）

慕華：（頓完烟灰，向在左方遙立着的益齋跟少庭，翹拇指指略後的大太太）她始終還沒弄清楚（轉對太太）唉！我的太太，我再告訴你，這好不好？（向少庭）這裏是領地，這裏不是中國！（氣呼呼地坐下）

太太：（也不示弱，而且越說越感情地）你怎麼想我不知道，但是至少我可不能忘記我是個中國人，我的母親跟親戚朋友都在中國，祖宗的產業跟墳墓也在中國，我可不甘心情願讓子孫都去做亡國奴！

慕華：（深羨對益齋等嘲笑太太之為其恐不可及）真是不可理喻——（向太太）

算算算，且再講下去你的心臟病一發，你又是我的不好，我怕了你了！

太太：（也罷不必再多所費辭，忍痛淚灑海燕）好了，這孩子，那這這張就讓我買了地皮

（從袋中取出一個銀包，一面掏錢，一面微有點負氣地說）雖然我也是聽不懂音

樂，而且也不會去……

海燕：（爲着安慰太太的傷心，懇切而熱情地）大娘，我來陪您一道去好了，豈不低頭

敬錢乎？總督已經答應來聽音樂，跟替我們行揭幕禮，一定很熱鬧吶！

（慕華等聽說總督也要到場，大爲注意）

太太：（欣慰）呵？總督也會來啊？

海燕：是啊，（把那本票子也放入手袋）總督也很同情我們的傷兵難民

太太：（賦淫淫，絃外之音）地）大家英國人尚且這樣熱心，可是我們的自己人却

……（言之傷心，有點哽咽，說不下去）

慕華：（早甚心動，但因剛才頂得大價，即起立背着手走過去，想法自打圓場）好了，

好了，這幾點小事情，也用不着這樣認真嗎？

（太太不理，背轉身，擱着頭用手絹偷偷揩眼淚……）

慕華：（看着她不去理她，仍保持着自己的莊嚴，向海燕太太似似乎是閉着眼睛，並不看

她）你剛才說什麼？……你說總督真的也要到場嗎？

海燕：（仍有點驚魂未定）……是真的，（從手袋中取出票子）這上面印有節目表

第七個就是總督主持的揭幕禮……

慕華：（接過票子。本來是老花眼，現在裝得更爲厲害——皺着眉頭皺着嘴，對着拿得

遠遠的票子，好像看又好像不願看）唔……（大概看清楚了，還給海燕。但要開

口又不不好意思，動了一下再回頭）那麼，那麼有靠近總督座位的票子沒有？「法四

海燕：（拿過票子，看了一下號數，在想）總督定的位子，是——A字第十八十九……

慕華：（在她冥想中，斜着眼睛上一句）最好是在總督兩旁邊的座位。

海燕：（知道這是一筆「大交易」了，興奮得好像有點心跳和呼吸急促——她是如何地

怕這「大交易」失之交臂，歎仄而謹慎地）兩旁的座位可惜都已經沒有了……

慕華：（耐心地不措「降格相就」）那麼——稍爲離開一點的有沒有？

海燕：（似乎比慕華還要焦急）稍爲離開一點的……（從手袋裏出另一疊）這些算是靠

得最近了，（看）在……在總督後面的第四排。

（益齋和少庭也不自覺移近一點來看）

慕華：（有點焦灼——已完全忘記自己剛才什麼態度）第四排？再近一點的，第二第

三排呢？

海燕：（惶然，好像自己像錯什麼事）沒有了，下午都給我賣掉了……

慕華：（懊惱自己買得太遲，忘情而縱聲地對海燕加以譴責）唉！你爲什麼不先來……

（忽然發覺自己的太前倨後恭，窘着看了那仍背着身的太太一眼——）
 （太太頭也不回，作無言的抗議——逕自回去了）

慕華：（傷害了自尊心，又撇着嘴，恢復了「莊嚴」，不耐煩地）好了，好了，你就留下十張在這兒，明天再送十張到新宅去，錢我關照賬房裏付給你好！

海燕：（欣幸地）呵——

（慕華不再理她，逕自行向桌旁去彈掉烟灰。海燕即撕下了十張票子，拿來放在桌上）

海燕：這裏是十張，謝謝您，爸爸。（轉身行——）

慕華：（叫止之）咳！（警告地）我告訴你啊，以後要是什麼事情，我還是看不慣的啊！

（海燕聞而沮喪，但不答，逕自到門口去拿起那個小藤椅，回到房裏去了）

慕華：（目送她進去）這個沒有教養的野女孩子，（對益齋）全給她那個病鬼母親縱容壞了，真不曉得有多少事情氣得我頭昏腦脹！

益齋：（一面行向沙發這邊來，勸慰地）咳，兒女的事情，您去氣它幹什麼？「老朋友

友」的口氣）還是想法自己享享福吧！

慕華：（氣稍解，無可奈何地）咳，享福，咳——（見桌上票子）呵——（檢起來，立

刻變得十分起勁地）這個音樂會我們倒是應該去去，因為總督也到場的，那麼照例很多有身份的人全都會到了，（一面數出三張票子，對益齋與少庭）你們跟（單對益齋）你的小姐一道去好不好？……（以三張票子授益齋）這三張票子送給你們，算是我請客。（笑着）嘿嘿嘿……

益齋：（受票）好，謝謝您。（看一看手錶）我們回去了。

慕華：（從一切繁什的情緒中清醒過來）喂，吃了宵夜再回去……

益齋：不，我們還要去拍發幾個電報，叫他們設法把錢絡續調出來，（一面已動脚行）免得要用到的時候手忙脚亂。

慕華：（隨之行中）是啊。

益齋：（停步）現在從國內調錢出來，實在非常困難，黑市的吃虧又太大，（機密地）所以我們先要去佈置佈置。

慕華：對的。

益齋：好，我們走了。（行——）

益齋：明天見。
少庭：

慕華：「明天見，明天見。」

（益齋和少庭下。慕華在廳中踱了幾步，摸摸頭，正在沉思着什麼。阿翠拿着一個銀盤和一條指真布，出來到桌上去收拾收拾。慕華見了她覺得好像眼前一亮，注視着她，蹣跚了幾步，顧慮着，看右邊後面一眼，見阿昭沒出來，沉着氣向阿翠）

慕華：「阿昭呢？」

阿翠：「（遇到這樣的場面，總會在提防着慕華會講些「鬼鬼馬馬」的話——這已是成爲一種習慣了。知他又耍借題發揮，玩弄什麼花樣，囁嚅而低聲地）馬上就回來了。」

慕華：「馬上就回來，他又出去了？……」（阿翠不答）這傢伙近來常常告假，不曉得在外面搞些什麼鬼！（中）我看他不是去賭錢，就是去玩兒女人，（謠言造到自己也以爲真有其事）簡直是遠近……」（阿翠心裏十分明白——不自覺地臉上泛起一絲冷笑，稍微皺皺一皺眉）你跟這種人不要太接近，大家要說閑話的，知道嗎？」

阿翠：「（低聲在阿昭前，仍不答）」

慕華：「（覺得阿翠心仍存偏袒着阿昭，或且在嘲笑着自己的癡心妄想，不覺對阿昭真是

同：（很聲不絕）要不是太太叫他來的，我早就開除了他！他媽！可惡麼！（發洩了幾句之後，心裏好像輕鬆了一點；對自己爲什麼作這樣莫明其妙的發脾氣，突然也覺得好笑起來；當看到阿翠的情影時，這一仇恨心更是被忘記得乾乾淨淨了。——正站定撥着鬚子，在絕對料想不到阿昭會出來中，開始嘻笑着要阿翠表演什麼「誠意」）嘿！（阿昭裝做沒有看見，拿着一條擦桌布匆匆到場，）

慕華前——慕華爲之愕然）

阿昭：老爺，太太請您去吃宵夜。（說完自去幫阿翠整理桌子）

慕華：（因猝不及防，不防十分慌窘，弄得忘了答阿昭的話，也忘了應該怎麼處置他）天到晚溜出去，祇覺得呼呼，有點失措，爲着裝得十分鎮定而吸煙，裝着咳嗽，裝着吐痰，裝着拍去胸前的烟灰——這是當他碰到慌窘的場面時，一種習慣了的動作。接着看見阿昭跟阿翠在一起，更覺惱怒，而一惡聲惡氣「命令阿昭」，打個電話，話到新宅去，告訴十一奶，說我今晚住在這邊，不要等我！

阿昭：呵！（立刻行向電話那邊去）

慕華：（不愉快的事情一時都泛上心頭——將去樓又憤憤地問）太太在什麼地方？

阿昭：在後樓。

(慕華帶着滿肚皮的怨轉身到後面去氣了)

(阿昭和阿翠意味深長地互相苦笑了一下)阿昭接電話，阿翠已經收拾好行李，除五個杯外，連阿昭拿來的毛巾，和待倒烟灰的烟碟一起端下去。)

阿昭：(對話筒) 姓老嗎？(對方答是，聲音是熟練的) 你是老劉呀，(對方答是，問有什麼事情) 沒有什麼事情，你接十一奶的房吧。(電話機上噴的吐霧)，音韻接過去了，稍停有人來聽——聲音也是熟練的) 你是阿春囉？我是阿昭囉？你請十一奶聽電話……(對方說十一奶已經出去了)——這做多少各樣點菜可貴民的神祕性，阿昭因此也放低聲音，並顧慮旁邊有人聽見) 十一奶不在囉？(對方說今天不是禮拜六；照例……) 呵，對了，今天不是禮拜六……那麼你等十一奶回來，就告訴她，老劉說他今天晚上住在這邊，不過來了，請她不要等……好了，就是這樣……(將放下聽筒，對方又垂着頭囑一句) 要他不要將十一奶跟人出去的事情告訴老爺？不會的！我吃飽飯沒事情做？我去告老爺幹什麼？……(將聽筒放下，行開，一直低嘆) 唉！……(煙霧散盡)

(阿翠拿着倒去了煙灰的烟碟重新上來，把心放在裏上)

阿昭：(接着上面的語氣) 新命可了那麼多太太在幹什麼嘍！

阿翠：「受了什麼委曲，出着着啼，隱隱透露了一些「消息」！可是，他還不滿足呀！」

阿昭：「洞見其隱衷」我知道，我知道，音樂會由個篇文章，滑那天一早發匪辯論英倫麥

阿翠：「仍以為他不知剛才的事情，嗚呼着要向他訴說」他剛才——

阿昭：「景也知道了」我剛才就是看見他的樣樣不對，所以走圍進茶樓——

阿翠：「實在不愉快中覺得這有點「滑稽」而天真地向他一笑，但立刻又斂住了。——海

燕推開右邊的門，探出半身——她那白短襖已經脫去了）真是討厭死了！（海

燕拿着信封，出一包稿紙和一個裝有幾排別針與紅、黃、白、三圈不同顏色的

綢緞算盤的盒子，這外還有兩本書，匆匆走到讀人的中間來，由海——

阿昭：四姑娘。

阿翠：（低沈地）四姑娘。

海燕：（看兩人的神氣）怎麼？你們兩個在這兒鬥氣啊？（把東西放在桌上）

阿昭：（不禁好笑起来）沒——

海燕：（指着阿翠的嘴）你着她滿嘴着這個小嘴呀。

阿翠：（被如此一說，把什麼煩惱都忘記了——頑皮而嬌憨地否認）沒有，沒有，沒

——

海燕：好好好好，沒有沒有……（看見阿翠頑皮地鼓着嘴，笑出來）哼，你看你急成那

阿翠：（個樣）

阿翠：（也跟她開玩笑）——緊接着）

阿翠：（於是阿翠和阿翠都天真地笑了）

（阿翠）富貴而前，就像暗室中的花草，照射到和煦的陽光一樣，總會感覺

到或權說不出來的親切與幸福，而使自己的身心都那樣的活潑與愉。阿昭和阿翠的母親，李張媽，也同樣有這種感覺，不過不像阿翠那樣的孩子氣就是了。）

阿昭：（真信，熱烈地）想封信裏送阿昭。

海燕：（接過）

阿昭：（接過）

阿昭：（接過）

阿昭：（接過）

阿昭：（接過）

阿昭：（接過）

（又接過）呵。

（阿翠）你還是讓我去送吧？老翁已經在罵他近來常常請假，你伸手向阿翠）
給我送。

（阿翠）不輪我管他那麼多！我幾時誤過公事啊？（對阿翠，彼此心照地）你要知道，
我並不是請假，他也不會找別的原因來罵我的。（將信等放入口袋，一面隨口說）
反正我明天還是要到街裏而轉路麼……

（阿翠）好，你快去，而轉見有人出來，在回頭去看中）還是你去吧……

（阿翠）她地偷揭開海燕的盒蓋，看一看裏頭的東西。）

（出來的景阿翠的母親——張媽）

（張媽，年齡在四五六之間，普通的高度，身軀稍大，長得很端正；但一看就
顯得分粗糙。有點胖，但因患貧血，皮色總是不大好。平素是以幹練整潔見
稱的，所以髮辮和衣服都十分妥貼。從丈夫去世以後，她即備於家，十幾年來
靠着自己的勞力，含辛茹苦地撫育大兩個親生孤女——阿翠和在廚房裏做活的阿
翠的妹妹。她對於人生全滿的希望，也都寄託在她們的身上。她的胸懷與勤勞負

責，便做什麼事情都從不需要人家的耳提面命，因此她們母女都極得太太的寵賴與愛護；海燕和她們尤親熱有逾於自己的家人……她現在穿的是件白色蠶柳條的上身，齊腰束着，一條半節的白圍裙，一條黑色的香雲紗褲，和一雙黑漆的木屐……

（她托着二燈，覺得十分平整光滑的，海燕的衣服，從右邊的後面出來，要送進海燕的房裏——）

張媽：（邊行中，見海燕，歡悅地）四姑娘回來囉。……

海燕：（好像是對着自己的母親）麼。

阿翠：（有點頑皮地，較大聲叫）媽——

張媽：麼？怎麼？（在近旁門口處稍停）

阿翠：你來啊，四姑娘有事情要我們做。

張媽：呵。不匆匆入燕房）

海燕：（把字放在盒蓋上，也有點頑皮的問）你怎麼知道我有事情要你們做？

阿翠：（嬌憨而聰明相地）麼！我……（故弄玄虛，指指像算命先生那樣算着）我……

就知道麼……

海燕：（開玩笑地證她）乖！

阿翠：（皺一皺小鼻子）唔！

（海燕取出襟章帶與別針等——）

（張媽匆匆回出來，跑到前面一看就明白了——）

張媽：（熱心地）四姑娘，要剪襟章的條子啊？

海燕：噯，這三種顏色，每一種要剪四十條，剪好都給扣上一個別針。（連盒子一起遞給她）

張媽：（接過）好的。

海燕：（溫婉地）今天晚上來不及弄好嗎？因為明天就要送給會裏的人囉。

張媽：（看着盒裏的東西，手在裏頭翻動着）來得及的。——回頭我叫阿翠的妹妹也一起來幫忙，（閑閑地）我們三四個人一會兒就可以弄好了……

（一面阿翠在桌上的雪茄煙盒裏拿起一枝雪茄烟在嗅着它——但又覺得刺鼻，不好嗅；皺着鼻子。接着不自覺地在學爲慕華吸煙時碰到窘事之怪狀：假裝咳嗽、吐空痰、與拍去胸前之烟灰……）

（阿昭心裏明白，笑着，不好意思地溜開了幾步）

張媽：（看着她的樣子，一時不懂得她什麼用意——總之是頑皮；但心裏却是看實疼愛她。當阿翠發覺母親和四姑娘都在注意着她而笑起來時，張媽也笑了）你幹什麼阿？……（對海燕）這孩子真是越來越頑皮了，您教導教導她吧……

海燕：（拉阿翠的右手，撫摸着，笑着）人家乖着呢……（對張媽）現在已經會看很深的書，信也寫得很通了——她的字寫得才美呢，像她的人一樣美……（低頭歪着看阿翠）呵？

阿翠：（難爲情而小孩子氣地皺皺鼻子）唔。

張媽：（滿心歡喜）可是就是頑皮。

阿翠：（堵嘴）我才不頑皮呢，老爺才是真正的頑皮，他剛才看見沒有人，又吱哩咕嚕在罵誰（看了阿昭一眼），跟對我做那怪樣（學慕華狀）嘿嘿……嘿嘿……（怨死了，皺着臉哼着要哭起來——）

海燕：（就她）幹什麼，幹什麼？（她把臉躲在海燕左肩下動着，海燕扶着她，歪頭）唔？……

張媽：老爺也真是——（真是「不好」。或者真是「人老心不老」，但都沒有說出來）候，這麼大的年紀，這麼多的少爺小姐了，也還不修修德。

海燕：（然之）嘎。（對阿翠）不要緊，你不要理他好了，他再什麼，我們就告訴太太
太太！……（像哄小孩子）不要哭，呵？這麼大的大姑娘還哭，不怕難為情嗎？
唔？——咳咳咳……

阿翠：（被說得果真有難為情）唔哼……（同時把身體轉向右壁，成了背側影）

海燕：（搖向張媽處來）張媽，我看這樣好了，明年春天，國內還要辦很多工業合作社
需要很多人去工作，等我跟大太太商量好了，讓……（向張媽作別人聽不見的低
語：「讓他們結了婚」）就可以一道回到國內去了。

張媽：（十分高興）好的。（一想從心裏笑出來）嘿嘿……

阿翠：（向前右角的側面。手指無目的地在弄沙發背上的花紋。似乎十分不自在）媽！你爲什麼也「嘿嘿
姑娘在講的是什麼，羞得臉有點紅紅，而像「老虎」地）媽！你爲什麼也「嘿嘿
……」？討厭麼！

海燕：（笑着故意問）這樣好的媽媽還討厭啊？

阿翠：唔。

張媽：（不覺又笑着）嘿嘿，那我跟阿翠的妹妹也要一道去！

海燕：那是當然。

張媽：（憧憬看來日幸福的生活，不覺快活得忍不住又）嘿嘿，嘿嘿……

阿翠：（很快地跑到母親面前，垂着眼，孩子氣地搖幌了兩下身體）不要你老嘿嘿嘿嘿……（強拉母親轉過身去）我們去剪徽章去！（低着頭，灣着身，手伸得長長地推着母親走——）

張媽：（被她推得有點狠狠，回頭笑對海燕）這個孩子啊……（被她推得實在走得不像樣）你就讓我好好走好不好？

阿翠：（仍推）不管，不管……

張媽：（剛上台階）你幹什麼呵？

阿翠：誰叫你要嘿嘿嘿嘿……

（於是張媽喜笑着被無可奈何地推進去了……）

（海燕在歡笑中看了阿昭一眼，阿昭也笑着，有點不好意思地微低下頭）

海燕：（去桌上拿起兩本書）我又替你們找來兩本自然科學的書……（隨手交給他）

阿昭：呵。（接過，翻看——對書中月球與星球等照片甚感興趣）

海燕……是用故事體寫的，很容易懂，也很有趣。——可是他們有些看不懂的，你得解釋給他們聽，你的程度比較好一點，應該教他們，不許偷懶呵。

阿昭：（撲實而誠懇地笑着）不會的。（看見電風扇開得太久了，順手去關掉它）

（一片薄雲徐徐地在遮上月亮……）

阿昭：（翻書中聽見樓梯下子和吹着口哨在上來）五少爺回來嘞。

（緊跟着，子和用人「肥仔」，匆匆從下面上來——）

（子和，慕華的第五子，已逝的三太太所出，今年二十一二歲，還在學校肄業；但已是一位嶄露頭角的「運動健將」了；他對足球、網球、籃球、游泳等樣樣都來得；而且據說還會變戲法。因着養尊處優而習於遊手好閑，平素簡直不知學業為何物，只知玩完了這樣又玩那樣，無休止地玩下去。他的體力因此而很好：肩膀很寬，「手爪」和腿部也很粗——一切在江家的數十人都算是「無敵」的。人長得並不很優秀，額低而眉骨高突，臉胖胖，眼睛圓圓，扁鼻，嘴闊而唇厚……頭髮上凡士林可擦得不少，梳着一種前面鼓起的什麼「花旗裝」。自頂至踵的皮膚都很黑——但有一種康健的光澤。樣子一望就可以看出他是「僑生仔」。現在他穿的是一件藍色綢領的運動員西裝衫，衫的左胸袋，用紅色與黃色的絲線，繡着一個嘉禾與英文字母組成的什麼運動團體的大標誌；裏頭是一件白色短袖的反領襯衫；底下是一條白色的「牛頭褲」，白短襪，白網球鞋。晚上戴着一隻雙板皮條

的大形方手錶，腋下掖着一枝網球拍……）

（「肥仔」——沒有姓名，人們因他的較多脂肪而叫他「肥仔」，但非癡肥臃腫之輩。不久前還是一個鄉下佬，現在是江家的用人之一，經常是跟着「五少」子和一道進出的；較「五少」為矮而略胖，肌肉却很結實。面部也還端正，祇是眼睛小了一點。人因為誠實到太誠實，和帶着一種「大鄉里」的神氣，所以無論什麼時候他總是笑嘻嘻——你罵他他也是笑嘻嘻；弄急了他，最多也祇是現出一副哭笑不分的「慘相」。他給人的印象是一個胆子很小的，可愛而又可憐的弱者。他的年齡我們不很清楚，大概總是在二三十歲之間。……他現在戴的是一頂廉價的自通帽，這帽裏面襯的因為是紙質，久戴經風日的吹晒，與水的淋濕，已經完全走樣了；穿的是一件敝舊的白短褂，一條黃斜布的「牛頭褲」，沒有襪子，脚上是一雙粘滿泥土的舊黃色帆布鞋。右手替「五少」提着一個中號的藤籃——藤籃上用紅色漆着「五少」三個美術字母；籃外掛着一個輕鐵口杯，一個軍用的橢圓形的冰壺，和繫着一條毛巾。左手拿的是一條鋪地用的毯子……）

（子和安閑地吹着口哨，矯健地先跑進廳中，肥仔已是跑得滿頭大汗……）

子和四姐。

海燕：「喂。」

肥仔：「流着汗，臉紅紅，笑嘻嘻」四姑娘。

海燕：「喂，（轉對子和）你們今天去什麼地方玩兒？」

（興奮地）呵，今天的節目可太多了！（說着把繡球隨手交給了肥仔）下午打完了 Tennis 之後，就到石澳去 Picnic 跟游泳；最後的節目，是在海邊舉行了一個「月光會」——我還在會裏表演了幾套新學來的滑稽魔術，把大家的肚皮都笑痛了！（天真而自得地笑着）哈哈……

（肥仔因為跑得實在太吃力，而且看見子和不馬上上樓，就把籐椅等暫放下來，解下隱耳上的毛巾在揩着汗，和用帽子在搥着……）

海燕：「看見阿昭還在翻那兩本書而想起」喂，我給你的書看過了沒有？」

子和：「愕然」書？……（完全忘記了）你給我的書？……（印象模糊得很，細想想才想到了）呵！你給我看的那三本書……我還沒有看過，（並不以此為難為情，相反地覺得十分「滑稽」）我……我看了兩行就睡着了！（又天真而「滑稽」地笑了）……

海燕：「並不覺得這是意外，也無可奈何地笑着」……

子和：（腦子裏忽然跳進一些「怪事」，爲着討好海燕——他向來算是和她特別親熱的呢，於是「鬼馬」地）噯，四姐呀，今天又有特別的消息要報告！

海燕：（覺得他實在還是一個「大孩子」，善意地笑着）哼，你每天就專管那些無所謂的事情。

子和：（認真地）噯！你不能說是無所謂啊，其實是嚴重透了！現在……（忽然覺得阿昭在旁邊，不便講——看了他一眼）

（阿昭識趣地走向右邊的後面去——）

子和：（當阿昭還祇走上台階，卽已按捺不住地繼續開口了——因事關「祕密」，聲音較低地）……現在全香港都把我們新宅裏那幾位太太的風流史當做笑談，你說精糕不精糕？

（海燕微笑不答。子和回看肥仔——肥仔正裂着嘴笑着，被子和瞪了一眼，窘而斂住）

子和：（爲堅海燕之信，舉出目睹的事實來）昨天下午，我們踢完球到對海去玩兒，就看見九姨跟那位自命多才、多藝、又多情的什麼「三多先生」，在刺綠道上偷偷地「拍拖」；今天下午我們在石澳，又看見十一奶跟那個什麼表哥，也在那兒；

我遠遠看見他們那個親熱的樣子，就吓得連忙逃走了！

（肥仔噗哧笑出聲音來——）

子和：你笑什麼？你懂得個屁——！（回對海燕）我們的——（立時糊臉撅嘴，以手摸上唇兩邊，摹倣他父親的神態與摸鬚狀）又是眼閉眼閉，裝作不知道；要是我媽還活著的話，她看不慣這種情形，一定又鬧着要進尼姑庵去修道了！

（肥仔不知怎麼又笑了——）

子和：（對肥仔這種沒有惡意的「傻笑」，已是知之有素，所以祇是「滑稽」地希望他不要笑）你又——笑？……（皺着臉）這麼熱的天，不笑行不行？……

（肥仔強斂着不笑，但一下子肚腸癢癢地又噗哧笑出來——）

子和：（同情而「滑稽」地）不笑這麼慘啊？……

（肥仔越是要它不笑，越是感覺肚腸癢癢地要笑，因此覺得他滿臉通紅，渾身冒汗……）

子和：（見狀也覺奇熱而渾身刺癢，出手巾揩着額子）嘩！……噢！你這副怪樣，真看得我渾身都會冒烟！（一面脫下了上身扔給他，又轉對海燕——）

（肥仔看了他一眼，既不能使自己「完全不笑」，爲着「避免誤會」，索性把身

偷背過去)

(對於這種「消息」，不祇是今天，而是早已經聽飽了，就不要他再說下去)你既然看不慣家裏這種情形，那麼就得自己用功一點囉。

子和：我怎麼不用功？我天天一早就起來運動，每天除了比賽之外，還要自己練習，你看我的——(揚起那挺粗的胳膊，一用力即見肌肉墳起) Muscle!

海燕：(覺得他實在天真得可憐，笑了一笑)…… Muscle 就再練得好一點，又有什麼用處？我說的是要用功一點唸書。

子和：(這是「難題」，不覺有點頹然)哦！……

海燕：不然你考試起來怎麼會及格，將來怎麼會畢業？

子和：(忽然發現海燕的「弱點」——她根本就不知道「行市」)哈！這還不容易嗎？老實講，我們這些運動健將，在學校裏根本就不必唸書！校長先生經常還得送鷄蛋牛奶給我們吃，送絨線衫跟絨線襪子給我們穿，我們代表學校出去比賽，搶到了錦標，就是替學校爭面子，做廣告！……

(肥仔也許是想到什麼又很好玩，而偷偷在笑着——背抖了幾下；他怕人知道，就把那頂帽子拉得低到遮去了上半個臉。子和並沒有注意他)

平和：（接着上面的話——意思是「天下沒有這種道理」）他倒還敢不讓我開班，不讓我們畢業嗎？（志得滿意——「你信不信！」）嘿嘿！

海燕：（除暗自慨嘆外，覺得毫無辦法？這種情形是早有所聞，所以也並不覺得意外——「態度也仍是那樣溫和」……）

和：（在揚揚自得中，將上樓，剛邁步忽又想起一個更新鮮的新聞）呵！我還忘記告訴你一個剛「出爐」的新聞，我們的三哥跟斜對過（指西北角）曹老先生的那位愛麗小姐：（突然想到肥仔因此又要傻笑，立刻回頭看他一眼——肥仔因子和三哥而已轉過身來，被這一看慌忙又轉過去）已經打得火熱了！我們回來的時候，羅士打（Groucher）門口，看見他們正在裏頭跳完茶舞出來，那位三哥「拍拖」，「拍」得很緊，一路嘻嘻哈哈地撒嬌，（睜眼）「得我真吃不消，幾乎暈倒在街邊上！」

不住「哈哈！」大笑了兩聲，子和回頭看他——海燕心神不之後，想起還有很多事情要做，無心在這裏聽子和的胡扯，去了；子和拉肥仔的左臂使他轉過身來，肥仔微低着頭，硬但仍肚腸癢癢，於是眨着眼睛，面部顯得更尷尬……）

哈！你看這傢伙滑稽不滑稽？……（語尾回到海燕那邊時，……）

啊，接着是車開進裏面的聲音……）

……怕是三少爺回來了！……（慌忙走到欄前向左邊斜看
回來了！即慌忙向前奔來，一面叫）是啊！……還有那位小姐
！（粵語——意思是受不了）我們快點上去！快快快……

……拿起東西，但拿這樣掉那樣，……）

（焦急）你這傢伙老要等人家撥一撥才動一動，也不先拿上去！（看他在將
自己那件上身弄不清楚，一把搶過來）來！

（肥仔被催得手忙脚亂，拿了東西走了兩三步又掉下一個水壺，當他彎身下去拿
的時候——）

子和：（有點惱了，趕前一步，在他臀部的旁邊用力推了一腳，並喝）快啲！

（肥仔被推送得衝了一衝，並轉了一個身，不幸正好面對着子和，匆遽而可憐地
笑了一笑——）

子和：他媽！還笑，笑個屁——

（肥仔慌忙回身，於是兩人匆匆從左邊前面的樓梯上上去了）

（現在廳中空無一人）

（什麼地方隱隱飄來一串華爾斯舞曲）

（月亮又從薄雲中穿露出來——這時月亮已經落得低低，清輝斜着瀉入廳事中，使這個廳中的光線，跟着也柔和了許多……）

（南國夏夜的情調，是像夢一般的幽美與富謐。○）

（左邊後面的樓梯下，子璇跟愛麗在嘻笑着上來——）

（子璇，慕華的第三子，大太太所出，曾留學英倫，得醫學碩士學位；現自設診所，並在某慈善醫院服務。約三十歲左右。體格很好，身體很頗長，頭髮光可鑑人，面目清秀而端正，架着一副無色玻璃的白金匙眼鏡——大概微有點近視；皮膚細膩而有光澤，舉止高貴而有禮貌；是一個蜚聲社交的美男子，也是一個典型的青年紳士。他現在穿一套潔白的絲織絨的白西裝，天藍色的通花絲紗襯衫，白領帶，白通花頭皮皮鞋。西裝左面的裏袋，藏有一個精緻的小盒，盒裏是一隻名貴的求婚戒指……）

（愛麗，曹益齋的愛女，自從畢業大學後，因父親的富有，並不需要她找什麼職

業，而週旋於上流社會間，和常出入於各大交際場所。因着她的聰明伶俐，年青活潑，既擅裝飾，又善應酬，遂開始成爲青年貴冑們，和各種各樣人物追逐的對象。她顛倒衆生的妙法，是「一視同仁」，沒有軒輊，使每一個人都以爲自己保存着一個「最優的機會」，而酣然如醉。她却迴旋顧盼於這些癡迷的衆生之間，以他們的「服務」與對自己的輸誠爲笑樂。她正在吸飲着青春生命的甜杯。她對子璇似乎特別好一點——應該說她私心已經愛上了他；但她有時的若即若離，仍使子璇覺得捉摸不定。

（她今年大概是二十三、四歲，健美的體格，適度的身材，秀麗的瓜子臉，鼻子高高，櫻唇總是抿得很小，一雙朗徹而嫵媚的眼睛，襯着那一雙眉梢略爲上揚的柳眉，更顯得在嫵媚中帶有一點英氣；柔軟烏黑的秀髮，燙着一種剛從美國電影上摹倣下來的時新式樣；尖尖的十個指甲，塗着光滑的淡紅的蔻丹；肌膚瑩潔，神態飄逸，身上常散發着一種帶肉香的溫馨的香水氣息，使每一個接近她的男性，都不免爲之心旌搖搖……）

（現在她穿着一套絲質的純蒨葉綠色的西式短衣裙，和衣裙同顏色的手袋與高跟鞋；都是一九四一年春季中最流行的式樣；其它的小飾物，也和這些是十分調和

的……)

(子璇攙着愛麗，二人嘻笑着，興沖沖地一口氣跑上來——愛麗嬌喘着)

子璇……這裏一個人也沒有，我們坐坐多好……(鍾情而微帶挑逗性地)這麼早就回去，能睡得着覺嗎？

愛麗……(以纖手按着胸口，喘過一口氣，婉媚地)笑)可是跑上你們這麼高的石級實在有點吃力……(以小手絹輕輕搖着——一面已和子璇行至沙發處)

子璇……(體貼地)那麼你坐下來歇歇吧。

愛麗……(聽話地)呵。(坐進大沙發，微伸一下腰) Oh, I am so tired! (於是向右邊斜靠着)你每次音樂都要叫人家跳，跳得腿都跳酸了……

子璇……(笑了一笑，這責難不知怎麼反使心裏十分「快慰」)都是我不好，呵？

愛麗……(其實並沒有什麼，也微笑着)唔。

子璇……(更覺愉快——以處在「主人」的地位，若不弄些什麼，總覺不能表示自己的殷勤，但一時又想不出更適當的……)你喝水嗎？……

愛麗……(簡直不需要)不，不喝。

子璇……叫他們弄點水菓來好不好？

愛麗：也不要……你別忙呀。（想起一樁預計是很神祕的事情，俏麗地笑着）傻，你說有一個故事要講給我聽，講了一個禮拜還沒講出來，現在這裏一個人也沒有，你可以講啦……

子璇：（也具深意地笑着，斜坐在雙人沙發左邊的靠手上，左手扶着沙發背，心裏有點興奮，也有點忐忑，試探着，一面編織着）我想想呵……那個故事……那個故事好像是一兩千年前羅馬帝國的一個神話，我已記不大清楚了，大概是羅馬帝國——就算它是羅馬帝國吧……

愛麗：（抿着嘴笑着，眼睛裏蘊着一種神祕的光采在注視着他，知他缺乏勇氣，需要「鼓勵」一下）乾脆一點，講啊！

子璇：（鼓着勇氣，——也老含着一種神祕的笑意）唔，那個時候，羅馬帝國有一個年輕的王子，他得到先知着啓示，趁着一條龐大的獨木舟，漂流到北海與大西洋之間，一個神仙所居住的島國上，他在那裏修煉了十年，學會了起死回生，救人病苦的本領。一回到羅馬，他就救活了很多王公大臣，跟人民百姓。這時候，國裏的美女都來追求他，想要嫁給他……（愛麗含情地抿着嘴暗笑）可是他一個也不要，一個也沒有看上，在他的心目中，祇有……祇有東方的古國，一個美麗的公

主，才配做他終身的伴侶，於是他買了一隻世界上最寶貴的戒指，想去向公主求婚；可是……可是因為同時追求公主的人太多，公主又好像是一視同仁，沒有表示特別愛他，而我們這故事裏的王子呢，他是一個貴族，他有他的身份跟地位，他怕那美麗的公主會拒絕他，要傷害了他的自尊心，因此他多少次都沒有說出口來……（講到這裏，覺手心和頸子裏都在冒汗，拿出手絹在揩着）

愛麗：（眉毛一揚，很美的笑了，胸有成竹地）這個故事我也知道的……（咬着嘴唇，笑着，神祕地注視他）

子璇：（正在焦灼着不知如何編下去，經她這麼一說，好像是「得救」了——並且意想不到她竟是如此之「老練與聰慧」呵……）

愛麗……其實，那個公主並沒有你所說的那麼美麗（神態上更顯得俏而美），而且（一字一頓）很——笨——吶……追求她的人麼，倒的確是相當多，她看他們的癡心夢想，祇是覺得非常好玩兒，根本就談不到什麼叫愛……你想，她會愛上那位一天到晚咬着一枝又辣又臭的大煙斗，碰着老媽子跟黃包車伕，也拚死命要講英文的什麼華人經理嗎……她會愛上那位油腔滑調，專吊女人的膀子，自命爲大情人的什麼萬能大藝人嗎……她會愛上那位靠着他父親是個走私大王，每一

個禮拜都要換一架新汽車的什麼「花開」嗎？……還有——（太多了，留得說下去，即乾脆的結束了）老實說，她一個也不會愛！

子璇：（言者無心，聽者有意）真的她一個也不會愛嗎？

愛麗：（想不詢因為自己說得太直接痛快，竟引起他的誤會了，但仍故意地逗他）真的——一個也不會愛。

子璇：（內心感到失望與奇窘，徐徐起立，強自鎮定，裝着紳士風，矜持地）不過……我所知道的故事，後來是這樣的：那位王子，覺得世界上最要緊的還是名譽和地位，跟權力與財富……

愛麗：（知他「急」了）而不是戀愛了，是不是？

子璇：（強笑着）……

愛麗：（不忍而嬌婉地）看你急成那個樣子。……（不得不自行「繳械」）還是讓我講下去吧，那故事是這樣的：在那位公主的心裏……好像祇有……祇有王子是個例外，但是那個王子呢，又熱情有餘，勇氣不足，要學什麼英國紳士的派頭……

子璇：……覺得事不但「好轉」，而且自己將是一個情場的勝利者，愜樂之餘，也坐進了鑲人沙發，並佻皮地問：「兩千年前的故事裏，也有什麼英國紳士的派頭嗎？」

愛麗：（頑皮地）有——的——（洞見他的肺腑）而且我這知道王子的那個戒子，就藏在我旁邊一個人的口袋裏，我看見他偷偷摸出來，又放進去，已經有——三次了！（瞅着他，抿着嘴笑）

子璇：（被她笑得實在有點不好意思，跟着也笑了，在不知所措中，自己究竟還是勇氣不夠，而急中生智，想出一個「變主動為被動」的方法）你……你這樣說，我的故事就講不下去了，那麼後來怎麼樣呢？

愛麗：（也沒有法子控制自己了，心頭愛情在開花：敏捷地從那雙明媚的眼睛裏反映出來：大着胆子——撤去一切的藩籬）後來麼……：很簡單，祇要那個什麼王子，加子大十點就行了。

（這時子璇快樂得心頭起了一陣舒適而又幾乎不能忍受的麻痺，祇覺得透不過氣來）……

愛麗：（也覺得渾身好象要溶解了，移近了一點，伸手搭在子璇的膝上，嬌喘細細，而也幽幽地）真的祇要胆子大一點就行了。

（子璇於心頭小鹿亂撞中，取出了戒指，替愛麗戴在左手的無名指上。二人情不自禁，正欲擁吻——）

（肥仔，因着要到樓下來「沖涼」，外衣都已除去，祇穿着一件廉價而破舊的汗背心，一條白短褲，肩上搭着一條浴巾，右手拿着一個磁臉盆——盆裏有一盒肥皂；左臂挾着一套預備替換的衣服，手上拿着一雙木屐。他眼看着梯級，匆匆從樓上下來——）

（子璇和愛麗聽見樓上有人下來，本能地立刻離開了。子璇回頭看見是肥仔，——以為什麼都被他看見了，下意識憤其煞風景與不識趣，而反射地站起來，跑過去——）

（其實肥仔什麼都沒有看見，但他見子璇憤然作色地站起來，心裏就已經哆嗦，更看見他涓涓然向自己行來，這一驚非同小可，就連忙似哭非笑地返奔上樓——在樓梯上幾乎摔了一跤）

子璇：（見肥仔已上去，步手慢下來，下意識地取出手絹揩汗，一面餘憤未息地罵了一個廣東字）丟！

愛麗：（站起來，走到子璇身邊，低聲問）誰？

子璇：（被這一問，氣完全消解了，自慰地）不要緊，是一個傻瓜。

愛麗：（覺得有一種「奇趣」地笑着）吓得我心裏儘跳。

子璇：（然之）噢，我也……嘿嘿……

（三人含情地對看着，相互覺得無限的甜蜜……）

愛麗：（低頭看看自己的指甲）那麼你告訴我，我們將來……（意思是將來結了婚之後到什麼地方去作蜜月旅行，但沒有全說出來——自然還有點「礙口」）將來到什麼地方去旅行？

子璇：（歉愉地）讓我想一想啊……（低一低頭）這樣好嘞！我們先到星加坡一帶去玩，然後從檳榔嶼乘帝國航空公司的飛機，飛到倫敦去，就在倫敦住一個時候好不好？

愛麗：倫敦……（覺得這是一個「壯舉」，而且久已嚮往這個世界的名城，歡悅而由衷地點點頭）……

子璇：我的大哥哥跟二姐，都住在倫敦，而且在皇家服務，所以我們去是非常方便的。

愛麗：（想到將來和他們——這些「自己人」見面時多麼好玩而笑着）……

子璇：（興高采烈）到了倫敦，我先得帶你去參觀我在那裏實習過的，皇家公立的大醫院，那個規模真是太偉大了。

愛麗：（心往神馳）……

子璇：（懷舊與讚美地踱着）倫敦真是一個好地方，從回來以後，我還是常常在夢想着它。聖倫敦所有的名勝古蹟，以至於每一條大街小巷，我差不多都跑過；可以玩兒的地方實在太多了，譬如……（如數家珍）你要看富麗堂皇的，我們可以去參觀皇宮跟國會；要着包羅萬象的，我們可以去參觀博物院跟臘人館；要看宗教的偉大，我們可以去參觀在倫敦歷史最悠久，也最金碧輝煌的聖保羅大教堂（St. Paul's, Cathedral）跟韋斯敏士特寺院（Westminster Abbey）……

愛麗：是不是前次英皇加冕的那個寺院？

子璇：是的。英國歷代的皇帝，都在那兒加冕，死後又都葬在那個裏頭；還有英國歷史上很多著名的文人，跟大戲劇家莎士比亞（Shakespeare），也都葬在那個地方。

愛麗：（感興越地）呵？

子璇：麼。

愛麗：我還演過莎士比亞的英文劇，我一定要去看看。

子璇：（因她的感興越更覺十分興奮，相約——）我們一定去呵。

愛麗：還有什麼地方好玩呀？

子璇：呵，那多嘞。譬如那個倫敦塔，為世界就很聞名。那個塔以前做過皇宮，也做過監獄；但是多半的日子還是做監牢。在那個塔裏頭，處死過無數個各種各樣的囚犯，有的是忠臣烈士，有的是強盜奸徒，真是神祕而且恐怖。

愛麗：（女性地）唔，害怕死了，那樣的地方去幹什麼！

子璇：（招她害怕，也是一種「愉快的事情」——下意識地笑了）……我知道你是要看熱鬧的，那我們可以去逛水晶宮，那裏頭簡直什麼玩藝兒都有。

愛麗：（又用全副精神來致其傾慕）……

子璇：不要說別的，光是在我哥哥住的地方看出去就夠好玩了，那房子的前面就是泰晤士（Thames）河，每天看着那高高的倫敦橋，車馬跟行人，像太羣的小甲虫跟鱈鱉那樣過過去，碰到河裏有大輪船要經過的時候，那橋就用大起重機從容地吊起來，那種場面也真是夠偉大的嚮！（由熱烈轉入於憧憬着夢一般的詩情畫意）……還有，倫敦最出名的是霧，在霧裏來看倫敦，無論是白天或者是夜晚，都覺得非常神祕優美。人住在裏頭，簡直就像做着仲夏夜之夢一樣，假如我們能在霧裏的泰晤士河邊，在霧裏的倫敦街頭，一起慢慢地走着，那該是多麼有趣的事情呵？……

（月亮不知在什麼時候又給浮雲遮住；太平山下的燈火，也逐漸地減少了許多。夜霧的騰起，使欄外一切的景物都顯得有點陰暗。這時，迂緩而遲頓的飛機聲，突從雲層中隱隱傳來；遠處黝黑的山頂上，正亮起了一兩枝探照燈在天空中搜索着……）

（這飛機聲使沉醉在幸福的夢想中的愛麗，好像忽然連想起什麼，豎起耳朵在傾聽——）

子璇：（對於飛機聲簡直置若罔聞，覺得她的神態有點奇怪）你聽什麼，——聽飛機？

愛麗：（意識到優美的幻夢給現實粉碎了，不覺若有所失；但不願即說出來——因為那多少是太殘酷的事情，而機械地答）咳。

子璇：（一時摸不到她在想的什麼——以為她對香港的目前有太多顧慮，在愉樂中，不假思索地）天天晚上都在演習麼，不要緊！

愛麗：（覺得他把自己看得太天真了，隨口答）當然不要緊。（雖然這是「殘酷的事」，但仍得拿來賣弄一下——試試子璇的聰明）你知道我想起什麼？

子璇：想起……想起香港將來有一天要被轟炸？

愛麗：（抿着嘴，狡辯地微笑着）不是的。

子璇：（有點慌）那麼……那麼是想起國內……？

愛麗：並不是的。——其實你應該會想得到的。

子璇：呵？（邊想邊說）可是我就想不到麼……

愛麗：還是我告訴你吧？——

子璇：你說呀。

（飛機聲仍隱隱可聞……）

愛麗：（苦笑了一下）我想起倫敦在這樣緊張的戰時狀態，經常有德國飛機去轟炸，人家疏散都來不及，還容得了我們去做閑情逸致的旅行嗎？

子璇：（如夢初覺，慙懣而懊喪地）噫！真是糟糕，我剛才為什麼一點也沒有想到……

（低頭自己尋思着）奇怪……（心情上不覺爲之十分狼狽）……

（幕華進去「宵夜」之後，因海燕的事又對她的母親……太太，大肆其譏諷怒罵，現在正氣沖沖從裏面出來——要回到樓上去！見子璇和愛麗在座，不得不強

爲歡笑——但事實上仍不能掩其內心之憤憤）

子璇：爸爸。（這時很自然地想起了和愛麗的婚事，泛起了一絲笑意，在做一低頭中校

了愛麗一眼）

慕華：唔。你絲毫未發覺他們的什麼——最多是解釋為「他們在戀愛」。

愛麗：（今晚看見慕華，同樣也有另外一種感覺——他是自己將來的「家公」，這多「好玩」呢？因之有點羞怯而親熱地照平時那樣叫他——但同時在這一瞬間也覺得這稱呼不知怎麼已經有點不太妥當了。）伯伯。

慕華：（微笑）嘿，愛麗——你父親跟了祕書回去了沒有多久……

愛麗：呵……

慕華：（忽然想起，對子璇）唔，下午醫務所跟醫院裏都打電話來找過你。

子璇：（內心多少有點不安，不敢十分正視他）我都知道了。

慕華：好，你們坐坐……（逕自上樓）

子璇（看他上去之後，沉思了一下，淡淡地）老人家好像剛才跟誰發過脾氣……

愛麗：咳。

子璇：（也就不再想這些，舒去了悶氣，比較輕鬆地走到沙發前的桌上去拿起香烟點着

抽——）

愛麗：（在左方單人沙發上坐下——覺得空氣沉滯得使人有點不愉快，希望能重新挑逗起愛情，故意問）你近來為什麼很少到醫院裏去？

子璇：（會心地一笑）還不是爲了你。

愛麗：（子璇如所預期地作這樣的反應，使內心感到愉樂）唔。

子璇：（並不如愛麗所希望的向「愛」的方面發展下去——提起醫院，心裏就好像遮上一層陰影）唉……我們那個醫院，一來是根本比不上香港政府辦的那麼好，二來因爲是慈善性質，來看病的什麼人都有，那些個破破爛爛的病人，平常根本就不懂得什麼叫衛生，一有病痛，就更加臭得不得了，我看見了實在……

愛麗：（覺得他受委屈了）那你何不辭掉了它？

子璇：（覺得愛麗的話「深得我心」）噫，我也正在考慮這個問題……（走向雙人沙發，略右方坐下——）不過還沒有向你提起就是。（右手放在沙發扶手上，盤着腳，「開展地」靠着——「嚴正的理由」）另一方面也是爲着自己的安全，並不是我不肯盡義務，你想，萬一要是給他們傳染到什麼危險的疾病，那不是件很糟糕的事情！

愛麗：（經他這麼一說，不覺替他焦灼起來）是啊——（到雙人沙發的左方坐下）依我看，……你還是趕快辭掉它吧！

子璇：（愛麗這樣關切着自己的安全，和她不自覺已在應用着夫婦關係的態度，來替自

已出什麼主張，這可使內心覺得太「好受」了。好的，我明天就可以把辭職信送出去。（另一個久藏在心裏的企圖，爲着博愛麗的歡心，也一并說了出來）另外我還想把醫務所搬進摩天行，設一個最完備最現代化的私人診所，將診金提高這麼一半，乾乾脆脆醫治幾個高尚一點的病人，收入既然多，名譽也好，同時也就有很多的時間可以陪着你去玩兒了。

愛麗：（同意他的想法，更因受寵愛而烟視着向他撒嬌）唔嗯……

子璇：（燃燒着愛燄，移近她，正想要和她擁吻時，好像聽見有什麼聲音，立刻又中止了；並即站起，從愛麗前向方走了幾步，裝作有意無意，沉靜地看看有沒有人注意他們這種情形——其實完全是心虛。接着覺得還是「老實」一點的好，就對愛麗談起那些「已經過去」的苦衷來）……不然，你想，我們這些所謂義務醫生，匆匆忙忙跑到醫院裏去，在兩個鐘點裏頭，要看一百多個病人，還要接電話，看信，會朋友，因此去巡視病房的時候，看每一個病人的時間就分配不到半分錢，豈不是走馬看花，聽着護士隨便報告一些病情，隨便給一些藥，就（作心神不寧與掛下巴之點頭）呵呵呵，唔唔唔地跑過去了……老實說，要是認真看病的話，那麼多的病人，就是二夫八個鐘頭也看不完！你想，這怎麼會弄得好？

愛麗：是啊，我有一個朋友的女用人，患了肺炎，送進你們那個醫院，可是住了幾天，還沒有有一個醫生仔細給她看過，結果就這樣糊裏糊塗地死了！

子璇：（因為是她朋友的女用人，所以特別覺得可惜）呵？——（立刻又覺得這已是司空見慣）其實這種情形也真是太多了……（應有的聲明）女病房我到沒有擔任什麼；不過——（一言難盡）總之是黑幕重重，管理太糟，常任的醫生多數不負責任，義務的醫生，時間根本又不夠，也真難怪外面人家要罵得一個錢都不值。

愛麗：（邊說邊站起，行向子璇處去）最奇怪的是醫院門口的右邊，還建了三個什麼哀悼亭，左邊又建了一個什麼告別亭，一天到晚不知擺着多少死了的病人；還有那些家屬，披麻戴孝，一羣一羣地在那兒對着棺材嚎啕大哭；不要說病人看見了心驚肉跳，就是我看見了也害怕得要發抖！

子璇：告訴你，連我們做醫生的看見了都發抖！

愛麗：那麼爲什麼要弄得那樣可怕？

子璇：（腦子裏在想到別的什麼——隨口答）大概是因爲每天要送終的人太多吧。

愛麗：哼，那不等於殯儀館！

子璇：（無可奈何地）唉……有什麼辦法？（聊以自解）我還算是留英的醫學碩士，看

病自問也還比較的認真，可是有些莫明其妙的傢伙，簡直就把病人當做仇人……（想起了一樁悲慘的事情）前幾天有一個患了惡性瘧疾的病人，在半夜裏發燒——本來沒有什麼危險，可是常任的醫生不管，看護也不理，結果那個病人燒更厲害，燒到不能忍受，就起來在病房裏亂蹦亂跳，拚命的嚷；看護嫌他太吵鬧，就叫了幾個茶房，硬把他逮着綁在病床上……第二天早上，我到了醫院，聽說那個病人要完了，我不信，跑去一看，你猜怎麼樣？（覺得太恐怖了）啊！——那個病人還被綁着，但是已經瞪大着兩個眼睛，露出兩排牙齒，鼻孔流了很多血，渾身燒得又紫又黑地死了！那個樣子真是可怕！

愛麗：（越聽越怕）噫！你不要再講下去，我害怕，（皺着臉以鼻發音）噯唔……（示以手臂）你看，我的汗毛都豎起來了！

子璇：（并不把她的害怕着得很嚴重，欲慰之——先作解釋）不過像這樣情形，事實上也并不……

愛麗：（在害怕中，聽見他仍以這個為話題，不等他講完）噯唔……我不要你再講這些……我不要你講……

子璇：（見她真的害怕了，才深悔自己的太魯莽，與突然感到空氣的蕭索）……不講

了，不講了……（拉她的手）……你的手怎麼這麼冷……

愛麗……（聲音有點顫）咳……

（月亮已沒入山後，夜霧與晴雲連結，使攔外景物，更覺模糊幽暗。夜風入戶，蕭然有聲，廳中的空氣，也驟顯得陰森慘淡。）

（什麼地方隱隱地有婦人酸楚的啜泣聲——在這時聽來，其淒厲有如冤魂夜哭一樣……）

愛麗……（聞聲臉色慘白，感到寒戰）呵……子璇……我，我……

子璇……（驚扶之）愛麗，你怎麼了……哎呀，你有點抖麼，你冷？……

愛麗……（喘息着，點點頭）我……

子璇……你定一定心……（愛麗好像沒有聽見，子璇迅捷地看了酒櫃上一眼）你喝一點白蘭地好不好？

愛麗……不，我不要……我馬上要回去……

子璇……好——

愛麗……你陪我回去……

子璇……呵，那麼我倆馬上就走。

愛麗……（點點頭）……

（子璇怕她冷，脫了自己的上身給她披上，愛麗的心神似乎定了一點——）

愛麗……（發覺手袋不在手裏）我的……手袋呢？

子璇……（到雙人沙發上拿了手袋，即提心吊胆地扶着愛麗動脚行——哭泣聲又作，並飛起了一縷幽淒低微的音樂；二人走至欄上，子璇開泣聲起於右邊的裏面，回頭一看，在陰暗中見二太太正低頭哭泣着，雖感錯愕，但仍匆匆扶愛麗下）

（海燕在房裏聽見隱隱的啜泣聲，異而開房門探身出視，見廳中空無一人，尋聲而出，啜泣聲跟着停止，尋至後面，才發覺是自己可憐的母親——）

海燕……（難過地）媽！是您……？（進去欲往扶之，但不旋踵就被當胸推出——踉蹌地倒退了幾步……）

（在夜風蕭蕭中，二太太像幽靈一般的出現了——）

（二太太，慕華的如夫人，海燕生身的母親。幼年家貧，父親死了無法棺殮，因賣身葬父而至墜落平康。最初的幾年，都在省港間流轉着，後來才張織石塘嘴。民國肇造前，革命黨人多集香港策劃國內的軍事，因她的義俠與熟悉途徑，遂常遣她秘密往來於省港的輪渡間，替為傳遞消息和運輸軍火。民初她被鴉母賣給慕

華作妾，從低候門，入深似海，也就與外間的生活完全隔絕了。

（她自入江門，因慕華的迎新棄舊與性情的暴戾，已使她飲泣淚聲，寸無生趣；加以她得身「卑賤」而無「媚骨」，捨海燕外又乏子嗣，於是家庭與親故，於嫡庶與貴賤之間，遂逐漸形成一種對她的歧視。這自然使她悲憤莫名，以類養成一種孤癡易怒的習性；終且因積年累月的憂傷，而得十分嚴重的婦人病。）

（她處在這悲苦的生活環境中，慣常用一種冷漠的「隔世人」的眼光來看一切；甚至就是海燕吧，祇要她不給自己找麻煩，她也可以不理。然而海燕傷寒時常給她許多「麻煩」，使她不得不理；另一方面是人類的天性，終究使她不能忘記海燕是自己的骨肉——是自己的「第二代」。也許連她自己都不明白呢，潛藏在她內心的，却正是以自己全部的希望，寄託於海燕的身上——而且是比一般的母親還要殷切。這就使她更覺人生的痛苦。）

（現在，她在兩種不同的「想法」中矛盾着：庸俗的觀念，使她認為海燕的行為簡直是「大逆不道」——她要逼使她屈服、就範，她要海燕在這樣的家庭中，不讓人說一句閑話，事事出人頭地，受人家讚美，替自己爭氣；然而自身所受的萬般痛苦，和那在記憶裏已經淡遠模糊了的，先烈們啓示過她的革命真理，兩者放

在一起思量，却又隱約看出這現實的環境，正是一個埋人的深坑——海燕的所作所爲，也許有她的處。她在這兩個極端中徬徨，她不能解決這些問題。但事實上海燕使家庭與親戚間對自己的諷刺，和常使慕華的「赫然震怒」，却直接給她以許多無法忍受的打擊，以至於不能不在現實的面前屈服。理智有時雖還出來觸痛她的心，但其作用是相反地使這個已被環境「壓碎了」的病態的女人，增加無名的憤恨。於是她往往以超於常人的嚴酷——甚至超於慕華的嚴酷，以他們的「代言人」的態度，十分激動她從事於訓斥海燕。）

（她今年五十歲左右，身材較普通婦女爲高——較海燕幾乎高出半個多頭。因身體多病怕冷，不勝入夜海風的吹襲，已穿上一件襖舊的黑色薄綢的長袖夾旗袍；脚上是一雙半高跟的黑皮鞋。髮已剪去，但沒有燙過的痕迹，齊後髮脚被束着向上捲起，和橫置一個大橢圓形的黑色通花髮夾。面目都很端正——二十年前曾是一個「美人」，自然已經改變了許多，現在是：眉梢上揚，眼眶微陷，額較高，頰稍削，唇角經常下垂，肌膚因病與不見陽光而現陰黯青白。雖深心人不難從她眉宇間看出她當年週旋於黨人中的英風颯爽，但那一種冷於冰霜的態度，除了對菩薩般的大太太還偶爾較爲溫和之外，是沒有一個小輩看見了心裏不打抖的。）

（現在她又一次受到慕華無情的譏刺與辱罵，這種永遠無處伸訴的冤抑，自然使她對海燕起了更大的反感。她積憤難平，飽含着苦淚，激動而絕不它願地行向前而來，坐落雙人沙發的左面）

海燕：（同情而痛苦地跟着到沙發旁）媽，是不是……爸爸又因為我向您發脾氣？……

二太：（不看她，激動地迸出兩個字）沒有！（嘴顫動着，眼淚幾乎要掉下來）

（海燕見一時無從進言，悽然把臉斜背過去，不自覺地走到左邊單人沙發處，扶着沙發背，一陣心酸，低頭以小手絹堵着鼻子……）

二太：（不屑地對着海燕的側背影看了一眼）你很好，你爸爸還會因為你對我發脾氣嗎？

海燕：（從傷感中轉為傾聽，並思索着這話的涵義）……

二太：我祇恨不得早死，像我這樣的人，活着有什麼意思？……

海燕：（想不到因為自己竟使可憐的母親這樣受苦，忍不住幽幽而泣）……

二太：（沉着氣）我早跟你說過，你是一個千金小姐，你是一個有錢人家的女兒，你現在究竟有那一點像這個家庭裏的人？

海燕：（因母親的「說理」而不再感情用事，重又傾聽着）……

二太：全香港這麼多太平紳士，這麼多的有錢人家，還有那一個女孩子像你這樣大胆？
 海燕：（覺得這話未必盡然，皺着眉頭，舒了一口悶氣，正想應該如何作答，母親又說

話了）……………

二太：你偷偷逃到國內，跑上那樣危險的前線，當什麼政工隊，做什麼抗敵宣傳，還敢誇口被包圍的時候用鎗打過敵人！把自己打死了怎麼辦？那不是有心跟誰作對？

海燕：（懷疑母親爲什麼會這樣不可理喻——無言）……………

二太：你倒是逍遙自在，可是弄得人家逼上門來要退婚，你知道我受了多少磨折？

海燕：（但無論如何，母親總是可憐的——爲母親替自己的受難而難過）……………

二太：你爸爸爲着要把你弄回來，費了不知多少精神氣力，你現在不好好學做一個人，還要到外頭去參加什麼會，一天到晚忙個不了！……………（無限傷心）我一生所受的苦已經夠多了，也已經病成這個樣子了……………我問你，你是不是還要逼我快一點死呵？……………（強忍着不使自己哭出來）……………

（海燕至此也無法忍受而啜泣着，回身看母親，母親把身體掉向右方，海燕看看母親實在太淒慘，自覺無限傷感，慢慢走到沙發後的略右方——）

海燕：（淒婉而同情地向母親有所申述）媽……………

二太：（一種強烈的反感捺着，似乎是不願聽，她又似乎是不願。跟自己太接近，激動地站起來——）我離開你，你是不是要逼我快一點死？……（一回身向左邊的單人沙發上坐下，把臉和身體偏向左方——不願對着海燕）

海燕：（更覺傷心，跟着行到沙發前的桌邊）……媽，您不要這樣……替我受過，我不曉得怎麼樣的難受……可是媽，我並沒有做過絲毫下流無恥的事情，我問心無愧。我所以不能不這樣，也祇是因為我的良心，使我沒有法子可以閉着眼睛做人……

二太：（反撥地）什麼才叫不閉着眼睛做人？

海燕：假如不是閉着眼睛做人，那麼有許多事情，我們怎麼能夠看得慣呢？

二太：（反感）什麼事情是你看不慣的？說呀！

海燕：這個可太多了……

二太：我要你說，你說呀！

海燕：（痛苦地）何必說呢，說了徒然使您……

二太：你說麼！——我不會吃掉你的！

海燕：（含淚鼓勇）首先，我就看不慣爸爸的輕視女人，侮辱女人，他一生也不曉得侮

辱了多少女人了！——他把女人當玩具，當奴隸，他還拿誰能夠多討姨太太來和人家做賽競！……

二太：（刺痛了自己的心，但仍反撥地）你是在罵我還是在罵誰？父母的事情也容得到你來看不慣嗎？……還有呢？

海燕：還有是爸爸忘記了祖父的話，——忘記了自己是一個中國人！大娘說，祖父當年在新加坡的鐵區裏頭，臨終的時候，因為身受的痛苦太多，因為想念祖國，就把爸爸的名字，改做慕華，意思是要他思慕中華祖國！可是從爸爸發達以後祖父的話就被忘記得乾乾淨淨，幾十年來，爸爸不但從不願到殖民地上海僑的痛苦，為着自己的利祿，還拚命地欺負自己的僑胞！

二太：（負氣地要她說得清楚明白）你指定是什麼？

海燕：這種情形可太多了！別的先不講，爸爸的起家，是做什麼貨倉的華人經理，你是知道的，那些替貨倉起落貨的苦力，無千無萬窮苦的僑胞，他們一年到頭，冒着風霜，流着血汗，還是吃不到一頓飽，可是爸爸却靠剋扣他們的工錢，剝削他們的利益來發財！……

二太：哼，你這樣忘恩負義！——我問你，你吃的是什麼，你住的是什麼？（用銳利的

淚眼逼視着她)

海燕：(痛苦地把視線移開)……

二太：還有呢？(又掉頭向左方)

海燕：(被熱愛祖國的情緒所鼓舞——含淚昂首)還有是爸爸對自己祖國的抗戰毫不關切！……他在星加坡的時候，曾經很慷慨地捐給外國一百萬星加坡幣，可是在香港碰到我們政府有救國公債發下來，無論其他的紳士跟僑胞們已經買了多少，無論大家怎麼樣向他勸導，他總是一百個不理，甚至還惹他說了很多中國人所不應該說的話！直到後來大家氣不過去，放空氣說要燒掉爸爸的藥房，他也祇肯買了五百塊錢！——比一個義賣的小販，所買的十分之一還不到！全香港的僑胞，一時都氣憤得不得了，(悽然)弄得我們也沒有面目出去見人。……

二太：(內心強烈地矛盾着，更激動地)所以你就恨他了，是不是？(淚滿苦淚，內心開始錯亂，以至有點正反不分地)你爲什麼不知道你的爸爸還是一個慈善家？

海燕：(一想)真正的慈善家，香港自然有很多，可是爸爸的慈善家是假的！

二太：假的？

海燕：而且完全是欺騙！他看見了什麼慈善醫院裏有很多看護小姐，就假意捐了幾把塊

錢，做了醫院裏什麼經理，他糟蹋了很多看護小姐不算，還串通了一些辦事員，指定醫院裏所用的藥品跟器材，一定要向爸爸所開的藥房裏頭去買，他們就在數量上跟價錢上作弊！這樣一來，爸爸不但撈回了搵出去的錢，而且還賺進了不知多少萬！……可憐的祇是那些看護小姐，跟那些無告的病人。（感情地）媽，像爸爸這樣的慈善家，您真的也能看得慣嗎？……

二太：（這些都是無可否認的罪惡的事實，但怕被說服了，故在動搖中又極力強自抑制着）我……我不要聽你胡說八道！

海燕：（無可奈何之餘，開始表明自己的心迹）我可不能像您一樣的閉着眼睛做人，我更不能嫁給那個連您自己私心也不滿意的所謂丈夫！我不能讓這樣的爸爸來決定我的命運，所以不得不離開這個家庭！……（泣聲地）現在既然沒有法子不回來，那麼我也得盡一份國民在海外所應該盡的責任，我不能因為這裏聽不到鎗砲聲，跟過着這樣舒服的生活，就忘記了祖國已經臨到了危急存亡的關頭，千千萬萬武裝的戰士，正在捨身衛國，千千萬萬無辜的同胞也正在受苦受難！（感情地向着母親）媽，不要說別的，祇要您睜開眼睛來，在這裏的德輔道，皇后道，以至於香港跟九龍所有街邊上，就可以看見無數流落到海外來的難民跟難童；他

們無衣無吃，正在等着凍死餓死！媽，您也是窮苦出身的人，應該能夠深切地知道他們的痛苦……（哽咽地）媽，我爲着他們，跟爲着我們出勇的傷兵，出去做點工作，難道這是錯的嗎？……

二太：（最後的掙扎——嘴上的話，跟內心已經完全不一致了，含淚顫抖地）我……我
不懂你這些大道理……

（黑暗好像逐漸在四週擴展開來；空氣的冷縮，精神的痛苦，使海燕也感到寒戰了……）

海燕：（見母親和自己之間，依舊有什麼隔閡，更悲戚地）還有，媽，您不是很孝順外婆的嗎？……外公死的時候，因爲沒有錢買棺材，您怕外婆太傷心，自願去押給人家，把錢來料理外公的喪事；您因此落在歹人的手裏，以至於進了窰……您不是還常常偷偷跑出來，偷偷地跟外婆抱頭痛哭嗎？……

二太：（傷心往事，盡呈眼前）……

海燕：媽！……外婆在家鄉，給日本鬼子炸得屍骨都不全的，已經死了三……年了！而她的外孫女，去替國家出力，去替她老人家報仇，媽——您說這也是錯的嗎？……

二太：（淚淚瞪視，口噤，但已無法再作違心之論）……

海燕：（見母親雖受感動，但理智仍被什麼壓蔽着，進一步地）媽，您是一個明白的人，您在辛亥革命的前後，因為自己的遭遇太慘，您希望不再過那種非人的生活，而在革命先烈的指導之下，熱烈地幫助過革命，——直到現在，（在喚起母親的記憶）人們也還記得您當時那種勇敢的精神；您冒着那樣大的危險，從香港搭省港輪渡，一次又一次地，祕密替革命先烈們傳遞着消息，跟偷運軍火到廣州去。……媽，您是受過革命洗禮的，我相信您的心裏，看什麼事情比誰都要明白，（萬分悲切地）……可是您當年的熱情，您當年的正義感，現在都到什麼地方去囉？……呵……（淚隨聲下，掀起情感上的暴風雨，帶哭而有力地）媽啊……您本身所受的痛苦這樣多，您為什麼不肯說良心話？您為什麼要使自己的心裏這樣難——過——哪？……

二太：（至此再也無法自制，掩面縱聲大哭）……

海燕：（無限感動地上前去扶着母親，親切地）媽……媽……

二太：（下意識地覺得愧對自己的女兒，掩面起立，唉着行向路左邊，斜背着身體站着——哭也益縱）……

海燕：（跟過去，扶着母親，見母親這樣，反而理智了一點——怕母親因此一哭病益嚴重，惶而親暱地）媽，媽，不要這樣……媽，不要這樣……（偷偷拿出手絹，揩去自己忍不住流下來的眼淚）……媽……媽……

二太：（哭了一會之後，好像數十年間蘊積在心頭的悲傷苦惱，都藉此一哭而宣洩了，在勉強可以回過氣來的時候，終於慢慢把身子回過來了）……

（月亮雖已西沉，但一線迴光，正反射在天邊的夜雲上，因此天宇中好像明朗了許多……）

海燕：媽，您不要這樣呵，您的身體……

二太：（帶着一種撥雲霧見青天的，一絲欣幸的笑意，紅腫着眼睛，有點羞明，半屬自語地）不要緊……孩子……不要緊的……媽因為從小哭得太多了，漸漸覺得哭是沒有用處的，所以這二十幾年來就祇知道咬着牙根，半死不活地挨日子，（悲憤而嘆息地）可以說已經不懂得哭了……（欣幸而歡慰地）現在這樣一哭，反而覺得心裏輕鬆了許多嘞……（跟着抽噎地透了一口氣）……

海燕：（在欣慰中覺得母親實在太可憐而感泣）媽……媽啊……不自覺地偎近母親）

二太：（感到無比的親切，心裏覺得溫暖，又覺得辛酸——二十幾年來，母女的心，還

是第一次這樣的接近，這樣了解，這樣親密地凝結在一起，這是「重賂天日」，也像是一「死別重逢」，一時又感動得掛下歡喜的熱淚來，憐惜而親密地撫視着海燕）孩子，我的親孩子……呵……（以手圍着海燕的肩，抱着她）媽媽受苦，孩子，你也受苦呵……

（海燕也熱切地抱着母親，於是兩人都哭了……）

二太：（覺得不應使海燕太傷心）孩子，不要哭了，（用手絹替她揩掉眼淚）不要哭了呵……

海燕：（又蘊着淚）媽也不要哭……

二太：（微點頭，並自己用手絹揩眼淚）……你剛才所說的話，都是對的……

海燕：（見母親是真正地理解自己，同情自己了，喚起過去太多的辛酸，也感到目前太多的感動）都是對的嗎？……媽……

三太：都是對的……（以手絹揩去清涕）……你所做的，也都是對的。

海燕：（感奮他）呵，媽！

二太：孩子，我們女人實在太苦了，像媽這樣的女人，尤其是苦，孩子，你要原諒媽，媽是身不由主……（不覺又淚盈眶睫）可怕的是你的爸爸，跟這一家子的上上下下

下，以至於許許多多的親戚朋友，他們總好像有什麼在使我不能向你講心裏所要講的話，我祇知道難過——有時真比你還要難過，可是那又有什麼辦法呢？……

海燕：（沉靜而理智地一想之後）媽，我們應該想法擺脫這個環境，我們離開這裏就好了。

二太：你的話自然很對……（感到自己的病已經太深了，說不定什麼時候會離開人世，而失去了鬥志與毅力）但是像媽這樣，已經真是太遲了，（失望與悽然地微微搖著頭，並發為嘆息）唉！太——遲——囉！（無數悲傷的往事，一時又湧上心頭，憎恨地慘笑了一下）啐！……貧窮……娼妓……男人的玩弄……鴉母的販賣……做人姨太太……親戚朋友的譏笑……父親餓死了……母親炸死了……多少年來病痛的磨折……呵！孩子，這一些，使你媽這一輩子已經算是完囉！

海燕：（睜着失望的淚眼，望着母親，哽咽地）媽！……您爲什麼要這樣想法呢？……

二太：（覺得使海燕太難過，也太絕望了，卽極力抑制住自己的情感，溫爾而強露出一絲喜悅地，扶着海燕的肩，和替她揩掉眼淚）傻孩子，又哭了！……你爲什麼要希望媽怎麼樣，媽年紀已經大了，身體又不好，不能跟你們年輕的大比的。你自己好好做人呵，好好做你應該做的事情；祇要媽可以做的，媽也幫你的忙，呵？

（懇切而感情地）——從今天以後，無論你做什麼，媽都是高興的，媽就是替你在爸爸的面前受過……（熱淚不自覺又湧滿了眼眶）……心裏……也還是高興的！……

海燕……（從沒有受到母親這樣的撫慰，也從沒有受到母親這樣的愛護，感激得祇覺咽喉梗塞，不曉得應該怎麼向母親表示才好）呵……媽，媽……（同時偎近母親）

二太……（攬着海燕，含着瑩晶的淚光，慈愛而溫婉地問）好孩子，你怎麼？說呢，說說給媽聽……唔？……

海燕（含着滿眶熱淚，抽噎着，望着可憐而又可親的慈母，終於略縱聲地）媽！……我想笑……但是我又想哭！……

（洋溢在她們之間的，是一種光輝聖潔的母女之愛，——也是一種維繫這世界不致陷於永劫不復的人性呵！……）

——幕 落——

第二幕 戰太平

時間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清晨。

人物

(以出場先後為次序)

大太太

江慕華

阿翠

阿昭

張媽

二太太

江玉和

肥仔

江玉璇

曹愛麗

曹待齋

江海燕

丁少庭

老麥

背景

今天是子璇和愛麗結婚的日子，江家大客廳中的氣象是大不相同了。除了所有的帷幕和地氈，照江家平常的習慣，從入冬起即已更換成一種紫紅色的之外，現在神堂前向來是低垂着的帳幔，已被儘邊撩起，使裏面那座金碧輝煌的神龕，幾乎是全部顯露出來。正對着這神龕的右邊牆壁上，掛着一幅紅緞子的喜幛，幛上用緞金紙綴着一個大壽字。幛下靠牆擺着一隻紫檀木的方桌子，桌前圍着繡花的紅桌裙，桌上供着兩尊壽三星的磁像，和一個古銅的宣爐；桌旁的兩面，對稱地擺着兩隻盤龍的坐椅。台口的中間，擺着一隻圓形的矮桌子，和兩邊兩隻紫紅色的絲絨單人沙發，沙發中的靠墊，都換上了粉紅色的繡花套子；桌上鋪着粉紅色的繡花台布，桌上的東西，除了經常必備的沒什麼更動外，那花插上今天也換上紅艷的鮮花。神堂的兩邊，適當地安放著盤龍的椅子和凳子，——所有的椅子和凳子，都置上了紅色的繡花坐墊。廳的空中，交叉地懸着幾條悅目的紙花，

幕 啓

在交叉點的大掛落燈下，還垂着一個彩色的花球。走欄上的籐椅和籐几，從入冬以後已被撤去……

在遙遠而疏落的幾聲晨鷄鳴曉聲中，舞台面跟着徐徐亮起來——這是一個幽美寧靜的早晨。

時序雖入冬天，但在亞熱帶的南國，却還是相當於華中的涼秋九月。欄外的景物，被籠罩在一種帶淡藍色的，晨光熹微的薄霧中：雲峯隱約，市廛不喧，這海上樂園，現在似乎還留戀在甘美的夢境中，沒有完全清醒過來。依着自然法則而生存的鳥雀，却已在欄前的朝輝中飛翔着，啾唧着；半山教堂中早禱的鐘聲，隨風悠然傳至；和着天籟，與輕微的海潮聲，便這一切組成了一串美好的韻律。

太太太，今天一早就已經起來，渾身上下也已煥然一新：髮髻上簪着一朵小紅花，和穿着一件黑地綉花對襟衫，圍着一條紅色綉花裙——那是舊式家庭的婦女們，碰到喜慶時所穿的一種禮服；脚上是一對紅緞子的綉花鞋。她正在神堂中向列祖列宗作虔誠的拜禱。

神堂中放射出來的橘黃色的燈光，和欄前淡藍色的晨熹，在色彩上構成了一種

美麗的對照。窗爐中的檀香烟正在鼻裏上騰……

慕華也已經起身了。他裏面穿着一套深咖啡色的西裝，還沒有打領帶——他對這玩意兒向來覺得噁扯，不出門或會貴客是不打的；外面穿的是一件深紫紅色的晨襖；腳上是一雙深咖啡色的皮鞋。他盥洗後從樓上慢慢走下來，對廳中的佈置略看了一下，悠閒地在打着呵欠……

早禱的鐘聲在不知不覺中隱去了。大太太從神堂中出來——

慕華：（帶着朦朧的還沒有十分睡醒的喉音，一邊打着呵欠，一邊說）哇，你這麼早就穿起「大禮服」來啦……

大太太：不早啦，已經快七點鐘啦。

慕華：（聽聽後面靜得很）那些人怎麼還一個也沒起身？……（又打着呵欠，一边走到前面右邊的沙發中坐下來——）

大太太：（在輕拂去檯前的香灰，一面也跟着到前面來）昨天晚上他們等客人走了之後，才動手紮彩跟掛喜幛，我聽見他們去睡覺的時候已經快要天亮了，（摸摸髮髻上的紅花，把它簪得穩一點）現在還早，那樣辛苦，也得讓他們多睡一會！……

慕華：（沒有舉意地擦着嘴，含糊糊糊地）都是些懶虫，唔……（隨手到桌上去拿雪茄

烟點着吸——)

太太：(看見桌子的桌布上有一點烟灰，隨手去抹掉它，一邊說一邊坐下左邊的沙發)這也難怪，他個這一兩個禮拜裏頭，都在幫「花王」(即園丁)佈置花園，又要佈置新房，跟壁爐上上下下這麼多的屋子，不要說別的，光是這幾天，一天到晚收下那麼多的禮物，跟送出兩千多份的請帖，也就夠把他們累壞了。

慕華：(悠然自得地吸着烟，閑閑地)這個算得什麼？……我才幾歲的時候，在密斯脫 Johnson 那裏當 Boy，還不是一天到晚這樣忙？有時幾天幾晚沒睡覺，也照樣要做，——不然他就會看得起我，送我法學校裏唸書，跟有今天的口舌嗎……

太太：(聽他又在這套老話，也沒有跟他辯的必娶，一面站起——)他們怎麼能跟你比……(行到沙發旁又回頭)可是你也得去看看，那些個禮物，在前面的廳房裏堆得像山一樣；還有幾百張喜幛，迎新宅裏上上下下也都掛滿了，還掛不到一半，回頭客人來吃喜酒，看見沒掛起來不是不好意思嗎？

慕華：這有什麼不好意思？——我們又不是小戶人家的做喜事，有誰送一幅喜幛，就得把它像祖宗牌位似的，在廳堂裏的當中供着。哎，你這些去操心它幹什麼！(又打了一個呵欠)

太太：「你還沒吃早點罷，我叫他們跟你沖杯「阿華田」（Ovaltine 卽「華福麥乳精」）

啊？……

慕華：（閉着眼，鼻子裏唔了一聲）……

太太：（向裏面柔聲叫）阿翠，（無人應，把聲音略提高）阿翠啊！（仍無應者）咳，這孩子我剛才看見她起來了麼……（邊行去，邊又叫）阿翠啊！

阿翠：（在裏應）麼——

（阿翠匆匆從裏面出——她今天也已換上了一套粉紅色的短衫褲，和穿上一雙粉紅色的鞋子，辮尾上還用大紅色的緞子打着一個蝴蝶結；這裝扮使她更顯得美好有如春花吐豔——慕華的眼睛一時都看得發呆了）

阿翠：（走到廳中來——）太太，要什麼……？

太太：他們還沒起來，你去替老爺預備早點……

阿翠：啊。（將行）

太太：烘一點麵包，跟沖一杯阿華田——牛奶要是送來了也熱一熱。

阿翠：呵。

（阿翠下。太太到宣爐處去撥弄裏頭的檀香。慕華再不是沒睡醒的樣子，目送

太太：（阿翠進去後，跟着卽站起來，「心花怒放」地思慮着什麼，踱了幾步之後，向大

太太欲言又止地——）

慕華：阿翠，阿翠這小姑娘，真是越來越……

太太：越什麼？

慕華：（「應該是「越好看」或「越漂亮」；但被太太一問卽改口）……越，越懂事，越規矩啊？嘿，你要是肯收她在身邊，我相信她一定可以服侍得你非常稱心。

太太：別繞這麼大的灣兒了，我還不知道你在想什麼。

慕華：（窘而失笑）你知道那就更好啦——所謂多人多福，這也是你的福氣啊。

太太：（在慈祥中罩上了一層憂鬱的陰影）我的福氣？哼，誰還不知道我現在是在吃齋

念佛……

慕華：這個我不管，祇要你肯讓我湊足「十二金釵」，說起來有個名堂，我這一輩子死

了，才能夠瞑目……

太太：（忙止之）大吉利市——真是大吉利市，今天是什麼日子，說話怎麼好隨隨便便

亂講。

大太：（不答——在加原香）……

慕華：人家任老頭娶了二十幾個，徐老頭連外面的相好，一共就有三十幾個，那又怎麼樣？……我年紀已經這麼大了，要這麼點小安慰，難道你也好意思不答應嗎？

大太：算了吧！張媽跟我已經十幾年，她的兩個女孩子，我都是看她們一點點長大起來的，阿翠要出嫁，我也得替她找一門好親事……

慕華：我這門親事有什麼不好？那簡直是太看得起她了！

大太：你也不想，她做你的孫女兒還嫌年紀太小吶！

慕華：（一本正經地）這有什麼關係啊？人家八十幾歲還娶十五歲的小姨太太，何況我今年只有七十，阿翠已經是十七了！

大太：不要癡心夢想了，她跟阿昭就要定親了。

慕華：什麼？就要定親？真的還是假的？——

大太：（有等事實來加以證明之意，不想作答）……

慕華：（反感地）老實講，阿翠要是真的嫁給阿昭，那才是好花插落牛屎堆！（覺得自己也可以做一半主——憤憤地）你就是答應了，我也不會答應的！

大太：（心頭起一陣隱痛，皺着眉頭）我請你還是修修德吧，這幾天我剛好一點，你又

要發脾氣了！

慕華：（根本沒聽見太太說的什麼，仍發着他的脾氣）他媽的！他要想娶阿翠，他也不去照鏡子，我說他不配！

太太：（悽婉而意味深長地）不管，不配，人家也是一夫一妻，兩口子一起做事情，一起過活，有飯吃飯，有粥吃粥，不比……（言之傷心，不願詳說）不比什麼都要好嗎？

慕華：（要辯一時又感到理窮，於是有些語無倫次）那……那怎麼行！我，我鬥不過阿昭，那才是天大的笑話！他媽的，我明天就把這可惡的東西開除了！——我本來早就想開除掉他了麼！

太太：（突然覺得一陣心痛，哀懇地）我求求你，我這一輩子你的氣也已經受夠了，今天是我兒子結婚的好日子，你就讓我過幾天快活的日子吧……

（阿翠上）

阿翠：老爺，早點預備好了。

（慕華被阿翠一上來，竟不曉得應該怎麼才好，猶豫了一下，終於睜了太太一眼，不屑而又有點憤憤地下場了）

（太太不願阿翠窺見她內心的什麼，避着向前面的沙發處來；阿翠已覺——料到大太太一定又是受了老爺的氣，想進去，但終於站着，以同情的眼光望着，又不自覺地向前行來了幾步；太太於舒了一口氣之後，回頭見阿翠仍沒有走，知她是在關切自己的什麼，心裏不覺又充滿了慈愛和歡喜——阿翠被太太一看，嬌羞地側過頭，正想要回進去——）

太太：（柔聲地）阿翠。

阿翠：（止步）太太。

太太：來，你到這兒來……（隨即坐入右邊沙發中）

（阿翠見太太的舉動有點特別，心裏已經料到幾分，但既然是太太叫了，又不能不來，於是顯得有點羞答答，臉紅紅地到太太的旁邊侍立着；——一面又怕太太萬一會提起老爺的什麼，因之不免神情恍惚，心頭如小鹿亂撞）

太太：（於含深意地看了看阿翠之後，見座無他人，即說）阿翠，你跟阿昭的事情……

（阿翠羞得側過了身子——向左方）怎麼？嘻嘻……還怕羞嗎？……這樣的，你媽跟四姑娘都向我提過了，你媽說，問你怎麼樣，你總是小孩子脾氣，怎麼也不肯說，她沒有法子，要我來問問你，那麼你自己覺得怎麼樣呢？……你說啊，阿

翠，你說呵，不要怕難爲情呵……（一面在身上掏出了兩個包有鈔票和定婚戒指的紅封包）

阿翠……（羞得臉更紅了，咬着小手絹角，什麼也不說）……

太太……說呀，孩子，這是你的終身大事，有什麼怕難爲情的？……說呀，（笑着，拉她的左手使她的臉回過來）怎麼？是個啞吧啊？……

阿翠……（被太太一說，又羞得回過去了）……

太太……嘻嘻……我看你嫁給阿昭，倒是很好，他聰明，又能幹，而且又長得端端正正，將來一定是有所出息的，他跟你站在一起，真是天生的一對，我看見了心裏都高興……怎麼樣？阿翠，嫁給他還是不嫁給他？說呀……

阿翠……（低頭羞澀地用手指在絞着小手絹）……

太太……還是不說？那麼，那麼你肯就點點頭，不肯就搖搖頭，好不好？……（用手拉她）

阿翠……（被拉，頭扭了幾扭）……

太太……（睜着眼睛）你這個是點頭還是搖頭？我看不懂。（笑了。看一下手裏的封包）現在人家多開通：像新少奶就是自己跟三少爺定的親，最初連我都不知道呢；這

有四姑娘，老爺雖然替她定了親，但是她一看丈夫不好就不要，那多好呀！所以你應該胆子大一點，說「好」，或是「不好」……阿翠，說呀，說「好」，或是「不好」……

阿翠……

太太……（見她無論怎麼樣都不肯表示意見——但知她心裏是愛阿昭的，祇不過是怕羞，即也絲毫不感到失望）真——是傻孩子，平常看你那樣機靈，想不到碰到這樣的事情，臉皮就這樣嫩了，啊？——（一想之後）那麼，阿翠，這樣好了，你要是肯的話，等回頭他們醒了，你就叫你媽跟阿昭來找我，我有一點東西給他們——自然不要你說什麼，祇要說我叫他們好了；要是你不肯的話，那麼就不必叫他們來，好不好？……（見她仍是不響）嘻嘻……反正你是不響的，好了，那麼你去吧，（輕推之）去吧呵。

（阿翠仍是那樣羞澀地低着頭，慢慢行向裏面去——）

（太太看見這事情不是馬上可以解決的，就把兩個紅封包重行藏進袋裏；同時覺得有點疲倦，微微地打了一個呵欠。無意中看到自己手上的結婚戒指，一時不自覺地想起了許多往事——但因為今天是自己兒子結婚的日子，下意識地總會傷

着好的方面去想……)

(欄外的晨霧漸散，陽光斜照上半個樓盤蒼蒼的太平山，顯得莊嚴而又寧靜；躲在山影下的都市，却給大烟突的煤烟和炊烟，染得依舊有點陰暗模糊)

(遠處傳來一兩聲輪船的汽笛聲……)

(當阿翠進去不到一會兒，大太太忽然想起什麼事情，正起立要向裏面去時，阿昭忽地從裏面衝出來——他眼皮腫腫，後面的頭髮有一邊高高翹起，一面跑一面還在穿一件上衣，緊跟着衝出來的是張媽——她髮髻歪斜而蓬亂，鞋子一隻是拖着，一邊也還在扣着衣紐；他們顯然是剛從床上爬起來的。大太太最初爲之愕然，但馬上也就明白了。二人跑得有點氣喘，差不多同時到達大太太的面前)

阿昭：(忠實而懇摯地)太太，阿翠說您有要緊的事情，要……

張媽：(一面在掠着亂髮)我正睡得糊裏糊塗，阿翠說您叫……

(大太太看見他們來得這樣急，這樣快，不禁非常愉樂的笑了；阿昭和張媽都弄得莫明其妙而面面相覷——張媽在拉起剛才因匆促而來不及穿進去的鞋子；阿昭以手巾在揩着沒睡醒的眼睛)

大太：(帶笑聲)阿——翠這個孩子啊……是這樣的；我剛才問她願不願意嫁給阿昭，

（阿昭立刻覺得不好意思，張媽與喬地看了他一眼）……可是她還是不肯說；後來我弄得沒有辦法，就祇好讓他走，但是告訴她：要是她肯的話，回頭等你們醒了，就叫你們來看我……（又笑起來）想不到她一時三刻都等不及，這麼快就去把你們找來了！……這小姑娘，嘴上不說，心裏到底是喜歡阿昭的。

張媽：（於恍然之後，歡喜地）是啊，阿昭也說過，她心裏是早就肯了的……

阿昭：（竊而笑）我……我那兒說過這個話，她心裏想什麼我怎麼知道……

太太：（笑）阿昭既然答應了，那就好辦，這事情我已經替你們想過了……（重新取出兩個紅封包）這兩個紅封包裹頭，每一包都有一個定親的戒指，跟一點錢，今天是三少爺大喜的日子，你們就趁今天喜上加喜的定了親好了，免得……（免得「老爺心不死」，但沒說出來）噢，你們拿去吧。（以紅封包分給張媽和阿昭）

張媽：（喜心翻倒）——歡喜得手都有點抖了！太太，謝謝您。

（阿昭却高興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自然也還有點窘）

太太：（也滿心歡喜地笑）四姑娘說，可以替你們找到事情做，那麼等一開春（視阿

昭）你們結了婚，（對三人）就一起回去好了。

張媽：（剪齊兩紙紙地）好的。

太太：（慈世之心——對阿昭）你得帶阿翠到鄉下去一趟，讓你媽媽看見了也可以高興高興，呵？

阿昭：（窘笑着點頭）……

張媽：（喜笑着）老是那個傻樣，你還不謝謝太太？

阿昭：（不好意思地笑着）心裏頭謝就一樣了。……

太太：（笑着）謝什麼呢……

張媽：太太，我就去告訴阿翠去……

太太：呵。

阿昭：（見張媽要走，自己「孤立」了必定更窘，即連忙借故下場，以手機械地指指後面）我……我去洗臉。

（於是二人帶着滿心歡喜，慌慌忙忙，差不多同時地回頭跑，到台階次正碰着從裏面吃完了早點出來的慕華——他手裏還拿着幾份中英文都有的早報，戴着一副老花的眼鏡，似乎是邊看邊走出來；他看見張媽跟阿昭的樣子覺得有點奇妙——）

張媽：（匆匆，低聲）老爺……

（二人仍又慌慌忙忙地進去了）

慕華：（站在台階上，視線從眼鏡上面看看他們進去之後，才昂起頭來看大太太，一面從台階上下來——）搗什麼鬼？……他們搗什麼鬼？

大太：（不想在今天告訴他，免得引起衝突）沒有什麼。

慕華：沒有什麼？——不見得吧？

大太：我有我的事情，你不要管！（爲着避他的鋒，說完即行——）

慕華：（掛着下巴，用鼻音）哦喔——？

（大太太逕自回進去）

慕華：（在大太太將入後面時，想起要叫她來問一問）——（但大太太頭也不回地進

去了）豈有此理！……（看報，蹙着，但懸着的疑問得不到解答，報上說什麼根

本看不進去，又恨恨地）豈有此理！（抖着報——好像要把心裏的氣憤發洩在這

些動作上；又皺着眉頭看報；但仍是看不進去；偶然想到剛才可能是大太太替阿

昭跟阿翠撮合，或是把自己的話告訴他們兩人，而將自己嘲笑一通？不覺越越

煩，就把報紙亂七八糟一摺，用力擲在沙發處的桌上）豈有此理！（同時除下眼

鏡，放進口袋裏，背着手，突出了下巴，正在冥想什麼——）

（二太太由裏面出來——她從夏天和自己的女兒作精誠的相見後，才體臉到做一

個母親——做一個真正的「人」的意味：有時雖然也很苦痛，但有時却使自己的良心上得到無限的安慰。她再也不像以前那樣的孤癖憂憤，她的性情已逐漸變得十分溫柔，比常人還要富有理性。她在陌生的人看起來，雖然還是顯得孱弱和沒有血色，但實際上體健已有很大的進步，肌膚也較以前為潤澤與豐滿。她穿着和太太同式而微有點不同樣的綉花衣裙，所不同的，因為她是妾媵而祇能穿着黑裙。她按照平日的習慣，用一個福建漆的圓木盤，替慕華端來一盅燕窩——

（慕華正在向左邊行了兩三步，二太太行到將近沙發處時，他才發覺她來，不屑地看了她一眼，仍向左邊行去——）

二太：（把燕窩放在桌上）老爺，燕窩。

慕華：（站在左邊的台前，心裏在喚起許多對她的不滿，但仍沉着氣不即發作）我已經吃過東西了，怎麼到這時候才拿來？

二太：（憑平常的經驗，聽這口氣，已經意味到他要向自己發什麼脾氣；但仍坦然而溫和地）因為你平常總沒有那麼早吃麼。

慕華：（二太太的「申述」，在他耳朵裏聽起來變成「反駁」，從而生出反感——「一字一字」）平常沒有那麼早吃，（有點咄咄逼人）可是今天是什麼日子啊？

二太：（無言。幾個月來雖學會了容忍，但對慕華這樣的無理取鬧，心裏仍不免感到一陣難過，眼中泛起淚光）……

慕華：（蘊怒，試探地）海燕怎麼沒有看見？

二太：（內心感到慌張，囁嚅地）她說……她說她有點事情，一早就出去了……

慕華：（狡猾地重複着她的話）一早就出去了。

二太：（以為他還不知道實情，忙又補上一句）大概馬上就要回來的。

慕華：（眼睛盯着二太太，邊向她行去，邊問）你是不是在做夢？……（到二太太前）

你撒謊！昨天晚上，我深夜還去查過她的房間，她根本就沒有回來！這樣一個大姑娘，隨便在外頭過夜，這個像什麼話！——我叫你看着她，你爲什麼這樣放任！

二太：（替自己的愛女受過，雖是一樁痛苦的事情，但另有一種崇高的母愛在支持着自己，所以那在眼睛裏流轉着的淚水，正不知它是酸是甜是苦是辣……）……

慕華：（不屑地要行開中，較低地）你簡直越來越不像人了麼！（才行了一兩步突又回頭）更可惡的是你不該申通她來欺騙我，我是什麼人，我這個人是可以隨便給人家欺騙的嗎？——（露出了厭惡與卑視的獠相）我看你真是天生的一副賤骨頭！

二太：（聽到這最後的一句話，刺痛了自己的心，竟忍不住而哭了出來；但却立刻又斂住了）……

慕華：今天是什麼日子？不准你哭！

二太：（轉念及這事實上仍是替自己的愛女受過，而坦然與強爲歡笑）我……我並沒有哭。

慕華：好好好，你沒有哭，那麼去吧，——燕窩也拿去，（不是真的吃飽，而是氣飽）我已經飽——啦！謝謝你啊，（不屑再理她，一面饒開）要你這麼費心……

（二太太忍淚吞聲，把燕窩端走，將至台階處時，低着頭偷偷用手絹揩去眼淚，接着也就進去了）

慕華：（回頭見二太太已經進去，又在廳中踱着，感到有點頭痛和疲憊，捏着拳頭輕輕敲着腦門，又輕輕打了一個呵欠，這時，忽聞遠處空襲的警報嗚嗚長鳴，他除了對欄外投以一瞥之外，絲毫都不當一回事，祇淡淡地咕了一聲）丟，這麼早就演習……（同時，因這在平日的演習中——尤其是「從太陽落山起即施行燈火管制」的夜裏的演習中，已是頗有催眠作用的警報聲，既瓦解了自己的注意力，又召來了自己的睡魔，於是渾身都覺軟癱如稀，「認真」打了十個呵欠，眼睛裏不

覺充滿淚水，就一邊糊糊塗塗地用手揉着，一邊好容易挨到右面的沙發裏去。坐着——不到幾秒鐘，他頭向右邊一歪，鬆着下巴，已經呼呼地打起鼾來……）

（這鼾聲正和警報聲在唱和着……）

（子和和肥仔從樓下一瀉——下來——子和戴着一頂大絨結的深紅色的手織絨線帽子，身上穿着一件綉有「香海隊」三字的深紅色的絨線衫，和一條長長而又寬大的，有鬆緊帶束着腰和腳的絨布「燈籠褲」，頸子上繫着一條潔白的毛巾，左手抱着一隻足球。肥仔戴着一頂黃色的舊通帽，身上穿着廣東式的普通短衫褲，手裏替子和舉着一隻籐籃，籐外邊掛着一對笨重的球鞋。子和見父親正在打瞌睡，不但不敢驚醒他，而且怕他會阻止自己去踢球，就揚手叫肥仔輕點，於是兩人躡足下，行了幾步，慕華大概是有痰塞着喉腔，霍地一響，兩人怔了一怔，見無動靜，又小心地躡足行；這時廳的另一面，一座大落地八音鐘突報七點半，——慕華就被那鐺地一下敲醒了……）

慕華……（發覺廳中似乎有人走路）誰呵？

（二人已上走欄，聞聲不得不尷尬地停下來——預感到去不成而軟下來）

子和……（遲遲而答）我啊。

慕華：（聞他們遲遲作答，不免有點奇怪，回頭而望，見二人）你出去幹什麼？

（很遠很遠有隱隱的飛機聲）

子和：（無可奈何地到前面來）今天上午，是我們香海隊跟華華隊在加路連山的足球友誼賽。

（很遠很遠有隱隱的轟炸聲和高射砲聲）

慕華：（皺着半邊臉，以小手指在挖着那作癢的耳朵）什麼友誼賽，每天祇顧着玩兒，回頭就有很多親戚朋友要來，你應該在家裏招待客人。……

子和：（雖不願，而又沒有勇氣）可是……不去不行的。……

慕華：什麼不行？你不去他們自然有人補上去；又不是跟皇家的人比賽，用得着那麼認真？……唔？……

（又是遠遠隱隱的幾聲轟炸）

（子和還在猶豫着；慕華又用小指插在那作癢的耳朵裏，疾抖了十幾下，覺得頗爲解了心頭的悶氣，喘了一下，怕有耳垢留在耳裏，又稍衝前，歪着頭用手從耳輪後彈過去，噓了幾下，一面還斜着看子和）

慕華：（見他猶豫不決，昂首）站着幹什麼？東西自己拿上去！

（子和無法，慢吞吞從肥仔手裏拿過籐籃）

慕華：（一面在拍去身上的耳屑）你三哥還沒起來嗎？

子和：（將行而止）起來一會兒了。

慕華：怎麼起得那麼晚？

子和：昨天晚上，好些朋友請他跟新……（有點措辭為難）新嫂嫂吃飯，他被灌醉了。

慕華：（一面在站起來）你叫他下來。

子和：呵。

（子和獨自回樓上去）

（肥仔跟了一兩步，又覺跟上去也許不妥，而有點進退失據地僵在那裏）

慕華：（在桌上的雪茄烟盒裏拿起一枝雪茄，見肥仔）肥仔，你站在那兒幹什麼？

肥仔：（窘而可憐地笑着，不知所答）

慕華：（取打火機在手）傻傢伙，你不要一天到晚跟着他，到前面賬房裏去幫忙！

（肥仔如逢大赦，應聲下樓而去）

（慕華開打火機，吸着雪茄，踱出沙發處……）

（子璇神采煥發，整齊地穿着高貴的大禮服，和一雙光亮的漆皮鞋，昂然從樓上

下來——)

子璇：爸爸。

慕華：呵，你們要去旅行的 Passports 已經送來了，（以爲在身上，隨便在幾個袋裏摸着，一面仍講話）船位本來也想去定了，可是昨天船公司來通知說這班船不能載客，那麼就等下班再走吧……

子璇：……我們也打算遲一點再走。

慕華：（這才發覺護照不在身上，手插在西裝的裏袋裏，尋思）噢，兩份 Passports？……不曉得給你媽放在什麼地方了，（想叫用人，向裏頭）陵……（立刻又轉念）他們弄不清楚的，我去問問……（說着即自願自回到裏面去）

（遠處輕微之飛機聲與轟炸聲繼續着）

（子璇面有歡愉之色，略略看一看廳中的佈置，又到沙發處，看看豔麗的靠墊、台毯、和鮮花，不覺泛起一絲幸福的笑意，這時左手正擱在沙發背上，下意識地看一看時候，又不自覺地用鼻音在哼着「婚禮進行曲」的調子，一面行向左邊的前面——）

（夢麗由樓梯下匆匆上來——她自然未穿禮服，現在穿的是一套茜紅色閃光的西

式衣裙，茜紅色的高跟鞋子，一切的裝扮，都顯得十分雍容華貴，儼然是一個大
家庭的時髦少婦。她看見子璇的背影，知他「無恙」，十分興奮地跑過來——

愛麗：哈囉！

子璇：（喜出望外）哈囉·哈囉！

愛麗：（看一看他上下）你這麼早把禮服穿起來了？

子璇：噯——

愛麗：（走近他身邊，親暱地）My dear，你昨天晚上酒醉得怎麼樣？

子璇：還好，不過稍爲有點糊裏糊塗。

愛麗：沒吐吧？

子璇：（笑）沒——有。

愛麗：（放心了，溫婉而嫵媚地）昨天晚上他們也鬧得太兇了，好像要把英京酒家的酒
全喝光了才算數！哼，……（嬌柔地）昨晚從送你回來之後，我就一直就心事
到現在，我問你家裏的人，他們都說你還沒有起身，（體貼地）要打電話來，又
怕吵醒你；但是心裏總是放不下，結果我不管難爲情不難爲情，也不管一般的迷
信，說什麼在結婚以前不好見面，就鼓着勇氣偷偷的跑上來了！

士雅：（感激地笑着）其實你真可以不必就心，這點小事情也沒有辦法，我還可以算是 Doctor 嗎？

愛麗：（愛嬌地）傻，我就是那樣傻，剛才我跑到你們的前樓，你們的用人，（皺皺鼻子）一個一個都用很古怪的眼睛看着我笑。

子璇：（歡欣地跟她開玩笑）甚——麼「你們的前樓」，「你們的用人」？（「愛的教育」？）你現在應該說——：「我們的前樓」，「我們的用人」了！

愛麗：（熱情地）Oh, my dear!（二人幾乎要擁抱起來——）
（遠處幾聲轟炸聲——雜着隱隱的高射砲聲）

（在二人將要擁抱中，慕華含着雪茄，手裏拿着兩份 Passports，正匆匆出來，一看情形不對，欲退已經來不及——愛麗已覺，躲在子璇後面吐舌頭，慕華又祇好出其法寶：裝着咳嗽和拍去胸前的灰；因場面太窘，甚至「以爲」掉什麼東西在地上，旋轉身找了一下——）

子璇：（爲着使空氣不太僵，低低地告訴愛麗）爸爸已經替我們把 Passports 弄好了。
愛麗：呵……（見慕華行來，難爲情而低聲地）爹爹。

慕華：（含着雪茄，含糊糊地呵呵唔唔了一陣——他究竟是「老於此道」，能裝得若

無其事。至子璇前，略用「關公看春秋」法將 Passports 打開看了一下，即交給子璇……這上面註明菲律賓賓跟馬亞馬羣島，所有的地方都可以去的。你們一到星加坡，就可以叫行裏的馬司理，替你們排好一個旅行的日程表；同時……（肥仔得到了什麼消息，氣急敗壞地奔上來。——看見主人正在講話，又不敢立即開口，祇好焦灼與哭笑不分地等着……）

慕華：（因略注意肥仔之來而使話受阻，但仍馬上接下去）同時囑他陪你們到各處去參觀，可以有很多便利……

肥仔：（按捺不住，喘息地）老爺，老爺……日本……日本仔的飛機來炸九龍了！……（慕華根本不看他，祇停一停自己的話，略豎着耳朵在聽；子璇也根本不信——因為他們都是消息很「靈通」的——看着他那傻樣，不禁莞爾而笑；愛麗微有點不放心，低聲問子璇會不會，子璇示意當然不會）

慕華：去去去去！……人家在說話，知道嗎？

（肥仔退去，趨起未卽下）

慕華：我……我剛才說到……說到什麼？（子璇將答，慕華回頭見肥仔，覺得都是他來攪亂自己的話而惱）去啊！

（肥仔祇好狼狽下樓）

慕華：（仍想不起剛才說什麼）我剛才說到？……
子璇：說到由馬司理陪着到各處去參觀，有很多便利。

慕華：呵，是的，有許多便利，那便利多了！……還有，還有——

（子和氣喘吁吁地從樓上直「瀉」下來，跑向慕華前——）

子和：爸爸！爸爸！……很多日本仔的飛機在九龍城那邊扔彈炸了！

慕華：九龍城離這邊那麼遠，你怎麼知道是日本飛機？我真給你們煩——死——

（遠處隱隱轟炸聲）

子和：（敏感地）怎聽！——真的，爸爸，一定是日本仔的飛機，我在五樓的「天棚」

（即天台）上看得很清楚，看見那些炸彈扔下去，馬上就有一股黑煙冒上來；還有幾個地方已經在燒起來了！……

慕華：（不耐煩，止之）得嘞得嘞，少見多怪，什麼真的假的！（教育之）這叫做「實彈演習」，懂嗎？——你不看見外國電影的新聞片子裏頭，爲着演習，常常將一些破房子跟爛兵艦，用飛機來炸掉它嗎？……演——習本來就要像真的一樣，才有勁！不然像好幾次在夜裏演習的時候，防空司令架飛機到天空上一看底下滿

街都是燈火，那怎麼演得好！

（子璇和愛麗覺得這解釋理由十分充足，而非常放心；子和也深悔自己的冒失，弄得表情動作都很尷尬）

慕華：（教導之）自己不懂得的事情麼，也可以問問人家，隨便這麼胡說亂道，給外人聽見，不是要笑歪了嘴巴嗎？……啊？——快上去換衣服（子和尷尬地轉身行中）——慕華加上一句）家裏又不是運動場。

（子和行了幾步，也許是「如逢大赦」，也許是還要再到天棚上去看那「實彈演習」，即很快地跑上樓去了）

慕華：（覺得有點頭昏腦脹）唉！——真是少不更事！（和兒媳談的什麼，又完全忘記了）——皺着眉頭在追憶；但追憶不起來，抓着頭皮）剛才……剛才我說到那兒？（失笑）又忘了。

子璇：（有點爲難——小根本還沒聽到他說出什麼）剛才您只說到「還有……」，還有什麼沒說下去。

慕華：（自己一時也糊塗了，竟記不起說過「還有」）還有？……（但馬上又想到了）呵！對了，還有是我們在新加坡的那些樹膠園，你們應該去看看，我覺得他們無

論對工人的管理，對橡膠樹的培植，以至於樹乳割下來之後的製法，都還不夠科學，樹膠是戰時很主要的原料，生意很好，（笑）你們是有新……新思想的，可以想法怎麼改良一下，使得它能夠增加出產……

子璇：（對此雖無把握，但不願拂老人之意而慢應之）唔。

（益齋神色慌張地奔上來——他穿的是一身黑馬褂，藍長衫的中式禮服）

益齋：這個，這個，這個事情怎麼辦？

（子璇與愛麗，退立一旁）

慕華：（閑雅地帶着微笑）什麼怎麼辦？（笑起來）你大概也聽見什麼「驚人消息」吧？

益齋：（見慕華穩如泰山，不覺放心了一些）是啊，有人說是日本飛機來炸九龍。

慕華：（絕對有把握地斷其不確，愉快地笑着）唉！謠言，謠言！……

益齋：（更放心了）呵？……

（這時大太太和張媽似乎也得到什麼消息，從後面出來——聽見他們在說是一「謠言」，才比較平靜了一點。益齋與大太太欠身招呼；大太太也向愛麗含笑點頭，並往坐於方桌旁的椅上。張媽侍立其側。）

慕華：（除了隔開他們短短的招呼外，接着着上面的口氣，更有力地）都——是謠言！

香港從歐戰發生以後，謠言也真是太多了……坐坐坐……

（益齋略一「謝坐」，即坐進左邊的沙發；慕華也同時坐進右邊的沙發。——愛麗有點難爲情的要走，但被子璇阻着，而坐在台階與神堂轉角處的盤龍椅上；子璇則仍站着）

（阿昭自然也已聽到什麼消息，出來站在走欄上的落地大窗旁）

慕華……（剛坐下中，以烟盒示益齋）吃煙。

益齋……（搖手，低聲）謝謝，剛吃過。

慕華……（略昂首，側着頭）喂，倒茶來！

阿昭……呵。

（阿昭下）

（子和從樓上溜下來，帶着頗爲惶感的神氣，看一看廳中的人，終於靠在柱邊聽二老的講話。——他已除掉了那絨線帽，和換上一條厚花呢的西裝褲）

慕華……唔……一般的人，消息既不靈通，又沒有常識，（一搖頭，眼角上看見了子和）喂，我剛才正跟他們在解釋。其實這種「實彈演習」，也真是太普通的事情，一點也不用着驚慌。——且恐怕你還不知道，前天晚上，已經就在召集加拿大兵，作

演習的準備；聽說星加坡跟好些地方，都要同時舉行。大概這次演習，規模比較大，（輕輕地點着腦袋）也比較……認真就是。

（子和既懷疑自己的眼睛，又懷疑自己的耳朵，在那兒抓著頭皮）

益齋：（完全放心了）是啊，我想也不至於——（笑了）不然我們今天這場喜事……而且我的廠剛剛上軌道，所有的出品也還沒有交出去；另一方面是國內的資金，已經全部調來用在廠裏了，那到不是玩兒的，嘿嘿嘿……

慕華：不——會的——照現在的國際情形看起來，日本仔也真沒有那麼傻，他們跟一個軍備那樣差的中國，打了四五年，已經拖得他筋疲力盡，怎麼還敢向世界一等強國的英美挑戰？現在最多是裝腔作勢，討價還價，想在太平洋裏混水摸魚，佔一點經濟上跟資源上的小便宜罷了。

（阿昭用銀盤盛着三杯茶上來——）

益齋：（越聽越覺「入神」，隨聲附和）是啊，我也是這樣想，日本仔已經打得那樣淒涼，真是僱他打他也不敢動手……（阿翠隨着也以銀盤盛着兩杯茶出來，送給子和愛麗；阿昭送茶給益齋和慕華時，慕華一溜眼看見遠處的阿翠，和跟前的阿昭，一時下意識地引起了一種微妙的敵視的作用；撇着嘴，不屑地把頭和身體微

回過來，習慣地抖着右腳，動着左手的指頭，在彈着膝蓋，眼眶收縮着，不知在凝思些什麼；阿昭把另一杯茶送給太太之後，先後和阿翠回進去）

慕華：（從幻念中回到現實，不十分自然地招呼益齋）喝茶，喝茶……（喝着茶，一瞬

間又沉着臉，陷入冥想）

（阿昭和阿翠，放下了銀盤，又靜靜地回出來在走欄的落地窗邊站着）

（太太在歡喜中溜了愛麗和子璇幾眼，視線偶一和愛麗相觸，愛麗嬌羞地低下頭，子璇見而心癢癢地泛起了一絲興奮的笑意）

（遠處飛機聲和轟炸聲都暫時停止了，全台靜默）

（突然，那因憂急和較長距離的奔跑，而臉色蒼白，與上氣不接下氣的海燕，從樓下直奔上來；——她頭髮有點亂，穿着一件樸素的旗袍，一件樸素的秋大衣，一雙半高跟的黑皮鞋，挾着一個黑色的皮手袋；——她後面還跟着那哭笑不分的肥仔，她以為海燕已經證實他的消息，想跟上來滿足一下什麼？但到了上面，見廳中情形如此——嚴重——，立刻又奇窘地退立在走欄上的落地大窗後。海燕行到台中，見這情形也好像被冰住了；——太太出來在阿翠的旁邊站着；海燕在頗為優渥中，祇好裝着笑和愛麗與益齋等為禮。慕華早已面有怒色。大家也都各有不

同的反應：如像益鷺與子璇之悠然；愛麗之想「弄戲」；太太與子初之疑信參半；張媽，阿翠，阿昭等因素來信任海燕，知事情有點不妙，而內心至感張皇；二太太之駭而重心事，以至於幾欲掩泣。但因為空氣太僵了，誰都沒有——也來不及講話。海燕終於不得不再向父親面前的真邊——

海燕

（喘息着——臨時更動了的一種措辭）爸爸……您聽見了什麼消息沒有？

慕華

（尖刻地）沒有，要等你來報告呢！

海燕

（吃了這一下悶棍，更覺奇窘，進退維谷）……

慕華

（咄咄逼人——因有客人在座，這已經算是客氣了）我請問你，你夜不歸家，一天到晚在外頭忙些什麼？

（太太見情勢不佳，忙起身要來勸阻——）

海燕

我……我昨晚在救災會……

慕華

（抑制不住了，憤怒地）家裏要緊？還是什麼救災會要緊？

太太

（上前勸阻）唉，你真是……有話慢慢說呢，何必這樣動氣？親家老爺看見要笑話你的……

（慕華「恨透了」，擰轉身向外）

（海燕眼淚幾欲奪眶而出——大太太扶着地，背轉身行去——）

大太：（低聲，驚慌而疑惑地問）日本仔的飛機真的在炸九龍嗎？

海燕：（恢復了緊張，哽咽點頭）真的！

（惶駭望着的二太太、張媽、阿昭、阿翠等，也顧不得慕華的剛復，絡續圍上來問——那幾噉噉的情形，顯得十分緊張而慌亂）

張媽：（低聲）四姑娘，是真的嗎？

海燕：（喘息中，低聲）自然是真的。

張媽：（失驚——聲略高）哎呀，是真的？

二太：（惶然，低聲）哎呀，那怎麼得了！

大太：（低聲）是呀，這怎麼辦呀！

阿昭：（低聲）剛才他們已經說是真的了！

海燕：（低聲）絕對是真的！日本今天早上已經向英美宣戰了。我們大家趕快把要緊的東西收拾收拾……

（子璇和愛麗，也漸漸感到空氣的嚴重，而「神往」地被那一堆人吸引住了；益齋在矛盾着——他「不願」相信，但又禁不住內心要受「引誘」，他尷尬地在那

兒陪着慕華作「鎮定」狀；子和心裏雖萬分想跑過去聽聽，但看着父親的怒容滿面，又始終鼓不起勇氣——肥仔的情形也是一樣。

慕華：（海燕最後的話，隱約地闖進自己的耳朵，再也無法忍受了，暴怒地拍着沙發的靠手）混帳！（裏地起立，衝進去幾步——因來勢太猛，用人們都爲之辟易，客人們也爲之駭然；祇有海燕凝立不動）你一回家就想造謠生事嗎？

（益齋起立到慕華旁邊，想勸解，但沒有開口——心裏正下意識地希望慕華的估計沒有錯誤，而能「斥」退海燕。愛麗也在這騷動中站起來）

海燕：（痛苦地迎前來兩三步，含淚懇切地）爸爸，隨便您罵我什麼都好，但是這事情的的確確是……

慕華：（切斷她的話，強力地）演習——我說是——演——習！聽見了沒有？——什麼的的確確，演習自然要有「假想敵」，沒有一「假想敵」，試問怎麼演習法！

海燕：（因爲父親的聲音太大了，除了難過之外，根本沒有想到要分辯）……

慕華：（再接再厲地）你懂得什麼東西！——你不懂麼也該睜開眼睛看看今天的報紙：日本的大使野村，跟特使來柄，正在華盛頓進行美日的談判；美國的羅斯福大總統，昨天也正送一封親筆信給日本天皇，希望大家能夠和平解決！國際間總要講

點信義的，怎麼會隨便打起來？世界上難道有跟你想像那樣兒戲的事情嗎？

海燕：（爲着一家的安全，正在鼓着勇氣準備着要聲辯）……

慕華：（老氣橫秋地）我已經活到七十幾歲了，生平幹過這麼多轟轟烈烈的大事情，難道我的見解，還不如你一個黃毛丫頭嗎？那不是天大的笑話！……啦！（覺得自己偉大「透」了，——身軀好像在膨脹起來，虎虎然高瞻遠矚地踱着）

（益齋心裏不禁又有些「飄飄然」，——動作是那樣的輕鬆瀟灑……）

（海燕在焦灼與滿腹哀愁中，想想有很多事情馬上就得去做，站在這裏跟本沒有好處，於是常慕華踱到在她看起來是一個背影時，立即跑到母親處，要拉她到裏面去；——慕華已覺，正橫着眼睛在監視她；這時電話鈴突然響起來，——海燕有幾分料到這電話一定是誰來報告戰事的消息，又或者是有誰打給自己的，卽和母親暫時停步。子和比較是最靠近電話的，但他看情形似乎自己不夠資格去聽，猶豫了一下，子璇已經趕過來了——

子璇：我來，我來！

（所有的人的注意力，一時又都集中在這電話上）

子璇：（聽電話）哈囉，（對方用英語問是不是江家）Yes，（對方說明他是魯易士）呵

呵，（對方請慕華聽電話）Please wait a moment。（通告父親）爸爸，密斯脫魯易士的電話。

慕華……（走去接過電話）哈囉，（對方問是不是慕華）Yes I am.（對方告訴他太平洋戰事已起——緊張地）唔哼，……唔哼……（對方說香港已入戰時狀態——不相信自己的耳朵）What! what did you say?（除了海燕已完全前知之外，全場的人聞此都爲之大震——益齋、子璇、愛麗等均先後至慕華後緊張地注視着，傾聽着）

慕華……（電話中繼續告訴他“China Mail”的新聞廣告——複述）Hongkong at war with Japan?……（對方告訴他日本已向英美宣戰，九龍確在被轟炸中——慕華聲調越來越緊張）唔……唔……哈……（狠狠地希望這不是事實）Is that true?（對方告訴他這是千真萬確的事情，如新界的戰事，和九龍的飛機場，兵房，油池……等俱被炸——慕華爲之驚慌失措，以至手和聲音都發抖起來）……唔……唔……唔……（失神地幾乎連話筒也無力抓住——）（全場的人都聽得目瞪口呆，面面相覷，向就近的人示意：「哎呀，是真的打起來了」——太太和海燕，以至於後面各人，都不自覺地移步向前來一點）

慕華：（話筒略離開耳邊，對方喂喂了兩聲，重又把話筒湊近耳邊——對方告訴他總督和很多人沒有時間來參加婚禮……）……呵？……呵呵……唔……（對方告別——慕華失神而無力地）Good-bye……（頹然與遲頓地放下話筒，慢慢地離開——）（遠處有較剛才稍為響一點的飛機與發聲轟炸聲——眾人這才意識到這聲音所帶來的恐懼的作用，惶然地望着欄外）

（愛麗已在傷心地幽幽低泣着，手旋覺欲慰無從……）

益齋：（早已面如土色，惶亂地追問着慕華）他……他怎麼說？

慕華：（對益齋的話好像沒有聽見；——大家的視線又都集中在他身上。他想到龐大的事業，龐大的家園，也許全部都要在滿天的戰火中毀滅了，不覺戰慄地流着汗，含着淚；剛才的力排衆議，更使他在這麼多模糊的人影之前，漸愧地覺得自己突然好像變得非常渺小；——他再也不像一個鐘鳴鼎食，頤指氣使的大富豪，他像每一個平凡的人那樣平凡；他茫然自失，狼狽而顛聲地）慘了……慘了……想不到，想不到真的打起來了……）

益齋：是……是真的打起來了？……）

慕華：……日本……日本已經正式向英美宣戰……新界那邊已經發生猛烈的戰事……九

龍城的啓德飛機場，深水溝的兵房，荔枝角的油池，都已經被炸……

益齋

（脫口驚呀）哎呀！那怎麼辦？那怎麼辦！廠裏不知怎麼樣了，我打個電話去

問問……（一面迅速跑去打電話）

海燕

（看見大大咧咧色慘白，含着淚，有點氣促，就心地低聲安慰她）大娘，您，您

不要怕呵，您心裏定一點……

（阿翠偷偷在哭着，張媽在低聲撫慰她）

益齋

（外面在隱隱的飛機聲中，雜着一片隱隱的市民喧鬧聲）

（匆遞中撥了三次電話）……每次撥五個數字……但都一點聲音也沒有，空叫着）

喂！……喂！……喂！……（更覺心慌，直奔慕華，邊說）糟糕！廠裏三個電話

慕華

都打不過！是不是電話線已經炸斷了？——剛才……剛才魯易士還說什麼？……

他說，他說總督跟許多官員，都沒有時間可以來參加我們的議會……（聲音酸楚起

來）他們要我們原諒……

益齋

（愛麗傷心地哭出聲音來）

（頻倒地——自語）唉！……這個怎麼辦呵？……（一面跑去慰愛麗）

（外面的嘈雜聲更紛亂——衆人反應）

（海燕匆匆同母親到裏面去整理東西）

（子和「神往」於飛機聲，趁父親不覺，偷偷溜上樓去看九龍城的轟炸）

（肥仔也溜下——到前面賬房裏去報訊）

（阿昭跑到欄前向外想張望日本飛機，但被張媽拉回，和阿翠三人聚欄上計議着如何想法逃回鄉下去）

慕華：（被愛麗一哭，和看見家人慌亂的樣子，好像清醒了一點。他意識到自己是這個家庭的中心人物，實在不應該如此之失魂落魄，而強自鎮定，硬壓着自己內心的悸動，用不自然的聲調安慰愛麗）愛麗……愛麗，你不要哭，總督他們沒有時間來，甚至所有的親戚朋友都不能來，也不要緊，祇要我們家長跟介紹人，在婚書上簽了字，蓋了章，也是一樣的。

愛麗：（覺得自己的終身大事，竟落得如此草草下場，一向逞強好勝的她，不免於心不甘，而更傷心地哭着，——這使益齋和子璇都亂了手脚）

益齋：唉！你你你，你不要哭囉，你越哭我心裏越亂……

愛麗：（搥）搥身，傷心地抽噎着，用手絹揩一揩清涕）……

（電話鈴又響，子璇慌忙去接）

子璇：（匆急）哈囉，誰呵？（對方說出自己姓名）呵呵，（對方述事變，問知否）唔唔……唔唔……知道了，這裏完全知道了！（對方述炸九龍，炸香港）唔唔……管理處沒什麼吧？（對方答沒什麼）呵呵……銀行跟貨倉，還有那些店怎麼樣？（對方說也沒什麼）……沒什麼，那就好了，（對方問慕華起床未）爸爸老早已已經起來了……

慕華：（緊張與熱心地傾聽着，知無事，始稍安心）誰？

子璇：（對電話）你等等呵。（對父親）是總管理處金祕書。

慕華：你……你叫他立刻召集所有的經理跟司理，在總管理處開會，人齊了打電話過來！

子璇：呵。（對電話——急促地）噫，這樣啊，我爸爸叫你馬上召集所有的經理跟司理們在總管理處開會，人到齊了就打電話過來。（對方問沒別的事情嗎？）沒別的事情。（放下話筒，正要走開，電話鈴又響起來，又接聽）哈囉！（對方問是不是老宅）……是的。（對方問是誰）我是三少爺啊！（對方說明自己，並云戰事已起）呵……是呵！已經打起來了！

慕華：是新宅嗎？

子璇：（對電話）等等啊。（對父親）是新宅——十一奶。

慕華：

（立刻跑過去，接過電話）喂，我老爺啊，那邊沒什麼吧？……（對方答說沒什麼）呵……（對方說害怕死了）……不要怕，有什麼好怕？……你叫，你叫大家

不要驚慌，孩子們不要讓他們跑出去……（對方撒嬌，要慕華即去，慕華的神態

既難過，又尷尬）我……我回頭就來……（對方不依，慕華厭煩地加重語氣）我

回頭就來啊！（不管對方如何，拍地將電話放下）

益齋：

（匆急地衝過來）我再打打廠裏！（去撥電話）

海燕：

（較低聲）阿翠，你姊妹在哭！

（較低聲）阿翠，你去陪陪她！（推她去）

（阿翠猶豫了一下，但立即進去了）

（飛機聲較響，遠處接續着存轟炸聲，外面人聲雜着紛馳的各種車聲，情形顯得

更加紛亂……）

益齋：

（海燕與阿昭，張媽等由欄上退入廳中）
喂，喂！……喂，唉！……（又一次打不通，焦急地再撥另一號數）
（諸人正惶然愕顧中）

（突然，那面如死灰，惶駭萬狀的丁少庭跌衝着奔上來——）
少庭：（喘息，嚷叫）先生，先生！

益齋：（知事不妙，驚問）怎麼怎麼？！

少庭：先生……不得了，不得了！

（太太聞聲從裏面衝出——）

益齋：怎麼怎麼，你說呀！

（子和從樓上倉皇奔下來——）

少庭：何經理從……從九龍打電話過來……說……說我們的廠中了燒夷彈……（幾

乎要哭出來）全部幾乎都燒光了！……

益齋：（大驚）呵！真的？

少庭：（說不出話，點一點頭）何……何經理幾乎連性命也送掉了……同時，同時因為

今天全體放工，工人一個也不在廠，所以，所以全廠的貨物，一點都沒有搶救出

來！……

益齋：（狂亂地）呵！天啊！這是我全部的生命財產，我完了，我什麼都完了！呵……

（絕望之餘，不覺想到死——帶着哭聲）好……好！……我反正活不成了，我

去跳在火裏讓它一起燒掉！（立刻推開諸人向後奔——）

愛麗：（追阻）爸爸！爸爸！爸爸啊！……

少庭：（同時追阻）先生，先生，你不能啊！先生，先生……

（益齋奔下，愛麗與少庭也追下——）

子璇：（守衛追——）哎呀，這怎麼得了！（立刻也追下——）

愛麗：（已下，追中）爸爸！爸爸！……

子璇：（已下，追中）愛麗，愛麗！……

愛麗：（全前）爸爸——……

少庭：（全前）先生，先生啊……

（聲音越去越遠——）

（阿翠又從裏頭出來——）

（除了大太太，大家差不多都擁向下樓處的那一面。——大太太因過受刺激，心臟病突作：面如白紙，喘着氣，捧着心，撐到沙發處，已不支而昏萎於桌前的地上，海燕回首——）

海燕：（驚呼）哎呀，大娘——（邊往扶）

子和：（聞聲，敏捷地回首）哎呀，大娘！（邊往扶）

張媽：哎呀，太太——

慕華：怎麼，怎麼又——？

（諸人均先後圍集）

海燕：（把手袋放桌子上，邊與子和扶掖太太中）快追三少爺回來——

（阿昭開而飛奔——去）

慕華：快！快！

阿昭：（衝下扶梯口，一路叫去）三少爺！……三少爺！……三少爺！……

海燕：……就這沙發上……

（海燕和子和、二太太、張媽等，把太太扶着躺在左邊的沙發上——）

慕華：怎麼又——唉，嘖嘖嘖……（上前摸太太的額）

（海燕在把太太的脈搏——）

張媽：（一向對太太感恩知遇，親切有如再生慈母，不禁憂急淚下）呵……太太……

海燕：（覺得脈息雖遲緩而微弱，但仍在跳動，稍稍放心，又替太太解除領次的紐扣

——面對張媽）你去絞把手巾來。

（張媽立刻應聲進去了）

慕華：這個老毛病啊——（捂着頭，在注意梯口）

海燕：（焦灼地）三哥怎麼？……

（張媽很快地送一把手巾上來——）

張媽：四姑娘。

海燕：（接過手巾，覆在大太太額上，一面輕聲叫）大娘，大娘——

慕華：（見大太太毫無聲息，焦灼地跑向樓梯次去，剛上台階，就看見他們在上來了）

好了，好了，來了來了。

（子璇和阿昭匆忙地奔上來——慕華陪着過來）

慕華：你媽的心臟病又——

（子璇到母親前，先看一看，立刻替她把脈搏——）

子璇：（覺得大家圍得太擁，阻礙空氣的流通，帶着喘息說）大家不要圍得太擁。

（各人略略散開；子璇定下心把脈；各人鴉鵲無聲，緊張地注視着病人和子璇的

神態）

慕華：（低聲問）不要緊吧

子璇：（正喘息，而且在把脈，感動了一動腰袋，暫時沒有回答，子翻看母親的下眼皮後）還不十分要緊。（站起）讓媽媽到——（看上樓不方便，看到右邊的房門口）到床上去躺着。

慕華：好，那麼——（一時不知如何扶她進去法）

子和：（他覺得惟有自己氣力最大）讓我來——（即行前，由海燕與二太太之助，將大太太抱起）

海燕：（與張媽）開門開門！

（張媽迅速地往開門，等在門口）

子璇：到裏頭一間！

海燕：（緊接着開照張媽）開裏頭的門！

（張媽回進去，子和即將大太太抱入，子璇、二太太、海燕、慕華，都跟進去）

阿昭阿翠也跟至門口——

慕華：（在門內回頭）不要都進來！

（於是阿昭阿翠留在門外，張媽也戀戀不捨的回出來，緊接着海燕匆匆出來沙發上拿了兩個紫墊又回進去）

(子璇從房裏衝出來，略一頓，關照阿昭——)

子璇：去弄杯開水來！

(阿昭應聲回奔裏面去；子璇也直奔上樓)

(飛機聲)

(阿昭緊接着很快地拿了一個熱水壺和一個玻璃杯，匆匆從後面出來，匆匆到右邊房裏去)

(子璇從樓上拿了一副診病的聽筒，一兩瓶藥物，一個醫生用的手提小皮箱，匆匆下來，匆匆奔入右邊房裏去)

(飛機聲夾着遠處爆炸聲——)

阿翠：(惶然而泣)媽，我害怕……

張媽：(撫慰之)不要怕，有媽跟阿昭，還有四姑娘在一起，怕什麼！不要怕呵？……

(阿昭從房裏回出來，輕輕將門帶上)

(老麥帶着喘息，匆匆從樓梯下跑上來——他是一個粗豪而健康的男子，穿着一套樸素的厚呢西裝，青黃色的絨布襯衫，沒有打領帶，也沒有戴帽子，臉紅紅的，頭髮從沒有上過瓦士林，也有點蓬亂；臂下挾着一個裝滿了文件的，黃色的舊公

事發：他跑得氣喘吁吁，滿頭大汗，一見諸人，都是素熟的——

老麥：哈囉，阿昭！

阿昭：（興奮地迎前）麥先生！

張媽：（差不多同時，親熱而較低聲地）麥先生。
阿翠：（差不多同時，親熱而較低聲地）麥先生。

老麥：喂，張媽！……

阿昭：麥先生，你們報館裏沒什麼吧？

老麥：沒什麼——香港這邊根本還沒什麼，——四姑娘呢？

阿昭：（宗意在右邊房）在裏頭——剛才太太昏過去了。

老麥：呵？

張媽：（海燕開了一點門，探頭出來——）

老麥：（做樣地看見了）海燕！

海燕：呵，老麥！（忙關好門，很快地過來）

老麥：太太怎麼樣了？

海燕：已經清醒了一點。——你怎麼等到現在才來，真把我急死了！

老麥：你聽我說，我——（仍有點喘息——才透不過氣來）

海燕：（緊接着，急促地）你跑得這麼累，坐坐坐——（一面推他去坐）

（老麥坐落在左方的沙發上，海燕也坐落右邊的沙發——阿翠、張媽、和阿昭，圍站在海燕的旁邊和後面）

老麥：（剛坐下）我到啓德飛機場去調查了一下之後，坐「的士」趕到尖沙嘴，碼頭上已經有很多差人守着——普通的人，沒有特別「派司」都不准到香港來；結果我祇好雇了一條小汽船，偷渡着過海，這樣一來，自然就耽擱了很多時候。

海燕：那麼飛機場到底炸得怎麼樣？

老麥：有八九架飛機在那兒燒，還有一架剛起飛的被打落在海上；另外兩架民航機，跟一架練習機，沒有被炸到，正由很多工人，好像螞蟻抬蜻蜓似的，從飛機場推到田野裏去躲避……

海燕：死傷怎麼樣？

老麥：那慘哪！日本仔簡直是亂投彈，光是客家村那些貧民就被炸死了一百多……

海燕：還有其他的地方？……

老麥：其他的砲聲裏滿是別人去逃命而其勢要趕着回來發號外稿了——也來不及走那麼多

地方……

海燕：你到報館之後，得到什麼新的消息沒有？……

老麥：消息可太多了！——今天早上，日本在香港的一百多個第五縱隊，已經被香港政府逮起來了……

海燕：呵……

老麥：（略接着）同時還封了他們的機關報跟漢奸報，有——（屈指而數）香港日報、前華日報、天演日報、自由晚報、新晚報，而且連那些所謂負責人也已經被逮起來了！

海燕：（興奮地）想不到他們也有這麼一天，那真是太痛快了！

老麥：是啊！（轉而嚴重地）還有，還有很多不好的消息，我剛才想打電話給你，又怕電話裏不便講。

海燕：（緊張）怎麼樣？——什麼消息？

老麥：今天早上，敵人在上海的黃浦江裏，開砲轟擊英美的兵艦，要威迫他們投降；同時敵軍已經衝進上海的租界！

（阿昭與張媽等面面相覷）
老婆：今天早上，不祇是香港，同時夏威夷、菲律賓、馬來亞、星加坡，都有敵人的飛機去轟炸！

海燕：啊！

老婆：最慘的是珍珠港，在今天早上敵人向英美宣戰以前，因為沒有準備，被敵機去襲擊，海軍跟空軍，都受到很嚴重的損失！

海燕：（脫口驚呼）哎呀！（一面不自覺地站起來）這樣一來，整個太平洋，簡直是天地翻地覆了嗎！

老婆：而且是，（跟着站起）全——世界天翻地覆了！
（阿翠駭然假近母親）

老婆：（不安而興奮地踱向後，又重回頭）這真是一個非常的時代！——這是民主陣綫跟法西斯最後清算的日子了，我們雖然覺得驚心動魄，但是同時也應該覺得非常興奮！

（海燕也在興奮與不安中行離沙發前——阿昭與張媽母女也略略後退）
海燕：文化界的朋友們，大家的意見？……

老麥：大家決定從各方面鼓勵僑胞協助香港政府。希望能夠展開中英合作的大香港保衛戰——我們的社論是：呼籲各個民主國家，共同組織同盟軍的參謀本部，統一指揮，加強作戰的力量，希望在美太平洋這新展開的戰爭之中，以給予日本以一個迎頭的痛擊！

海燕：對的。不過就香港這樣的環境來說，最糟的是沒有一個後方，九龍的新界要是給敵人遮斷了，不能跟我們的軍隊取得聯絡，那麼香港立刻就要成爲長僑死島了，所以要守，要守！

老麥：是啊，我們也早已估計到這一層。現在是這樣，我們除了做我們所應該做的工作之外，另一方面，還得準備着如何應付所有可能發生的危險！

海燕：對的。

老麥：我剛才還得到一個非常嚴重的消息……（看一看廳中沒有外人）現在從深圳跟元朗那邊來進攻的敵兵，一共有三萬多人，可是英軍跟印度兵，再加上加拿大的志願軍，一共不過一萬多人，所以聽說英軍馬上就要撤退到荃灣跟大埔這一帶！

海燕：哎呀，那不是離九龍已經很近了嗎？

老麥：是啊！

海燕：（驚心）那怎麼得了！

老麥：（緊張而祕密地）根據大家的看法，九龍在這三天之內，恐怕就要失守！（阿昭與張媽等，必驚胆戰地圍近來聽）——要是日本兵一衝進九龍，那麼我們那些幹文化工作的朋友，每一個都是抗日份子，立刻就要遭受到很大的危險。

海燕：是啊！那怎麼辦呢？

老麥：（決斷而緊張地）現在唯有趁着還可以偷渡的時候，馬上幫忙他們退到香港來，然後再想辦法——不過……朋友這樣多，九龍的地方又這樣大，而且他們多數都有老老小小，光是我一個人過去，恐怕還是不行的。

海燕：我去，我跟你一道去好了。

老麥：好的。不過我們最好能再找一兩個人，一個到九龍，一個到深水埗，一個到尖沙嘴，這樣分頭去找他們，就可以快很多了！

海燕：可是……

老麥：（緊接着）在那邊的人，名單跟地址……（在西裝裏袋中摸出一張名單）我都抄來了。

海燕：（接過名單中）不曉得還有誰能夠一道去呵？

(隱隱仍有飛機聲與轟炸聲)

老麥：我已經問過幾個人，有的是船隻太小，有的是實在也太笨。

海燕：我想想啊……(在緊張而焦灼中的沉吟)

阿昭：(在他們談着過海的艱辛時，他已經注意到自己也可以去，至此興奮而微有點呼吸急促)和有點怕自己不夠「格」地說)四姑娘，讓我一道去好不好？——我九龍那邊的地方非常熟……

海燕：(覺得自己一時糊塗)啊！我拚命在想外面的人，就沒想到你，你願去當然是太好了！

老麥：好了，那麼我們就不必去找別人了。(拿起公事袋)而且阿昭去特別好，你不知道，今天碼頭上那些個「爛仔」，趁地方上一亂，簡直利害透了，阿昭去對付起來，一定可以比我們有辦法。

海燕：是啊！(也向桌上拿了手袋)

老麥：(看手錶)我們馬上就應該過海了。

海燕：(把名單遞給老麥)走吧。

老麥：(邊行中)到那邊怎麼去找他們，我們在路上再商量。

海燕：好。（匆匆想進房去一下，但有幾種理由立刻又使她折向張媽）你回頭告訴我媽一聲，叫他不要耽心呵。

張媽：呵。

（海燕行——）

老麥：（對張媽與阿翠）再見！

張媽：再見，麥先生。

阿翠：（低低地）再見。

（阿昭和阿翠互相戀戀地望了一眼）

海燕：（在瞬間看見了這情景，會心地走向阿翠前，匆遽而濕漉地拍拍她）不要緊的，不要怕呵。

阿翠：（嬌羞地頷首）……

（於是三人匆匆下樓而去）

（當張媽和阿翠正走向房門處行來時，突然，那煩燥不堪，與感到焦頭爛額的慕華，從房裏開門衝出來——他脫下那件已經脫下了大半的晨襖，「目中無人」的向張媽拋去——）

慕華：沒有電話來嗎？

張媽：（惶恐地）沒有。

慕華：（不看誰——厲聲）去拿大衣跟帽子下來！（行）

張媽：呵。（匆匆上樓）

慕華：（也不再對阿翠發生什麼興趣，一面在向前行來，一面略側轉頭厲聲命令她）叫他們跟我預備汽車！

阿翠：（也惶然地）呵。（返身奔下樓）

慕華：（愁眉深鎖，不自覺地搖搖頭，嘆了一口氣）唔……（受了種種憂煩苦惱的環攻，他也幾乎要瘋了，在沙發邊的桌上，向銀烟盒裏拿起一枝香烟，正刁在唇上，要想點吸時，忽聽見樓梯下益齋父女等在哭嚷着上來，——這無疑又是來增加他的煩惱；不禁恨得把那枝香烟重又用力扔在桌上，走向沙發的右邊去站着，替着手，咬着牙，忍着一肚皮的氣，在靜待事態的發展）

愛麗：（在樓梯下扶着益齋上來中——哭着）爸爸，爸爸，你不要這樣啊……
少庭：（同上）先生……您想開一點吧……這，這也是沒有法子的事體啊……
益齋：（同上——傷心地叫喚）……

（益齋和少庭，愛麗的頭髮都很凌亂，面部也都變得十分憔悴；——特別是益齋，他的長衫馬褂上還粘了好些灰沙，好像是曾經躺在馬路邊上打過滾似的；少庭也是氣喘如牛，愛麗也已哭得像個淚人兒；這三人扶着狼狽不堪的益齋上來——）

益齋：帶顯然已經被刺激得神經失常了——（剛上梯口，即喘着氣）我……我要找慕華……

（慕華祇當沒有聽見，不屑地斜看了他一眼，仍不屑地回過頭來）

（張媽從樓上匆匆拿大衣和帽子下來，見狀駭愕地去候在慕華的旁邊）

益齋：（從紛亂中看見慕華，一面衝過滾，一面叫——二人也扶着他過來）慕華兄！……慕華兄！……（到了沙發中間的桌前）請你告訴我，請你告訴我！我現在還活得下去嗎？……

慕華：（厭惡，不答）……

（阿翠從下面奔上來，見空氣的嚴重，不敢直告慕華，祇得偷偷告訴母親）

張媽：（低低地，而也惴惴地代為轉達）老爺，汽車已經預備好了。（同時又惴惴地遞衣帽給慕華）

慕華：（奪過來，將大衣搭在手灣上——仍是誰都不看一眼；而且面部的神情顯得更加令人難堪）……

（張媽和阿翠退後去，遙立着）

益齋：（根本已經糊塗了，並不知道慕華這時是什麼態度——在潛意識中，也許以為他還是「知己」，或是一「親家」，而盛淚俱下地）慕華兄！……慕華兄！……我辛辛苦苦掙扎了幾十年，費盡了心機，用盡了氣力……甚至不惜昧着良心，利用權勢去侵佔人家的財產……又甚至不惜違背國家民族的利益，冒着那樣大的危險，在走私漏稅……

少庭：（焦灼煩苦地）先生，先生，您說這些幹什麼呢！……

（房裏的子和與二太太已和到前面去的肥仔，都絡繹上來聽，——連在場的張媽和阿翠，五人疏落地散佈在他們的後面）

益齋：（對少庭的話根本沒有聽見——持續着上面的語氣和情緒）……而現在為的是什麼？……為的是什麼？……啊！全部都給炸完了！……全部都給炸完了！

少庭：不會都炸完燒完的，先生，您——

益齋：（頹然地對愛麗與少庭）你們要我活下去？可是我活不下去……（對慕華）我活

下去還有什麼意思嗎？啊？……（睜着眼睛望慕華）

慕華：（眼裏逼了逼，忍着氣，尖刻而冷冷地）你說完了吧？

益齋：（不知所答）……

慕華：（覺得站着聽本來就是多餘的，即掉頭大步走）——像有一陣威烈的風；後面

散立着的人立刻都退讓在兩旁，留出一條「大路」來；他逕向樓梯口跑去，下）

益齋：（對慕華的走，已經「不甚了然」……但在模糊之中，尚可，感到這是一種莫大

的刺激！）

愛麗：（使自己傷心的，第一是滿望慕華能對父親加以一番安慰，却想不到他竟是如此

之冷酷；——在她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看到人生中有這樣殘酷的面目；第二是想

不到自己一向引為自傲的一切，竟是靠父親用這種卑劣的手段去換來的；——在

她有生以來，她還是第一次知道人生所真實的時竟是如此之醜惡；這些都強烈地

傷害了她的自尊心，而在無限的痛苦與羞恥中悲泣着）爸爸……爸爸……爸爸……

益齋：（用右肘撐着去地，不看她）我不是你的爸爸，……你的爸爸（吸氣）已——

經——死——囉！……

——幕——落——

第三幕 和平攻勢

時間——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七日下午三點多鐘。

人物——

(以出場先後爲次序)

阿一翠

阿六昭

江子璇

張一媽

老麥

二太太

管洪
江海燕

曹愛麗

柳夫人

江慕華

魯易士

聯軍
 王少輝
 曹益齋
 譚子恒

背景

現在是香港戰事發生後的第十天。所有關於結婚的佈置，已全部移去，——甚至連一點點的痕迹都沒有；更由於戰爭破壞了生活的秩序，因此廳中的情形，讓人看上去幾乎不相信這還是原來的那個所在。

從戰事發生後的第三天，主人慕華和愛麗等，即已遷往匯豐銀行的地下室；但主人的一些親戚朋友們，却看中了這房子的堅固，和上面有着五層樓，可以「保險」，又都搬到這裏來住。——這使廳中好像變了一個臨時的難民收容所。

現在因為和平的消息甚囂塵上，親友們都各回家去看看；但他們的東西還留着；我們一眼看上去，就可以知道這廳中在夜裏打了很多地鋪——有三四個已捲起靠牆邊放着，在兩三個却仍照樣敞開在地上。「神堂」中，和牆邊、鋪邊，都散放着很多箱籠和皮隱。這些落難的客人，因為去廚房裏燒東西吃太危險——

或是不方便，竟不客氣地把部份的鍋碗碟，和裝炭用的火油箱等也搬進廳裏來了。廳中略靠左方，擺着一隻前此放喜幛用的方桌子，和一兩隻紅木凳子；靠右邊的台口，放着一隻沙發和一隻茶几，茶几旁邊還有一隻凳子；其它的桌椅等，因為太阻地方，都被搬到別處去了。桌上既沒有華貴的台毯，也沒有那美麗的花插，替之的是一些實用的東西，如熱水壺、茶壺、茶杯、臉盆、漱口杯、面巾、牙刷、和因晚上已經沒有電燈而備的手電筒，臘燭碟等。應當中的大掛落燈，因被炮彈震壞，已經移去；地上堆着一些從天花板上被震落下來的灰塊，和撕碎了的大批厚稿與書籍等。……

欄外的遠處，有什麼地方還在燃燒着，漫天均勻的灰色烟霧，遮蔽得那已經西斜的太陽爲之黯然失色，——猛一看上去完全像個月亮，令人有天日無光，晝夜不分的感覺。受了創傷的太平山跟香港市，也無聲無聞地隱在這戰神所撒佈下來的，漫漫騰騰的烟霧中。

週遭非常甯靜，靜得出奇——簡直連一點點什麼聲音都沒有。這使十天來在猛烈的炮火刺激下的人們，心情上感到了一種鬆弛和疲倦。在空寂中，人們開始豎起好像突然失去了知覺的耳朵來傾聽，和睜開了久不見陽光的、朦朧的眼睛來探

索，——想知道環境上和整個戰局上究竟起了些什麼變化；再有就是以無能而又無助的空洞的心境，默對着這窗前的「明月」，已經不知有什麼叫變成地在看着這繁榮富庶的香港，逐漸被殘酷的戰火所摧毀和吞噬……

幕 啓

台上靜靜地祇有阿昭和阿翠兩人。

阿昭，衣服較十天前穿得多了一點，顏色也深了一點，——而且都是較爲敝舊的。他已把那些灰塊和紙碎，破書等，裝滿了一籬，地上還剩下一堆，他蹲在旁邊，肩上靠着一把竹掃把，左邊放着一個「擦捶」，靜靜地拾起那些被撕碎的原稿，拼湊着在看。

阿翠，顯得比十天前憔悴了許多，衣服也已換了敝舊而深色的。她放一個小竹箕在欄檻上，背側着身子，在檢摘一點「白菜心」（卽小白菜）；她不時在看看那個被戰神所劫持而變了「月亮」的太陽。

過了一會——

阿翠：（閉閉地——一半是自言自語）這些火已經燒了幾天了，怎麼還不停……燒得滿天烟霧，把個太陽遮得簡直像個月亮……奇怪！真是越看越像個月亮……

阿昭：（仍在拼湊着看紙碎，對她的話祇稍加以注意，並不回頭）這就叫做「有天無日頭」囉！（感慨地舒了一口氣）

阿翠：（也並不回頭看阿昭，隨便看看外面，聽聽左近，竟連一點聲音也聽不到）怎麼今天這麼靜，靜到連一點點什麼鎗聲也沒有……

阿昭：（仍看紙碎）剛才四姑娘說，又是在講和了……

阿翠：哦？——

阿昭：不曉得究竟怎麼樣……

阿翠：（菜已摘好，將一些黃葉拿起，和拿着竹篋在窺着裏頭的菜——越看越不相信它會那樣貴，走到阿昭的旁邊給他看）打了十天仗，這幾條菜要賣一塊多錢，你信不信？……

阿昭：（歪頭看了一眼——表示當然相信）哼……

阿翠：（嬌憨地）而且還買不到吶……（將黃葉扔進撒拉籠，見阿翠仍在看那些紙碎）你在看什麼？

阿昭：（略偏一偏頭，見沒人，親切地）四姑娘寫的文章，嗚——（以手中兩三塊拼在一起的紙碎示之）

阿翠：（惋惜地）哎呀，她那樣辛辛苦苦寫的東西，這樣來撕掉它……

阿昭：是啊！（嘆了一口氣）唉——！有什麼辦法——！（一面站起，仰望一下天花板）

那些個砲彈真厲害，震得滿屋子都是……（一面用竹帚把把灰塊掃進鏊裏）

（子璇背後揹着一頂鋼盔，穿着一件黃色的晴雨兩用的「乾濕襪」，臂上繡着一條紅十字的臂章，手裏提着出診用的皮嚢，匆匆從下面上來——）

阿昭：三少爺。

子璇：我媽怎麼樣？

阿昭：還……還好，太太在裏面。

子璇（行，一面看地上空地舖）那些親戚回去了？

阿昭：他們說回去看看……

（張媽拿着一個淘米的竹箕，從後面出來，見子璇進房——）

張媽：聽說老爺他們也要回來了，廚房裏問是不是要多煮一點飯？

阿昭：等一下再說吧，現在不過三點多點……

張媽：唔。（把竹箕隨手交給阿翠）你這菜拿去給你妹妹洗，還叫他們等一會。

阿翠：呵。（拿了東西進去）

張媽：（看見地下亂糟糟）老爺就要回來，那麼這些地舖要不要收掉它？

阿昭：（掃好了地，預備進去中）我看隨便把它捲在邊上就算了。

張媽：唔。

（阿昭拿着掃把和竹籬、撥錘等進去。張媽開始將兩三個敞開着的地舖捲起，把臘燭碟，臉盆，漱口杯等拿去放在酒櫃上，又拉拉好沙發和桌子凳子等……）

（老麥挾着一大包稿件，神色有點倉皇和不安地匆匆跑上來——）

老麥：張媽。

張媽：麥先生！

老麥：（抑制着內心的不安——和竊地）四姑娘……在家嗎？

（阿昭見老麥，匆匆出來——）

張媽：（和竊而抱歉地）呵，她，她出去了。

阿昭（親切地）麥先生！

老麥：噯。

阿昭：四姑娘出去有……半個多鐘頭了。

老麥：她是到——？

阿昭：她僵了幾個洗伙，拾了一些米跟罐頭，去送給九龍過來的那些先生們……

老麥：（欣慰地）呵，那好極了。

阿昭：她大概馬上就要回來的。

老麥：呵——（把稿子放桌上讓緊張的心情暫時寬弛一下）

（二太太從房裏開門見老麥，歡然走過來——這十天來使她顯得相當憔悴，頭髮也有點蓬亂；她穿的是一件深藍色駱駝絨裏的長袖旗袍。）

二太：呵，是麥先生。

老麥：（熱切地）伯母。——這幾天打得這麼兇，您受驚了吧？

二太：（慈靄而困倦地）還——好。

老麥：江先生們——？

二太：他們在匯豐銀行的地下室，還沒回來呢。

老麥：您好像沒去避麼？

二太：噢，我因為要服侍大太太，所以沒有去。

老麥：其實大太太最好是住到醫院裏頭去……

二太：本來也這麼想，可是聽說日本飛機老在炸醫院，所以又不敢去。

老麥：呵，那到是……好在你們三少爺自己是醫生，還……

三太：不過他也忙得很。

老麥：（誤會以為子璇還在執行自己的業務——微感驚訝）他？——

三太：他從開戰那天起，跟其他所有的醫生，都被政府召集去工作。

老麥：（也想起了）呵——是的。

三太：他現在被分派在聖約翰救傷隊裏服務，一天最多也祇能回來一兩次。

老麥：唉，在這時候生病也真是麻煩……

（海燕匆匆從下面上來，——她流着汗，頭髮有點蓬亂，容色也有點憔悴；她一見老麥，有在苦難中，多見一次好一次的親切之感）

海燕：呵！老麥，你來了？

老麥：（歡欣地）噯。你給他們送米去啊？

海燕：是啊，不然他們大大小小幾十個人，怎麼得了！（一面用手絹揩汗，一面去桌上自己倒茶）米已經漲到兩百多塊錢一包，而且根本還買不到！（喝了一大口茶。

——從開戰以後，她因為無形中負有內外許多人的安全，這一種責任心在支配着她，使她逐漸變得果敢粗豪，動作也很緊張敏捷）

老麥：（恢復了初來時的倉皇和緊張）你知道不知道，香港這邊已經有日本兵登陸了！

海燕：（來不及將茶喝完，即將杯放下去）是呀，我也聽見說，到底怎麼樣？

老麥：（諸人圍前來聽——祕密地）前天晚上，鯉魚門那邊的砲聲，不是很厲害嗎？就在那個時候，日本的一些騎兵跟步兵，在砲火的掩護底下，從筲箕灣同利棧的那一帶登陸了！昨天早上，聽說已經佔領了筲箕灣。另一部份，也已經在淺水灣那邊登陸。

海燕：（緊張地）啊！那麼你們報館裏怎麼樣？

老麥：現在亂得很，今天已經決定停版了！

海燕：（耽心地）可是你們的宿舍離筲箕灣那麼近……

老麥：（警惕地注意一下有沒有外人）是呀，我怕日本兵一下子衝過來，會闖進來搜查的，所以把所有的書籍跟文件，以至於幾年來所收集的材料，全部都燒掉了！

海燕：是呀，我們不能不先作準備，我也已經毀掉了不少東西……（老麥在桌上拿起那包稿子）這個是——？

老麥：（心情上感到十分狼狽和可憐）這是僅僅剩下的一包原稿，因為我和朋友們所費的精力太多了，沒到最危險的時候；實在不忍心毀掉它，你，你暫時想法找個地

方藏一藏吧。

海燕：好的。（接過來）跟我的日記放在一起好了。（一想）媽，你來。
二太：呵。

（海燕和二太太匆匆進後而去）

張媽：麥先生，您坐呀。

老麥：呵——（在桌邊的凳上坐下——腦子裏在冥想着什麼）

（張媽在桌上替老麥倒茶——）

阿昭：麥先生，聽說又在講和啊？

張媽：（麥尚未及答）麥先生，喝茶。——大前天不是聽說也在講和嗎，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老麥：是這樣的：十二號的中午，日本仔佔領了九龍之後，第二天以爲香港政府沒有勇氣再打下去，就想派人坐船到這邊來勸投降，但是他們又怕死，結果就在九龍那邊，抓了香港總督的私人秘書——一位姓李的夫人，擺在船頭上做擋箭牌，還插了一面白旗，有三個日本仔就跟着過來了，可是港督的態度非常堅決，因此他們就碰了一鼻子灰回去！

阿昭：（快意地一笑）……

老麥：想不到日本仔的心不死，今天上午又——派人過來了！……

（海燕和二太太匆匆回出來——）

老麥：（站起）藏好了？

海燕：藏好了。

（老麥喝茶——）

張媽：麥先生，您看會不會再打下去呢？

老麥：我看還是要打下去的。

海燕：（鄙夷地）哼，日本仔也真是詭計多端，向來就專門使用這種所謂和平攻勢！

老麥：這種詭計也真毒辣得很，他們想不經過戰爭的破壞，完整的吞下了香港這麼大的都市，現在領了香港這麼多年經營起來的各種軍事設備，其實那有那麼便當！

海燕：可是真有一些莫明其妙的人，還在希冀着早一點和平吶！

老麥：那種人不是標準順民，就是準備將來當漢奸的，他們一直要等吃盡了日本仔的苦頭，才會覺悟！——（淡淡地）可是等到那個時候才覺悟，也真是太遲了……

海燕：（想想覺得百感交集，不禁發為嘆息）唉！我們現在是困守在一個死島上囉！

二太：九龍怎麼會這麼快就失守啊？

海燕：是呀，（對麥）我也覺得奇怪，實際的情形到底是怎麼樣？

老麥：關於這個……首先是英國當局，過去沒有像我們中國那樣認清楚了日本仔的本來面目，——沒有估計到日本是這樣一個蠻不講理的強硬國家；也根本想不到他們會這樣快就來進攻香港。所以等到戰事突然爆發了，既沒有一架飛機，也沒有一條兵艦，光是一萬多陸軍很匆忙的起來應戰，力量自然就顯得非常單薄，……：……還有一點失策的，是過去允許漢奸跟日本的第五縱隊；在港九做半公開的活動。十號那天，英軍還在九龍市區的外圍作戰，可是那些第五縱隊，已經在市區裏搗亂，弄得前線的英軍，以為後路已經被切斷了，就很慌亂的撤退下來；甚至有兩千多個加拿大的志願軍，因為失掉了聯絡，竟做了俘虜！——這樣九龍自然很快就完了！

海燕：唉，真是太慘了！聽說我們中國軍隊，已經分三路趕來援救香港，要是九龍能多守一些日子，等中國軍隊一到，跟英軍聯合作戰，打通了大陸，那麼局面就完全不同了。

老麥：誰能想到九龍祇有四天就失守，唉，有什麼話說！（忽然想起一事）呵，我忘記

告訴你，老會他們一大家子人，還有老邱幾個孩子，那天過海的時候，因為太倉促，被頭跟衣服都帶得很少，最好……

海燕：我知道了，知道了，我媽已經理了一些出來，我馬上就要跟阿昭送去。

老麥：（欣慰）呵——

阿昭：我去拿出來。（匆匆進去）

二太：（關切地）可是有那麼多人，還是不夠的，我看讓我再去搜一些出來。

老麥：（感歎地）不過……

二太：哎，這種世界，東西留着有什麼用處，——張媽，你來幫阿昭抹箱子下來。

（張媽應聲和二太太匆匆入）

（老麥對二太太，內心起無限的感激）

海燕：（心裏老在惦念着戰爭的前途）那麼，……現在太平洋上其它一般的情形怎麼樣？

老麥：其它……其它的，英國的主力艦「威爾斯親王號」，跟「追擊號」，已經證明被日本的飛機炸沉了！

海燕：（同情的駭愕）呵？——

老麥：還有，聽說日本的陸軍現在分開四路來進攻南洋：第一路攻緬甸，第二路攻馬來亞；第三路攻荷屬東印度；第四路攻菲律賓濱羣島。另外海軍方面：有第四第五兩個艦隊；空軍方面：有一個飛行集團——大概是一千八百架飛機，都已經出動作戰了！

海燕：那情形很嚴重麼！

老麥：是啊。——將來主要的戰場，大概是在星加坡這一帶，因為敵人的第二路，聽說就集中了三個精銳的師團。而香港（發為苦笑）哼，前後都已經有敵人登陸，恐怕是首先要被犧牲的……

海燕：（失神而痛苦地）唉……聽不到一點點好的消息，也看不見一點點好的現像，……（不禁有點悽然——淚光瑩然，）老麥，你說怎麼辦呵？……

（阿昭挽着一個大包袱，張媽挽着一個較小的包袱，兩人首先出來；接着是阿翠也拿着一個包袱出來——她一邊走，一邊還急急忙忙包紮着，並即交給阿昭；最後出來的是二太太。）

老麥：（感激地）哇，這麼多呀！

二太：（有點氣喘——指大包袱）這裏頭全是被頭跟毯子，（指兩個較小的）這兩包是

大大小小的衣服。

老麥：好的，好的，那真是好極了！——（看手錶，對海燕）我馬上要趕到告羅士打行的遠東情報部去打聽消息，還是你跟阿昭去跑一趟吧。

海燕：阿昭，我們馬上就走。

阿昭：呵。（立刻背起那個大包袱，和一個最小的包袱）

（海燕也拖起那個不大不小的包袱）

老麥：我來替你拿一段路……（把海燕的包袱取過來，一直行）伯母，回頭見。

二太：回頭見。

老麥：（已上台階）回頭有什麼消息我再來。

二太：好。

老麥：（向張媽等點點頭）走了。

（於是三人匆匆下）

（二太太精神不支，手撫着額，覺得有點昏暈，又憔悴地喘了一口氣，和微微打了一個呵欠……）

張媽：二太太，二太太太累了，躺一會吧，您已經幾天沒睡好了……

二太：不……不要緊，我還得看看三少爺有什麼吩咐……（被張媽這一提醒，她當即回到房裏去）

（張媽看她進去，無意中對她表示一種崇敬和愛慕。阿翠正在欄檻上衝出了上身，斜向左邊在看什麼）

阿翠：媽，好像是老爺他們回來了。

張媽：呵？（回頭見她那樣，走過去）你當心吶，摔下去怎麼得了！

阿翠：不要緊——是老爺他們回來了。

張媽：回來了？

阿翠：好多人都一起回來了，還有那個外國人……（二人轉而注意梯口）

（梯下人聲噪雜）

（愛麗和柳夫人，二人一口氣跑上來——愛麗穿着比較樸素的大衣和旗袍，頭上用一塊素綢裹着頭髮；柳夫人仍是塗脂抹粉，穿的也比較豔麗，她用以裹頭髮的是一方紫色的花綢）

愛麗：（剛上梯口，跑得有點吃力）——

張媽：三少奶回來了

愛麗：「喂。」

柳：「（剛上梯口，也覺吃力）咳——」（以手捺着那在躍動的心，顯得嬌慵無力）

愛麗：「（行落廳中）噯，這麼亂啊？——三少爺回來了嗎？」

張媽：「回來了，（指右房）在裏頭。」

愛麗：「（對柳）我看一看子璇。」

柳：「（具深意地）Well。」

（愛麗向她皺皺鼻子，匆匆進右邊房裏去）

（另一面，慕華和魯易士已經喘息着上來了，——慕華穿着一件毛質的灰色夾長衫，戴着一頂鏽盔，拿着一枝手杖；這十天左右的戰爭，已使這位長處順境的人，驟然好像蒼老了許多；他的頰已再不是那樣紅潤，眼泡下浮起了兩圈灰黑色，鬚髮因未加修刮而顯得蓬亂，兩鬢似乎也更霜白了一點。——魯易士，穿着一套藍色西裝，藍色的麂皮鞋，戴着一頂藍色的呢帽，頸上圍着一條白絲圍巾，外面穿着一件人字呢的藍灰色秋大衣，麂皮白手套，手中也拿着一枝士的克；一向醇酒婦人，風流自賞的他，心境和外形，都和慕華有着差不多同樣的變化；更不幸的是他在敵人猛烈的砲轟，摔傷了嘴唇，和使右邊撞掉了幾個牙齒。現在他

的口上，多半被用藥布和膠帶「封」着；有時忘記已是「無話可說」，而要作甚麼申辯時，那傷口就會使他感到不可忍的奇痛……

張媽：（招呼柳夫人）太太坐啲。

柳：阿。

張媽：（迎向慕華）老爺。

慕華：唔。

（肥仔十分費勁地替主客拿着大小三個皮氈上來——張媽去幫着他的忙。阿翠進去倒茶）

慕華：（見廳中情形，十分不「開胃」——小受寸不知多少苦難與麻煩之後的怨嘆）唉！真是豈有此理，一家弄得亂七八糟，怎麼還——不搬走！（除了頭上戴着的銅盔，放在桌上，從沉溺於煩悶中，抬頭見魯與柳仍站着）Sit Down 坐坐……

魯易：（表示謝意而已）……

柳：好，謝謝……

（魯易士坐下右邊的沙登，柳夫人坐沙發旁邊的凳子——她解下那條絲巾，在抖着頭髮。阿翠用銀盤端三杯茶出來，——魯易士對那杯茶「無所施其技」。慕華

因受戰爭的刺激，她懵懵然不知在想什麼。阿翠把銀盤拿進去後，又重新回出來。

慕華：（想對張媽和阿翠等說什麼，但一時又記不起——半閉着眼睛）擾……

（張媽與阿翠注意——候命中）

慕華：（給她們不注意，更想不起）噢……我想說什麼？（忽然想起了）呵，張媽，你

跟阿翠到三樓去把東面的那兩個房間收拾一下。

（張媽和阿翠，應聲匆匆上樓）

（肥仔在揩汗和喘着氣，因未得主人的吩咐，有點不知所措）

慕華：（給肥仔看到他）噢，奇怪麼，你幹什麼？快把我跟魯易士先生他們的東西都拿上

去！（肥仔答應聲，將三個皮嚮拿起來，行向樓梯處去）

慕華：回頭到下面去把汽車上塗的泥土，都用水洗掉它；魯易士先生他們的車子也要洗

的，知道嗎？

肥仔：呵。（行了兩步，又聞慕華說話，疑為對己而發，停步猶豫——）

慕華：（拍着腳走在車旁粘着泥土，自言自語地）反正是不會打了，塗得個「嗚哩嗎

哩」，看見就不「開聲」。（見肥仔攆勁而又莫明其妙地站着）噢！這等什麼？

（肥仔慌忙走上樓梯）

慕華：（威嚴地）要收拾得乾淨，聽見了沒有？

肥仔：（悶着頭，邊應）呵。（上去了）

柳：（粵語）江伯，（普通話）要您這樣麻煩，真是太不好意思了。

慕華：（以主人的態度，熱誠地）哎——，這有什麼，我跟密斯脫魯易士是老朋友，還用得着客氣嗎？——他們根本沒什麼事情做，而且我這裏地方多得很，祇要魯易士跟你（唸「你」字時音調上存有一種俏皮的風情）不嫌棄，我歡迎你們永遠住在這兒。……

（一室爲之歡然。慕華見右邊門動，想起其老妻，注意着！——）

子璇：（從門裏匆匆出來，向慕華處行去）爸爸。（向魯與柳招呼）哈囉。

柳：哈囉。

魯易：（揚手點頭）……

慕華：（憂悶地）你媽怎麼樣？

子璇：還是差不多，——剛才打了針，已經睡着了。

慕華：啊。（看了門次一眼，放棄要進去看她的意圖）

子璇：（對柳）密斯脫魯易士的嘴，到底是怎麼受傷的？

柳：（看了魯一眼，堵着嘴，頗有怨意——但仍是那樣「嬌婉」）都是因為他不肯聽我的話囉。……（又瞟着魯——）

魯易：（幽默地搖手示意，叫她不必說下去）……

柳：（翹起上唇，示意「偏要說」）唔——（一面起立行向子璇去——）子璇哥啊：你不知道，從打仗那天起，我就說山頂區上面的住宅靠不住，要他搬下來，可是他總說日本仔沒有什麼了不起，不要緊，又捨不得那幢大洋樓跟那麼多東西，就老守在家裏不動，而且他還說——（報復而嬌媚地看了魯一眼）他的祖先是 *Druids* 遠征東方的英雄，他的血液裏有什麼優良的英雄傳統，（有點忍不住要笑了）所以他什麼都不怕！

魯易：（幽默而尷尬地向她搖手，示意「好了，好了」）……

（子璇和慕華都笑着）

柳：（騰眉烟視，又縮着鼻子唔了一下——故示執拗）我偏要說，你爲什麼不聽我的話？哎？

魯易：（無可奈何地掉過頭來，閉沒眼，笑着向後搖手，示意：「好好好，你儘量發揮吧」）……

柳：（勝利的倩笑）等到九龍失守了，日本仔的大砲，吊過來轟打我們房子後面的太平山，他還含着一個烟斗，走到樓梯旁邊的窗口去看，想不到砲聲一响，他就吓得——！

魯易：（不能忍，渾忘嘴傷，要力辯其誣，方張口出聲而覺奇痛，撫之）呵……（歪嘴吸氣作聲）嘶……

柳：（蹙着眼笑）I AM SORRY.（並不因此而減低戲謔的意興）我跟你們說吶，當他正在擺着一個滬上英雄的架子（學他當時撅着嘴，含着烟斗，虎然雄視的神態）這樣站着的時們，第一砲響起來，我以為是地震，一看原來是他的脚在打哆嗦（脚作抖狀——大家都笑了）；第二砲正打中我們的會客室，他吓得從樓梯上摔下去——不巧又含着那個烟斗，就把半邊的牙齒都撞掉了！

（諸人都笑不可仰）

魯易：（僵笑着，祇覺自己在冒汗，搖着手，摸著腦袋，一面撫着嘴，顧慮着不使自己開口——一切都還保持着他的幽默）……

子璇：那房子現在怎麼樣？

柳：轟掉了一半，還死了兩個工人（即用人），所以我們後來也不得到匯豐銀行的

地下室裏去了……

慕華：（像有什麼快意似的微笑着）在平常能夠到山頂區上去住，固然是很有面子的事情……但是這幾天，在梅道以上，可因為太接近山頂的大砲壘，前後就不知落了多少砲彈炸彈！——一向我要是知道有這種危險，也就不會老在做着要到山頂區上去住的夢了！哈哈……

柳：（給他這麼一笑，覺得他有幸災樂禍之意，——粵語）江伯，（普通話）你看，你還笑呢！

慕華：（雖微有歉意，但仍欲「珍視」自己的笑）唉！從打起來以後，我還是第一次笑呢，老實說，要不是已經講和了，我才笑不出來呢。

子璇：真的已經講和了？

慕華：（雖未得到確實的消息，但依自己的「想法」，是「一定」和了的）當然，當然是真的……其實從九龍一失守，日本第一次來勸和，就應該和平解決了的。——他們肯派代表過來，這也算給大家一個面子，和了也就算了，多打又有什麼意思，而且他們從飛機上扔下來的傳單，也再三說明日本的進攻香港，完全是爲着對付英美，替中國人解除壓迫，替中國人收回九龍跟香港——所有中國人的生母

財產，都會加以保護；這樣一來，多打幾天，多破壞一些東西，倒霉的還不是我們中國人？尤其是我們這些有事業的中國人！——（對魯）就是你們這些中立國的人，不是也要跟着作無謂的犧牲嗎？

魯易：（嘆息搖頭）表示「一言難盡」——何況「沒有話說」！……

柳：（有代答之意——粵語）咁係真嘅。

慕華：（自己在想自己的）所謂抵抗到底，這種漂亮話誰不會說？但是要抗，也得到遠一點的地方去抗，——在九龍的新界以至於廣東沿海跟內地的一帶去抗，（輕鬆地）等到我們的大門口再來抗，這還有什麼味兒，啊？——

（大家都覺老頭今天的「滑稽可喜」）

慕華：所以我的一些朋友，沒有一個主張再抗下去的，不然不但整個香港都要毀了，（不忘「風流伯父」的本色）而且你們這些摩登太太也要吓得夠瞧的了！

柳：（覺得「受之無幾」）是呀，我的心臟現在已經脆弱得很，祇要一聽見有什麼聲，就吓得卜咚卜咚的跳；我想我一定有心臟病了！子璇哥，等你有空的時候，我要你替我好好的檢查一下。

（愛麗適於此時從房中出——）

子璇：（於受不了中略窘）好，好的。

柳：（訴苦）哎呀，你不知道，躲在地下室裏什麼都不方便，我是一個愛乾淨的人，平常每天都要沖涼（即洗澡），可是現在啊……（搖手示意不必去說它）連這套衣服也已經穿了三天沒有換過，真是髒死了！

愛麗：是呀，要是老打下去，我們真的都要變叫化子了！

慕華：（爲慰二人——或是牛皮吹到自己也信以爲真）不——會的，今天怎麼也不會再打了！（背着手揚揚自得地踱向後面）

愛麗：（深信不疑，一瞬間恢復故態，——想「扮得靚靚」，到外面去「嘆世界」）那麼你還要回聖約翰救傷隊嗎？

子璇：（知有「閻令」，但事實不能不教自己遲疑着）當然，還是要去的？

愛麗：Why?

子璇：因爲戰事就算停止了，很多受傷的人跟很多傷兵，還是需要我們去醫治……

愛麗：我不管。

子璇：那麼你要我怎麼？

愛麗：我要你等一會，陪我們出去——

子璇：可是我祇請了一個鐘頭的假。

愛麗：不管，不管，我已經跟柳夫人約好了，你最少得陪我們去香港酒店吃一次西餐。

子璇：香港酒店？那裏頭擠滿了逃難的人，還容得了我們去吃西餐？

柳：怎麼不能夠呢？那位華人經理是我們的熟人，我們可以叫到賬房裏去吃，（俏皮地）——魯易士也要到那兒去「餵奶」啲。（瞟了魯易士一眼）

（魯易士的手視了一下，又做了一個怪臉；但立刻覺得嘴巴微微作痛而不響了）

子璇：（看一看手錶）那麼我們馬上就走，好不好？

愛麗：馬上怎麼能夠就走？我們得去換換衣服，收拾收拾，不要急啲。

子璇：那麼請你們快一點吧。

愛麗：（嬌美地笑了）很——快——的！（牽柳）我們上去吧。

（二人愉快地匆匆上樓）

（少庭穿着一套普通的深色西裝，手裏拿着一份戰時改出單開的報紙，忘情而興高采烈地奔上來——）

少庭：（聲調興奮而急促）哎哎，……：江先生，您知道嗎？——大家恐怕還不知道吧？聽說英軍的退守香港，完全是爲着等待我們的中國軍隊趕來援救！現在我們

的十萬大軍，已經沿着廣九鐵路線在猛烈地攻打過來；而且先頭部隊據說已經到了新界！

慕華：（興奮地）呵？

少庭：（緊接着，示以報紙——慕華因字小看不見，也就不看了）這個報紙上還說，有人在告羅士打行的九樓上，用望遠鏡看見了我們青天白日的國旗，這證明我們的軍隊馬上就要打過來了！

慕華：真的啊？

少庭：（高聲）哎——！全香港的人都這麼說，當然是真的，哪兒會是假的！所以今天日本仔來求和，完全是因為要避掉中英兩方面的夾攻。這是一種緩兵之計。剛才一個朋友說：港督似乎已經看穿了這一點，所以決定嚴詞拒絕日本的勸誘投降，一直要抵抗到底！

慕華：（前面的話倒聽得很興奮，但聽到說還要再打下去，可就如冷水澆背）又是抵抗到底？我看不至於吧！

少庭：聽說政府的憲報已經公佈了，這是很確實的消息。

慕華：唉！兵兇戰危，打倒結果，還不是兩敗俱傷！（愁苦地搖頭太息，疲倦地去坐在

少庭：（說動他，十分興奮）所以我說我們應該從樂觀方面來着想才對！——外面有很多人，已經在預備買鞭炮來歡迎中國軍隊了！

慕華：呵？（躡着，興奮地盤算着）噢，這到是……中國軍隊一到，……那麼……這個局面就完全不同了……（越想越覺頭頭是道）唔……好！好！（對少庭）我看這樣啊，我們到是應該先找好一些中國方面的關係，等中國軍隊一到，我們馬下取得一個聯絡，那麼以後我們要辦什麼事情，也就不會手忙腳亂了。

少庭：對了！

慕華：（興奮得有點不知所措）這個，這個，你馬上去請益齋兄過來，他對國內方面的關係很多，我得跟他商量商量。

少庭：好的，我就去。

（少庭興奮地匆匆下）

慕華：（吟味了一下，覺得越想越興奮——有向魯易士示威之意）密斯脫魯易士，我們剛才談的，你都聽清楚了吧？

魯易士：（點首表示聽清楚了）唔……唔……

慕華：我們的祖國，到底是地大物博，人口衆多，跟日本打了這麼五年，不但把日本仔

打得頭破血流，而且現在還有力量可以派遠征軍來援救香港，比起歐洲那十幾個被滅亡了的國家，實在偉大的多了。

魯易：（表示無限欽佩，翹起一大拇指）……………

慕華：（更豪邁地）我們的祖國，有着五十年輝煌的文化，真是一個不可屈服的民族！過去我們在東方像一頭睡着了的獅子一樣，隨便讓人家欺侮，但是現在這頭獅子醒回來了，我們一戰勝了日本，立刻就要成爲東亞的主人！（嘴說滑了，一時有點得意忘形）說不定日本將來還要變做中國的殖民地呢！哈哈……

魯易：（也忘情地笑起來，但立刻覺得嘴吧的奇痛而撫之）呵……………嘶……………

慕華：（並未注意對方的什麼）我們的遠征軍一到，說不定我們馬上就要收回香港，那麼……………明日香港的社會，就大大的不同了，（越說越「過癮」）你瞧着，那真是大大的不同了！（居然以「主人」的姿態出現，客氣地）不過我們的國家，是一個禮讓之邦，對中立國的國際友人們，所有的生命財產，都絕對會加以保護，您有我這樣一個中國朋友，必要的時候，還會不來幫忙嗎？……………

魯易：（不勝感激，起立趨前握手致謝）……………

（慕華哈哈大笑，這一笑使魯易又忘情地一笑——嘴巴又作痛了；慕華正回頭

聽什麼聲音，未加注意)

(樓梯下有益齋與少庭的脚步聲，和益齋的咳嗽)

子璇：(除了陪聽慕華的吹牛外，常在焦慮着兩位太太怎麼還不下來——這時聞聲行去一看)啊，少庭他們來了。

慕華：來了？

(益齋和少庭上，——益齋經這傾家的刺激，和十天來在戰爭中的憂急驚惶，已經瘦削到沒有人樣了；他是那樣的恍恍惚惚。眼睛深陷而有淚光，動作木呆；儘快，到不願或不敢多說話。穿的是那件黑色的舊駱駝絨袍子。簡直像一個僵屍或幽靈。少庭也變得垂頭喪氣，絕沒有去時那樣的興高采烈)

子璇：爹。

益齋：(微爲禮)……

慕華：(因自己的興奮，絲毫沒有注意到對手的什麼，熱切地)你來好極了，坐坐……

(移桌旁的凳子)坐坐……

益齋：(低低地)不客氣……見魯——似曾相識」，微爲禮)

(魯回禮——一面暗暗在驚奇益齋的變得厲害)

慕華：（對魯）坐坐

（魯坐下）

益齋：（不知怎麼，覺得自己的地位已是「今非昔比」，不安地微欠伸）您不坐？……

慕華：不，我是站慣的。（慫勸關切地）你今天的精神好了一點吧？

益齋：（在喉嚨底）好了一點。

慕華：不必再那麼焦急囉，我們中國軍隊已經打到了新界，戰事很快就要結束了。聽少庭兄說，你的廠裏還有大批的機器沒有燒掉，等地方平靜了，你有的是面子，我有的的是現款，我們還可以捲土重來，做一番大事業！

益齋：（惶然不知所措）是……是的。

慕華：（從身上拿出雪茄烟夾，分授益齋與少庭）吃烟，吃烟。

益齋：（受寵若驚，微起身接烟）謝謝。

少庭：（擋手）謝謝，我不吃。

（慕華以煙向魯遙示，魯搖手示意不能吃。少庭出打火機爲二人點火；益齋因氣逆咳嗽，但強忍之）

慕華：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益齋：（忍噙中）唔——是……

慕華：……以後香港的政治社會，都要操在我們中國人的手裏了，你在國內方面，不是認識很多有地位的人物嗎？

益齋：（內愧，可憐相地）是……是的。

慕華：（滿意。——並沒有發覺對手的_{不安}；以為他受刺激太深，應該是那樣；相反地覺得他這樣尤其需要自己以熱情來加以鼓舞）能有這樣的關係，那是很好的，你應該想法怎麼來聯絡一下，同時，同時也替我介紹介紹。

益齋：（惶愧）不過……

慕華：這個當然不是今天明天的事情，日子長着吶！要什麼應酬的話，那怕是動用個十萬八萬，都不成問題。

益齋：不過我……

慕華：錢的事情當然不用你來操心，我明白，我明白……

益齋：我怕的是……

慕華：有什麼好怕，你還會不懂得「財可通神」的道理嗎？哈哈！

益齋：（因為沒有機會講話，越來越覺煩亂不安），我……我就怕他們……

慕華：（開始注意到益齋的臉色實在不佳）怕他們什麼？

益齋：（像一個待罪的囚徒）怕的是他們……他們也許不會承認我是他們的朋友了。

慕華：（奇怪）呵？——

益齋：以前他們固然跟我很好，可是他們要是發現我很多秘密……

慕華：（緊張地）祕密？

益齋：（痛苦地自白）他們……他們會說我逃避資金；會說我在國內的走私漏稅；跟國

積居奇；還有……還有幹過很多對不起國家民族的事情……

（少庭見他又在說這一套，不覺如芒刺在背；于璇等因未前聞，更感驚愕）

慕華：什麼？你再說得清楚一點。

益齋：（更覺痛苦，含淚顫抖地）他們，他們更會說我偷運過桐油、錫砂、還有糧食，

去賣給敵人；所以，所以他們也許會罵我去槍斃！

慕華：（料不到事情會這樣嚴重，不覺失口驚呼）呵！（失望之餘，再不願和他多說一

句話——恢復了八號那天對他的厭惡）

（各人痛苦地沉默着，思索着）

（愛麗和柳夫人打扮得整齊妥貼，興沖沖從樓上下來，——愛麗穿的是全套頗爲

鮮豔的西式衣裙，——那是她婚前準備用來在度蜜月時穿的；柳夫人穿的是這套從帽子到鞋與手袋都是純綠色的，據說有「防空作用」的西式衣裙……）

（子璇迎前，想告訴她事實上已不可能出去——）

愛麗：（剛下梯口——絕未注意對手的什麼）子璇，我們走吧！（當子璇正要告訴她什麼時，她又看見她的父親了）呵，爸爸，您過來囉……（走到他旁邊）

益齋：（欲言又止）呃……

愛麗：（見父親的神色不清而愕然）您——

（子璇過去，輕輕拉開她，低聲在告訴她些什麼；愛麗故作「真的？」——「有這樣的事情嗎？」之愕願）

（柳夫人因自己與致太高，也絕未注意到廳中空氣的嚴重——她「活潑」地想誇示一下自己的服裝——）

柳：（媚笑着對魯）Honey，你看我這套衣服的颜色好不好？（等不及他表示意見，已轉而向慕華——粵語）江伯，（普通話）你看我這套衣服的颜色啲，這是避空襲的標準颜色，巴黎在德國飛機去轟炸的時候，所有最時髦的madame，差不多都穿這樣的衣服，（粵語）江伯，你睇親唔？

慕華：（根本沒有聽見她說什麼，有點厭煩地隨口敷衍着）唔唔……靚……靚（一面瞟開了）

（魯易士在抓着头。柳夫人發覺慕華對她的話不感覺興趣而有點掃興）

魯易：唔，唔……（搖手示意叫他不要太高興，又難過地聳一聳肩）……

柳：（不懂他的用意——粵語）做乜嘢啊？（轉向後，與益齋等招呼）哈囉。（益齋等「無聲」，她也不理，向子璇）子璇哥，我們——

愛麗：（匆匆走過來，焦灼地）不行，不能去了！

柳：爲什麼？

愛麗：還要打下去吶，怎麼辦吶？

柳：真的嗎？

愛麗：真的——！

柳：……Oh！我的上帝！（幾乎要哭）

魯易：（嘆了一口氣，搖一搖頭）……

柳：魯易士，你說怎麼辦呵？

魯易：（舉起雙手，聳聳肩，表示毫無辦法）……

柳：（淒切地歎魯）魯易士，我怕……我怕……（坐魯沙發之扶手上——）

慕華：（覺益齋不但無助於己，而且有害於己，即決心下逐客令；——但子媳在前，祇好強制自己裝得比較客氣）我看……我看你還是回去休息休息吧！

益齋：（悽然起立）好的。……

慕華：你好好休養，有什麼事情，我會來跟你商量的。（冷冷的語氣中，暗示着他不必再來了）

益齋：（似乎也意味到這種冷酷的作用）呵，那麼我們走了，（微與各人爲禮）再見。
慕華：再見。

（少庭陪益齋下，——愛麗追了兩三步，想向父親說什麼，但感於慕華態度的厭煩與不安，又中止了；正想向子璇提議由他去替父親看病時——）

慕華：（頹喪與懊悔地蹣跚了幾步之後——）笑問子璇）你看見過子和嗎？

子璇：沒有。

慕華：這個傢伙，一當了A.R.P.，每天祇曉得防空洞裏去趕熱鬧，簡直連家裏也忘記了！（焦灼煩惱地踱着，捏着拳環敲着作痛的腦門）唉！唉！亂得很，怎麼辦呵！……（子和穿一套草綠色有點像工衣那樣的Air-Raid Police制服，

和揣着一頂鋼盔，手裏拿着一份號外，慌張喘息地直奔上來——）

子和：爸爸，爸爸，香港政府跟日本仔已經決裂了，您看這張號外！

慕華：（搶過號外，煩惱地瞅了子和一眼，撅着嘴，眯着眼，作「關公看春秋」狀的看
着）……

（子璇、愛麗、柳夫人；都圍到慕華左右去看，魯易士也不安地站起來走過去）

慕華：（讀號外）港督嚴正表示，決心抗戰到底，——今後香港不能接受任何建議，香港永不投降……（重喚起對戰爭的恐怖）呵！那麼和平真的是已經破裂了！（
續看，遍找標題，又翻過來看，都覺失望）奇怪，怎麼沒提到中國軍隊要來的消息！（隨手將號外給子璇夫婦去看，——對子和）不是說中國軍隊要趕來援救嗎？

子和：香港馬上就要完了，怎麼來得及呵！

慕華：（更覺焦躁不安，大聲問）不是說有人看見新界那邊有我們的軍隊跟國旗嗎？

子和：（揮汗，斷然地）那全是謠言！——昨天我碰到從九龍游水逃過來的那兩個印度兵，他們親眼看見新界那邊全是日本兵麼！

慕華：（土當之餘，大感失望）哎呀！那完了完了，怎麼辦吶！

子和：（哭喪着臉，焦急地）今天日本仔也是限四點鐘答覆的……

慕華：（慌亂地）現，現在幾點鐘？

子和：已經快要四點了！

慕華：那……那馬上又要打了！（想死裏求生，焦灼地苦苦思索着，終於反撥而顫抖地）哼！好，日本人來也好，日本人來也好，反正我們是畢業家，不是政治家，日本人來了還不是照樣做我們的買賣！……這個戰爭，我看將來會變成一種種族的戰爭，日本人跟中國人，是同文同種，是兄弟，兄弟打架，總有一天要講和的！——他們對我們事業家尤其不應該有什麼爲難，他們再三聲明要保護中國人的生命財產，我本來就覺得沒什麼好怕麼！……

（魯易士看見慕華又在那兒隨風轉舵了，不覺痛苦地坐在沙發旁的凳子上，低着頭，要說什麼又不能表達……）

柳：可是馬上就要打了，不管日本仔怎麼樣，我們早已經變磚灰了！（掩泣）

子和：而且聽說日本仔今天晚上，就要從中環那一帶攻過來！

慕華：（驚慌）呵？

子璇：（焦灼地看手錶）糟糕，現在已經四點了！

愛麗：（驚慌子璇）子璇！

（慕華驚起耳朵在聽是否有戰爭發生，——肥仔捲着袖子，拿着一大塊揩布，和張媽阿翠等從樓上下來，——張媽邊行邊在掠着有點亂的頭髮。）

肥仔：老爺，房間都全收拾好了。

（慕華根本不理他，肥仔可憐地猶豫了一下，偷偷招呼張媽和阿翠，他要下樓去洗汽車——）

慕華：（已經完全忘記剛才闖照他的話，厲聲而好像要藉此發洩什麼憤怒）你鬼鬼祟祟幹什麼！

肥仔：（驚慌與哭笑難分地）下……下……下樓去洗汽車。

慕華：（暴烈地）用不着啦！

（肥仔被喝，幾乎要哭出來，連忙和張媽阿翠退立後面；——他們驚愕地在廳中各人的表情和動作上，探尋着發生了什麼變故）（遠處有飛機聲起——）

子和：（敏銳地）飛機，飛機！……

（遠處接着兩三聲轟炸）

子和：日本仔的飛機又來炸了！

愛麗：（想哭）子璇，子璇……

柳：魯易士，魯易士……

子璇：（把背上的鋼盔拉過來戴在頭上）糟糕的是現在連警報也沒有了！

子和：飛機一起飛，馬上就到頭頂上，有警報也沒有用處的！（也把鋼盔戴上）

（轟炸聲又作——）

慕華：（匆促戴鋼盔中，亂了）怎麼辦呀。我們……我們……（忽問子和）你說日本仔今天晚上要沖過來？

子和：是呀，中環那一帶的人很多已經搬走了！

慕華：（倉皇）柳，柳夫人，你跟日本方仔面的人不是常有應酬嗎？

柳：我，我認識幾個……

慕華：必要的時候，你替我介紹介紹……

柳：可是，可是恐怕他們都撤退到東京去了。

慕華：（失望）呵……那……噴，子璇，不是有幾個日本仔帶到你那兒看病嗎？

子璇：有是有的，不過現在都不曉得到什麼地方去了……

慕華：應該可以想法子找得到……

（突然遠處有飛機俯衝聲，及較響之轟炸聲接續而起，全廳驚惶喊叫，隣近人聲鼎沸；二太太也從房中奔出；——她和張媽等始終在惦記着海燕等的安全，不遠處起火，天空由灰色逐漸在變成紅色——）

（大家絡繹奔前欄向左邊瞭望）

子和：（遙指，驚呼）哎呀，炸中了銅鑼灣的火油庫！

子璇：那裏頭全是柴油跟滑機油，這怎麼得了！

慕華：嘖嘖嘖，這個損失可太大了！

子和：（指導大家的視線）你們看，你們看，那隣近的人都在逃過來了！

愛麗：哎呀！這麼多人，真是太慘了！

（飛機聲起於頂空，似有俯衝聲——）

子和：（以防護團員姿態出現——急叫）進來進來！外邊太危險，大家蹲（唸敦）低，

蹲低！

（衆人如潮水般退入，但飛機聲似已遠去，故無蹲低者）

（少庭受驚之餘，面無人色，喘息奔上）

少庭：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慕華：怎麼，怎麼？

子璇：怎麼，你說呀！

少庭：（喘息中）我剛騎車子趕出去，日本飛機來投炸彈，我差一點給炸死了！銅鑼灣車站跟英京酒家的糴米站，都炸死了無數的人，那個血啊，流得滿街都紅了！

慕華：呵！

少庭：我剛才得到一個消息——

（機關槍聲哭哭地響起來——）

少庭：（失神驚呼）哎呀，真的來了！

子璇：（驚問）什麼？

慕華：你說什麼來了？

少庭：昨天在筲箕灣登陸的日本兵，聽說馬上要衝到我們這邊來，機關槍聲這麼近，那麼真的已經是在衝過來了！

（諸人相顧失色）

（二太太與張媽等更在就心海燕等的安全）

少庭：（臨視諦聽中，忽見子和仍穿着制服）啊！你不怕死，你還穿着A. R. P. 的

制服！

（子和大驚，狂奔上樓）

少庭：很多差人已經自動解除武裝，偷偷把制服扔在街上——

（鎗闐鎗聲更響——雜着砲轟聲）

少庭：糟了！真的是來了！你們當心，也許日本住馬上會闖進來，我走了！（回頭跑）

慕華：（拉住他）不，你不要走，你，你不是會說日本話嗎。要是日本兵來了，你可以替我們對付一下……

少庭：（在驚慌中完全失去了平常的謙卑）那怎麼行，不行不行，我們先生簡直都要變神經病了，我得去照顧那邊！（急奔——）

慕華：（追）哎哎——

（少庭奔下）

慕華：（蹣腳）這小子！

（機關鎗聲又大作，諸人在惶駭中愕顧）

（子和從樓上張皇奔下——）

子和：（手裏拿着一套A·R·P·的制服，和一頂鋼盔，邊走邊叫）肥仔，肥仔！

（肥仔應聲奔前——）

子和：（把衣帽交給他）你，你去花園裏挖一個洞，把它埋下去！

肥仔：（在驚惶中，既不敢違抗，又怕因此喪命，可憐而無助地）我……我……我……

子和：去，快點去！

（肥仔仍猶豫着，機關槍聲續作）

慕華：（也已從頭上取下鋼盔）對了！我這頂也一起去埋掉！（將鋼盔加在肥仔已捧的

鋼盔上）

（肥仔簡直想哭……）

慕華：子璇，還有你的也——

（子璇迅速地拿來加在肥仔的手上）

慕華：（看肥仔怕死而趑趄着）去去去！馬上去埋掉！

（機關槍聲甚急，肥仔在戰抖中含着淚踉蹌進去。魯易士不聽柳夫人的勸阻，又

去欄前瞭望）

子璇：爸爸，我看我們應該馬上將一些有關係的東西跟文件，整理出來，趕快燬掉它，

不然日本仔進來搜查可就不得了！

慕華：（被他一提醒，才覺事情的嚴重）對了！那麼——

子璇：還有——（跟慕華稍爲走向旁邊，以避魯等的注意；子和也跟過去；子璇於隱了魯易士一眼之後，見他們確未注意這一方面，即匆匆忙忙，鬼鬼祟祟，聲音很低的說）我覺得馬上應該叫魯易士離開這兒，他的樣子很容易引起誤會，留他在這兒實在太危險了！

慕華：（被提起而心驚——也低聲）是呀！（也瞟了魯等一眼）你不提起，我幾乎也糊塗了！（但立刻又覺得爲難）可是——怎麼說法好呢？

子和：（露出了「運動健將」粗魯的本色——較大聲地）那容易得很，我來叫他們走好了！

慕華：（連忙低聲止之）你不要胡來！（思索一下之後，招手叫張媽和阿翠來，勿急地低聲告訴她們）你們去把魯易士先生跟柳夫人的東西拿下來。

（張媽與阿翠應聲上樓）

（魯易士終於被柳夫人拉着回進來——）

（愛麗爲子璇等這種措施覺得難過，但又沒有辦法。欄外的天燒得更紅了。太太太去欄前担心地張望着）

慕華：（強為鎮定，但壓不住內心的慌亂與窘態——硬着頭皮啓齒了）密斯脫魯易士，這個，這個……我看我這裏太危險了，爲着你們的安全，我想你們還是設法搬到別的地方去的好。……

魯易：（一時摸不着頭腦，在內心慌亂中，祇覺嘴巴因肌肉的牽動而隱隱作痛）……
柳：（惶急地看了魯一眼，代答）江伯，現在什麼地方不危險，而且外面炮火連天，叫我們搬到什麼地方去？……

慕華：我覺得還是你母親那裏比較安全。

柳：我母親那裏怎麼會比這裏安全？

慕華：（急不擇辭）安全，安——全，你們就去吧！

柳：（又看魯一眼，無可奈何）可是也得等炮火稍爲停一停……

慕華：不行，砲火一停，日本仔衝進來就麻煩了！

柳：（奇怪）那還不是一樣嗎？

慕華：怎麼會一樣？我一家子幾十個人都要受累的！

柳：江伯，您這是什麼意思？

慕華：（急了）唉——！你爲什麼還不明白！

柳：江伯，我真的不明白！

慕華：你要知道魯易士的樣子很容易引起誤會！

柳：（更不懂）誤會？

慕華：（更緊了）唉——！你怎麼還不懂！（指魯）他的樣子在日本仔看起來就是一個

「敵——性——外——人——」——唉——（簡直感到焦頭爛額）……

柳：（恍然大悟）呵——！（覺得他顧慮太多）可是江伯，您難道不知道他是中立國

的人嗎？

慕華：（既然經自己作這樣的說明，她還要辯，更覺得不耐煩了。）我知道，我——知

道，可是在這個亂紛紛的時候，等到弄清楚，我的家早已經遭了殃了！總之，

紅眉毛綠眼睛，在這個時候比什麼都麻煩就是！

柳：（被逼迫得幾乎要哭出來）可是他，他還受傷……

慕華：受傷更糟！受傷更像一個戰鬥人員，那——日本仔一進來，馬上就會開機關鎗來

掃射我們！

（張媽跟阿翠將魯與柳的東西拿下來）

慕華：（看天燒得那樣紅，心慌意亂）對不起，柳夫人，密斯脫魯易士，我還有許多事

情要做，還是請你們馬上就走吧，——你們有汽車，一衝就衝過去了！怕，怕什麼……

魯易：（內心既狼狽而又悲憤，至此不能忍，推柳夫人行，並揮手示意立刻就走）——

柳：（怨憤得哽咽而戰抖地）好了，好了，江伯，請您放心吧，我們死也不會來連累你的！

（二人來拿行李——）

慕華：（這時也覺自己未免太薄情了）呃呃呃，讓她們拿下去吧！

魯易：（憤怒地揮手示意不必多此一舉）……

柳：（悲憤決絕地）謝謝您，我們自己會拿！（哭了）

慕華：I am extremely sorry。

（二人拿行李，匆促而也狼狽地下去了）

慕華：（煩苦地）唉！真是——

（機關鎗聲雜着步鎗聲）

慕華：（意識到這是敵兵更逼近了，緊張地望一下樓梯口，怕他們會回上來，張皇厲聲地命令張媽）門上，門上！快一點把門門上！

〔張媽應而往門門，——二太太和張媽等心裏更覺不安〕

〔天燒得更恐怖，——遠遠地還有一種必必拔拔的爆拆聲〕

子璇：〔因魯等而延挨了一些時候，已經急得不得了〕爸爸，我們還是快一點上去整理東西吧！

慕華：是呀！手和你也來幫忙！

手和：呵！

子璇：愛麗——

〔子和先奔上，接着子璇，愛麗，慕華都在匆遽中上樓〕

〔遠處漫天火燄飛舞〕

阿翠：〔驚惶，啜泣，顫聲地〕哎呀，火越燒越厲害了！

二太：他們怎麼還不回來呵？〔泣下，出手絹揩清涕〕

張媽：是啊，已經去這麼久了！

二太：〔慈母之心，——惶然〕張媽，他們不要碰着什麼才好……

張媽：呵……〔也泣下〕……

〔砲聲與機關鎗聲又作〕

張媽：啊！

（老麥：想麼辦？想麼辦呀？……）

（阿翠尖俏聲音來——）

阿昭：（在門外）惶急地敲門——聲音雜在鎗砲聲中——開門，開門，開門啊！

（諸人因不能立刻辨出是誰的聲音，為之驚愕）

三太太：（在這一瞬間，她顯出當年的英風和胆略來）誰呀？

阿昭：（在門外）我，阿昭啊！

海燕：（在門外）媽，是我啊！

阿翠：（驚喜）四姑娘回來了！（敏捷地奔往開門——）

三太太：（驚喜——緊接阿翠的話）呀！他們回來了！

張媽：（和三太太差不多同時）他們回來了！

（三太太與張媽也迎前，阿翠開門，海燕首奔入——）

阿翠：四姑娘！

海燕：媽！媽！

（老麥和阿昭，也繼之匆遽地奔入——老麥腋下挾另一包稿和文件）

二太：我們都等得急死了！

張媽：真的等得急死了！

老麥：伯母。

二太：麥先生。（轉對海燕）——外面跟着他們向前來，外面惡魔樣。

海燕：（喘息着）外面亂得不得了，銅鑼灣大火，日本兵在衝過路，英國兵正在這兒。

架着機關鎗跟他們打，危險透了！——日本兵就要衝過來！

張媽：（全時）呵！

老麥：（忙亂地就桌上打開紙包，整理出應該燒的稿紙和文件，半面喘息而慘然地）海

燕，你快點去把那包稿子也拿出來。

（海燕應聲匆促回進去）

（阿昭在風爐旁移來一個裝炭的舊火油箱，和預備好火柴）

二太：（痛苦而惶然問）要燒掉它啊？

老麥：噫，不然查到不得了！——檢出此，盪投阿昭，馬由燒掉它。

（鎗炮聲在繼續着——）

（阿昭和阿翠，張媽等，手抖着，幫着把稿子和文件燒起來——）

（海燕抱着一包稿子，和一包照片與一包夙本精裝的日記，慙慙而也匆匆地拿到桌上來，老麥拆開稿子，捧着行到蹲着的阿昭等旁邊；——海燕在拆開日記和照片）

阿昭：（要向他接過來）這個也？——

老麥：（本能地覺得不忍，慘然翻着，半對海燕，半屬自語）這是我五年來費盡心血的
作品，現在要燒掉它，呵……（含淚地）這等於燒掉我五年來的生命！

海燕：（淚下）……

老麥：（翻起下面的一疊）還有這些是朋友們無數的心血……（更覺慘然）都還沒有出版，以後到什麼地方去找呵……（隨手頹然地交給阿昭）

海燕：（捧着日記與照片走過來——哽咽地）這是我……八年來的日記，跟一些照片……
……阿翠，也燒掉它……（阿翠痛苦而遲疑地接過去；海燕不能忍，哇的哭出來）

呵！我難過，我難過！

二太：（也萬分難過，過去扶着她）孩子，孩子……

海燕：（伏母懷）媽……

老婆：（硬壓制着自己的感情，理智地，）海燕，不要這樣，祇要我們還活着……活着比什麼都重要！現在是性命第一，明知難過，也祇好燒掉它！

海燕：（離母懷，見大家還遲疑着不燒，咬咬牙，堅決而無戚容地）不要緊，你們燒好了，快點！

（在鎗砲聲中，鄰近突起一陣很多粗重的脚步底奔逃聲——）

老婆：（機警地傾聽着）不得了！怕是——

海燕：弄熄火，弄熄火！

（諸人撲滅火）

海燕：（幫着將稿子和日記等全扔入火油箱中，對阿昭）你馬上拿去後面撕碎，扔在裏面！

阿昭：啊！（端起火油箱奔入後面）

（機關鎗聲更烈）

（砲聲更響）

（子和與子璇，捧了許多文件和照片，紀念物等，先後從樓上奔下來，——子璇匆遽地到酒櫃上除下慕華那副畫像，二人又匆遽地奔入後面）

(欄外火後捲得更高)

(人聲鼎沸)

老麥：(感觸萬端，慘痛地)可憐的是我們現在祇有等死，一百七八十萬徒手的僑胞，都祇有白白的等死！眼看什麼都要毀滅了，這真是殘酷的教訓呵！

(強烈的飛機俯衝投彈聲接連而至)

(強烈的爆炸聲接續而起)

老麥：(在強烈的各種聲響中嚷着)但聲音竟是顯得那樣微弱！被炸得飛樓來這一帶投彈了，大家避在邊上，避在邊上！(走向牆邊，海燕跟着)

阿翠：(哭)夾在老婆叫嚷聲中喊)媽呀！媽呀！

張媽：(空前)孩子，孩子！(極度驚慌中抱着她)

海燕：(從牆邊衝去拉她們)你們到旁邊來，到旁邊來！(哭)

(同時，樓上的慕華與愛麗，後面的子璇與子和等，先後慌亂地奔集廳中)

太太：(不得可)！(拉海燕)我們進去看火太太！(與海燕入房)

愛麗：(奔投子璇)哭喊着)子璇，子璇，子璇！

子和：(面無人色，大叫)臥倒，臥倒！

(子璇與愛麗，慕華，撲向路邊，蹲下)

(本樓的上層中，強烈的火光再次激射，連續着的爆炸聲如天崩地裂，全座樓宇爲之震動，天花板上的灰塊和灰塵漫空墜下……)

——幕落——

第四幕 百年血祭

第一場

時間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聖誕節 傍晚

人物

(以下以出場先後為次序)

曹愛麗

張火媽

阿言翠

江海燕

阿真昭

仁林太

江子璇

江慕華

龍君

賴声

灘山

浪兵——甲、乙、丙。

江子和

老李

背景

現在是香港發生戰事後的第十八天——也即香港全部陷入敵手的一天。住在這廳中的親戚朋友們已經回去了；地上的一些地舖也已經撤去。但因為這一整天的流言太多——「驚人的消息」太多，從主人到用人都被這些消息吸去了全部的注意力，誰也沒有想到「認真」把廳中整理一下，所以顯得相當的凌亂。那隻方桌現在被移當中，兩旁放着兩隻凳子；桌上仍是茶壺、茶杯、火柴、臘燭碟等一些實用的東西。右壁酒櫃與房門之間，放着一隻單人沙發；在神堂與落地窗的轉角處，也放着一隻單人沙發……

那排落地大窗，多數玻璃雖因本宅的正層會中彈而震落了，但有了這一排窗，房子似乎緊密一點，所以都重被裝上了，——祇敞開當中可供人出入。走欄的框樑上，會中過砲彈，綻開了一個大缺口，和露出了兩三根鏽澀了的鋼骨；欄前遮

陽光的透置被壅歪了，欄內掛窗帷的木架也被擊壞，雜亂的垂在一邊……

一欄外落日銜出，天邊層疊的黑雲，把陽光密密遮住，——祇從雲罅裏透出幾道血色的紅線。海上的蜃霧，籠罩着這戰敗與屈辱的城市，由於斜陽的反照，祇顯出間在霧氣中一層一層建築物的黑色的輪廓，有六兩處沒有熄滅的燼餘人像走了氣的輕氣球，烟縷還在慢騰騰地裊裊上昇……

殘陽射入廳中——但這微弱的迴光反照，並不能衝破廳中的昏暗，於是使廳中的人物和用具，都塗上了一層陰鬱的死灰色。流動在週遭的是種種痛苦、絕望、疲倦與恐懼的氣氛。——幸而得在砲火中保存生命的人，這時又臨到了殘酷的最後的裁判！真正威脅着所有的生靈的患禍——從靈魂的鞭撞到肉體的凌遲——其實還是從這時才開始！

（半山教堂中的鐘聲，遠遠而幽沉地在空氣中顫抖着，——那是香港百年血祭的喪鐘呵！……）

幕 啓

廳中有愛麗、張媽、阿翠三人。

愛麗斜坐在桌子左邊的凳子上，讓張媽和阿翠匆促和有點顫抖地替她在改裝。

——張媽替她將頭髮分打成兩條垂肩的辮子；阿翠將口巾本漆是張媽的布衫褲，幫着替她加穿在一件緞子的花短褂上面；又替她將腳上的半高跟鞋換了一雙黑布鞋……

阿翠：（替她穿進了半隻）剛好嗎？

愛麗：（動動腳指，啞一下）剛好呀。（扣好紐扣，細細看這身衣服）——底漆是半條舊黑褲；多少有點鄙夷和不勝其淪落之感）哼，我出娘胎到現在，還是第一次穿這樣的衣服……

張媽：（替她結好了辮子，手裏在繞着半點用剩的頭繩）唉，誰想得到呵！我跟阿翠姐妹，還有阿昭，所有半些破舊的衣服，都盤了賣與王婆老爺察阿昭的窩不……後來還是穿了肥仔的……

（阿翠將愛麗換下的半高跟鞋拿回後面去——）

愛麗：（珠淚盈然，怨憤地）所有的主人，都變了用人……大概要請日本仔來做主人……

（張媽因愛麗直呼「日本仔」，不自覺的怕會有人聽見，才略注意一下週遭）
（一陣蕭瑟的海風，把淒涼的鐘聲吹帶進來……）

愛麗：（沉醉在鐘聲中，覺得事不堪回首，感觸地）往年的聖誕節，大家多快活，多熱鬧，可堪今天……（低首泣然而泣）

（阿翠重出來在欄前偷偷向外面探望）

（一陣迅疾的敵人的鐵騎聲，是探碎顫抖的鐘聲，如秋風掃殘葉般捲過……）

（愛麗與張媽愕願，阿翠却涉涉躊躇地退入廳中）

阿翠：前，媽！日本仔！

張媽：（扶着她的肩，在驚心中親切地）孩子，你不要再去張什麼了，回頭給他們看

見……（頓）阿翠

阿翠：（聽話地點點頭）

（敲門聲起——）

海燕：（在門外十邊敲門）阿翠，開門啊，是我啊。

阿翠：（敏感地）四姑娘回來了，迅速地跑去開門，海燕入，四姑娘。

海燕：（慶）

（海燕和阿翠，三人匆匆行向前面，小車中海燕因改身裝，穿的是二件很厚的黃斜紋舊襯衫，外加一條藍帶的舊藍斜紋工作褲，褲袋裏塞一條毛巾，腳上穿

鏡廠舊的男裝大皮鞋，頭髮被梳成男式，戴着一頂厚呢的深色鴨舌帽；手裏拿着一罐小孩吃的代乳粉，和一個玻璃的牛奶壺。阿昭手裏拿的是一個連皮帶的三磅熱水壺，和一罐五磅方盒的早茶餅。二人都跑得有點氣喘，心緒和神色也不很好。

海燕：（見愛麗已改裝了）三嫂，你也——

愛麗：哎。（摸一下辮子，看一下衣服，覘他們的東西）怎麼又拿回來？

海燕：找他們不到麼……（一面去在桌子左邊的凳子上坐下來，掏出毛巾在揩額子和手上的汗）

張媽：（向阿昭）怎麼會找不到？他們不是住——（阿翠闔好門後來站在旁邊）

阿昭：（把東西暫放桌上——手仍未離開）他們住的地方，因為後門口中了砲彈，已經搬到防空洞去住好幾天了。……

張媽：哎呀，自己又沒有奶，那孩子們怎樣辦呀……

海燕：（悽然）唉，孩子們也一樣要受苦！……

阿昭：（對海燕——一半是徵求她的同意）祇好明天一早再想法送去囉？……

（海燕點點頭）

（阿昭把熱水壺和餅乾拿去放在酒櫃上）

愛麗：（也覺得他們送不到有點奇怪——一面在桌右邊坐下）是跑馬地那個防空洞吧？

海燕：是啊。

張媽：那麼也應該——（意思是也應該可以送得到）

海燕：你不知道，洞裏幾萬個人，都被日本仔用刺刀跟皮鞭趕出來，一直趕到利舞台對過，那個保良局的空地上面去；剛才又被趕回洞裏，弄得大哭小叫，亂得一塌糊塗，有的丟了東西，有的丟了孩子，有的還挨了刺刀……

張媽：嘖嘖嘖……（不懂）可是他們把大家趕出趕進，究竟爲着什麼？

海燕：我們聽見路上一個人偷偷在講，說是開什麼歡迎皇軍的民衆大會。

愛麗：（不相信世界上竟有這樣的醜劇）呵！開歡迎大會要用刺刀皮鞭來趕？

海燕：（對這已司空見慣了——慘笑了一下）

呼！這是日本仔的家常便飯！

愛麗：那真是太無恥了！

海燕：（想起剛才在路上所見的悲慘的場面——痛苦而悲憤地）豈止是無恥，他們的殘忍才叫人可怕！

阿昭：（行到桌次——猶有餘悸）啊！剛才我們在路上看見——（怕嚇壞阿翠，忽然又

不說下去了)

愛麗：(雖也不安，但要他說出來)看見什麼？

阿昭：(遲疑着)剛才……

愛麗：你說呀！

海燕：你說吧。(回對阿翠)阿翠，你不要怕啊。

阿翠：(心裏着實有點怕，點點頭，低低地)唔。……

阿昭：(對愛麗)剛才，剛才我跟四姑娘找不到他們之後，想回來的時候，路上好些地方都通不過，——有日本兵端着鎗在站崗。我們灣來灣去，走到禮頓山道過去一點，忽然看見有一對很年輕的夫妻，提着一些東西，想走進一條橫馬路——他們大概是北方人，因為聽不懂那日本兵噁哩咕嚕的廣東話，走錯了幾步路，日本兵立刻就開了一鎗，把那個男的打死了！

愛麗：(驚怖)欸！——那麼那個女的呢？

阿昭：那個女的吓得連忙逃走，但是想不到橫路裏闖出另外一個日本兵，對着那女人的胸口，——刺刀刺過去！一直刺穿到背上，那刺刀因為嵌在骨縫裏頭，看那日本兵用很大的氣力還拔不出來……

（諸人面無人色——阿翠假近母親）

愛麗：唉！我害怕，你不要再講下去了！……（就心地）啊！三少爺怎麼還回不來，叫他不要出去他偏要出去，……唔！……

（二太太手裏拿着一些港紙，匆匆從樓上下來——）

二太：（見海燕，直向她旁邊行來，在疲倦中微感欣慰地）孩子，你們回來啦。

海燕：（站起）喏，大娘睡着啦？

二太：沒有。剛才人倒還清醒，跟我講了很多話，……（阿昭來在張媽旁邊站着）還問起你們怎麼還沒回來——她特別要我關照你，叫你自己要小心……

海燕：（感動地點着頭）……

二太：（略昂首注意有無外人）她說日本仔什麼事情都做得出，（辛酸地）叫……叫大家不要掛念她……祇要有船，或者是路通了，就應該馬上想法回到國內去……

（各人都被這溫情所感動……）

二太：她怕萬一……（喉嚨哽住了）萬一要是衝散了……大家要錢用，所以叫我每個人分給你們一點錢，好好縫在身上……（檢出一疊給張媽）這是你們母女三個的。

張媽：（感而泣下）謝謝您，謝謝大太太……

二太：（以一盞給阿昭）阿昭……（對愛麗）三少奶，你的。……

愛麗：我已經給在衣服裏了……

二太：（以最後一盞給海燕）這是大娘給我跟你的，你都拿去吧。

海燕：（不安）可是……

二太：媽還有啲……

（叩門聲起，海燕慌忙把錢揣好）

子璇：（在門外，邊叩門，邊用急促的調子叫）開門，開門啲！

愛麗：（敏感地）來了！是三少爺！

（阿昭敏捷地前往開門，子璇匆匆入——他穿的是一件藏青色的舊夾長衫，裏面是一套中式短衫褲，戴着一頂舊的呢帽，圍着一條黑絲質間白條子的頸巾；換了

一副玳瑁邊的平光眼鏡——但一入廳中即除去了）

愛麗：（迎前）哎呀，你怎麼到現在才回來，真把我急死了！

子璇：（一面除下帽子扔桌上）我跑了很多地方……（有點氣喘，心神也十分慌亂）

愛麗：沒碰到什麼危險吧？——

子璇：（心神不屬）沒——沒有。

（慕華從樓上下來——他裏頭穿的是一套肥仔曾經穿過的短衫褲，外面披的是一件寒酸酸舊的長衫；因為剛才曾解衣打了一個瞌睡，所以邊行邊在扣紐子。他比一星期前又憔悴了許多；過去那種健朗幽默的風趣，已經喪失淨盡——現在是一個處身於憂患中沉鬱易怒的老人）

子璇：（迎前一步）爸爸！

慕華：（皺着眉頭，撇着嘴，不看他，喉嚨因剛睡醒而嘶啞）外面情形到底怎麼樣？

子璇：（仍喘息着，不安而凌亂地報告着）……外面現在簡直亂透了！巷戰是打到灣仔星島日報那邊停止的……總督府掛了白旗……五點鐘——就是什麼「東京時間」的六點鐘，雙方簽了停戰的協定……從今天起，香港以後完全是日本人的世界了！……

慕華：（憂鬱而慘然地搖一搖頭，從鼻裏裏哼了一聲，祇覺腦袋昏沉，自願自跑到桌子旁邊去坐着，——用手扶着腦袋斜靠着）……

子璇：很多英美的僑民都已經被捕了——甚至連密斯脫魯易士也被捕了！

慕華：（微震）他不是中立國的人嗎？

子璇：日本仔才不管這一套！大概也因為他是香港政府的職員。

慕華：（自作驚訝）呵！

子璇：現在他們正在到處搜查戶口（除海燕與阿昭已前知而較沉着外，其他的人都覺心驚）……利舞台左近有很多住宅，都給日本兵進去佔了（衆人更惶然）……好些貨倉跟辦館，被爛仔打開了，搶得很厲害！

慕華：又是一震，正想要問什麼，但子璇又說話了，於是壓下——）……

子璇：那些爛仔還到處去勒索，剛才我在門口碰到「四眼狗」阿龍，他說要我們給他一萬塊錢的保護費！

慕華：（反感地）他們能保護什麼？

子璇：他說保護我們的家不讓爛仔來搶。

（座中各人交換了一下這事情值得注意的目光）

慕華：（半是「孤寒」，半是向來的有恃無恐，與自己也有若干爛仔的氣質，於是被撥起無名火）笑話！這種小鬼敢找到我——的頭上來！

子璇：不過他們一句結日本人……

慕華：那我也不怕，看誰的手段厲害跋——（煩惱而不屑地）不要去理他好了！（稍停）你沒到過新宅？

子璇：沒有。

慕華：總管理處呢？

子璇：到過了。

慕華：我們的貨倉沒甚麼吧？

子璇：沒什麼——聽說有日本兵守着。

慕華：（疑慮）呵？——

子璇：他們說金祕書上這兒來——？

慕華：（喘了一口氣）來過了。我叫他們不要慌，有什麼事情不要大驚小怪，等我們跟日

本人方面取得聯絡，什麼事情都好辦了……

（海燕感到難受——阿昭看了她一眼）

肥仔：（在門外，急促而輕輕的敲着門，又帶着驚慌而低沉的聲調叫）阿昭哥，開門啊！

……快，快一點，開門啊！

阿昭：（預感到有特別的事故發生——也慌張而低聲應）來了！（邊走邊回頭）是肥仔（開

門，肥仔入——驚問）怎麼？

（肥仔，現在反而穿着一套較「新淨」的衣服——因為做舊的都已給慕華等要去

了。從開戰以後，他那紅潤的臉色，即逐漸變得蒼白，人也消瘦了許多。這一個純樸的靈魂，往常固然會覺得環境有時要惹他「腸子作癢」，但現在既意識到它實實在在是可怕時，却是想哭也來不及了！——他再也不給人製造那有點「滑稽」的笑意。……)

肥仔：(惶然低聲) 日……日本兵進來了……(跑入廳中——慕華已站起，諸人也過去……) 老爺，日本兵進來了！……

慕華：(內心不覺也慌亂起來，低聲問) 在哪兒？

肥仔：在前樓搜查，就要過來的……

(捨海燕較沉毅外，其他的人覺惶然不知所措……)

慕華：有多少人？

肥仔：八九個人，門口還有一大隊！

慕華：你去關照後面的人當心！

(肥仔應聲奔進後面)

(阿昭仍停留在門口，一面聽，一面在偷看下面——)

慕華：(急促而低聲地) 把門關上——不要上門！

(阿昭關好門，回進來)

慕華：(慌亂) 顫聲，呃呃，我們那些有關係的東西都……都毀乾淨了吧？

子璇：都被毀掉了。

愛麗：(惶然欲哭) 子璇……子璇……

慕華：(慌亂失措中，忽想起) 香煙，香煙，香煙在哪兒？……

阿昭：(敏捷地走向酒櫃) 在這兒！(從酒櫃中取出兩罐已經「開聽」的香煙——一罐是

駱駝牌，另一罐是三砲台；給慕華)

慕華：還有……還有洋火！(洋火棹上有，祇是亂了一時看不見，但馬上又看見了——

拿起搖一下) 呵，有了！

(一串粗重的脚步聲從梯下上來——)

(一室的火緊張駭愕——)

(門碎然被踢開，五個日本兵揀着上了刺刀的步鎗，洶洶然衝進來——)

(家人應着這一個突然的刺激，如潮水般迅速地退立右邊，每一個人都已臉色慘白，心躍欲出——愛麗在騷動中吓得伏在沙發裏打抖；子璇等替她擋着)

(這五個日本兵都是風塵滿面，晒得焦黑。看體格雖還結實，但因脚短而顯得很

矮。軍服都很殘舊——有縫補綴處和粘有灰塵泥土……）

（行在最前面的叫瀨戶，濃眉，佈滿血絲的圓眼，額骨甚高，鼻孔掀起，露齒，長着滿下巴的矮鬍，狡猾而具有日本人的偽善，生性殘忍而好色——是所謂「大和魂」與「武士道精神」的典型的煞星。第二個叫灘山，扁闊的面孔，扁闊的鼻子，腫脹的單眼皮，細長的眼睛，人中很長，留着一撮日本式的鬍子，嘴巴闊大而嘴角下掛……：比起瀨戶來，他是一個多脂質，表情平板——並不如瀨戶之會做作；但貪鄙好貨：一有機會即目灼灼在注意「物資」……）

（他們進來之後，在死的沉默中，用敵視的眼光，注意着所有的人物和週遭……）

瀨戶：（沉着而嚴厲地用日語問）Eikokujinaruka?（有英國人嗎？）

（衆人沒有一個聽得懂日語，像化石般不知如何作答）

瀨戶：（接着又較大聲地——以戰勝者威臨着這些可憐的人們）Eikokujinaruka?——

Eikoku?（有英國人嗎？——有沒有？）

（仍是沒有回答——慕華臉上的肌肉抽搐着，嘴翕動着，眨着眼，在惶駭中裝出可笑而又可憐的樣子）

瀨戶：（改用帶日本口音的生硬的中國話）有英國人沒有？

慕華：（可憐地陪着笑）嘿嘿……沒，沒有，我，我們通通是中國人。

灘山：（也講的是生硬的中國話——死板板地問）你們，做什麼的（唸地）？

慕華：我，我們是做生意的，我們都是老百姓。……

瀨戶：Minamihono-oniroi（大家四面去看看！）

兵甲：Orenikalemiroi（我上樓去看看）

（匆匆上樓）

（二太太和海燕等目送其上——在替大太太心着什麼）

兵乙：（對日兵丙）Oretachi urae ichdeniyo!（我們到後面去看看！）

（日兵乙與丙匆匆到後面去）

（瀨戶欲進右邊房裏去——衆人像懼怕癘疫似的很快地分開！瀨戶進去不到幾秒鐘又回出來，見沒有什麼，態度較爲溫和了一點……）

慕華：（心逐漸在定下來，乘機獻殷勤——到桌上取烟向兩人）哈烟，吃烟……

（瀨戶和灘山各拿了一枝，在注意烟的牌子，又看着烟罐，似感滿意，慕華替他們點火，瀨戶居然欠身表示謝意了）

灘山：（抽了一口，又看）Kore Amerikanoyoitabakota nehonganaina。（這是美國

好烟，我們日本沒有的。

瀨戶：唔。——（呼了一口烟，對慕華）你，老頭子，做生意的啊？

慕華：（並不以此稱呼爲侮辱）是的，是的……（舉躬地奉承）打了這麼多天，你們，你們皇軍都辛苦了……

瀨戶：還好，還好……（踱了兩三步，有意無意在看那些人——自然是看女人，這使他的心「活」起來，他變得那樣「温情」與「有趣」）你們都害怕了，大炮「攻」——「響，你們通通（曲起雙肘遮頭部）……害怕了，是不是？（自得其樂地笑起來——眼睛在瞞着女人們）

慕華：（覺危險已過，也放胆陪着笑了）是的，是的……

（這使那些殼鯨的羔羊，精神上的緊張也覺寬弛了許多——子璇陪着僵笑，不斷點頭）

瀨戶：（更得意地誇示起戰功來）日本皇軍，在星加坡，馬尼拉，很多地方，通通打勝
戰……

慕華：是的，是的……

瀨戶：（狡獪的眼睛中，閃耀着色情的光芒——雖然那在受寵若驚的慕華和子璇看起來

會誤以爲是一種「人性」的温情；但在這一方面有較多見聞的海燕，却始終在戒備與警惕着）日本皇軍比英國人好，日本皇軍是來保護中國人的，你們不要怕！

慕華：（滿心歡喜）是的，是的……

濶戶：日本人，中國人，要共存共榮，建設東亞新秩序，唔？

慕華：是的，是的。

灘山：（一直在注意酒櫃上的「物資」，和對桌上那兩罐烟表示其「戀戀不捨」——去動動它，現在拿起，假意加以讚美）你這個煙很好，很好……

慕華：（會意）我還有，這個，這個送給你好了……

灘山：（板板的面孔，並不表示太多的感激——頗有「應該的」之意）*Adiós*（謝謝）

（把烟放進口袋裏）

（因空氣的平和，連愛麗也略於動一下身子，——想偷看一下日本兵究竟是什麼樣子的……）

濶戶：（發覺子璇等後面藏着什麼人，立刻緊張地——在這一瞬間他又露出了本來的面目，握着靠在桌邊的鎗，跑過去指着問）那個是什麼人？唔？！——

子璇：（慌了，回過去把背着身的愛麗扶起）呃呃，愛麗，愛麗，起來，起來……（愛

麗無可奈何，怯怯地站起來——）（瀨戶見是一個這樣嬌好的女人，緊張的神態立刻消解了——）

子璇：她是，她是我的 wife.

瀨戶：（表示「好感」）呵，很好，很好，不要怕的（唸地），不要怕的，唔？……（又貪婪地看了她兩三眼）

（上樓的日兵甲，匆匆從樓上回下來——）

瀨戶：Nantemonaika?（沒有什麼嗎？）

兵甲：Nantemonai, biakino wonnataketai!（沒有什麼，祇有一個生病的老太婆！）

灘山：（注意到子璇有一個手錶，死板板地笑到他面前，用一種粗魯和無禮的態度，去扶起子璇的手來看）幾點鐘？（問時間是託辭，其實是看錶的好壞）你這個錶很好，（子璇手已放下，猶不勝其「依依」）很好。（行向酒櫃處去——）

慕華：對不起，我們，我們可以出街嗎？

瀨戶：可以出街，晚上不能出街，通通戒嚴，通通由日本皇軍保護。

慕華：是的，是的……

灘山：（在酒櫃上拿起一瓶白蘭地，興奮地）Seto brandytai!（瀨戶，白蘭地噠）（又

發現另一瓶) Oii, Wishukitai (喂！威士忌！)

(外面的底下，吹着令各日兵歸隊的哨子)

兵甲：(跑向走欄上，回頭叫) Seto, Iko, Iko (瀬戶，走了！走了！)

瀬戶：(以一種「老兵」的神氣，不耐煩地) Wakatsuta, Sawakunai (曉得了，吵什

麼！)(「如入無人之境」地走向灘山處去，一面說) Nadayama, ranbonno -
chitekurei (灘山，拿幾瓶回去！)

(於是二人匆匆拿了七八瓶，瀬戶行到看見女人們時，才想起應該向主人們道謝一聲)

瀬戶：(向慕華) Arakato... (謝謝)(笑迷迷地向大家——其實是向女人們作日本式的鞠躬) dewamatai (再會！)

(到後面去的日兵乙與丙，二人的鎗刺上挑了幾隻鴨，手上還拿了幾件掠來的羊毛衫與衛生衣等，匆匆跑出來——)

瀬戶：(見而大喜) Ahai torinori (啊哈！鷄！)(舉起酒，大聲地) Sakemoaru! (還有酒！)

(各日兵轟然縱笑，一面跑下——)

瀨戶：（又笑迷迷回頭向女人們揚手）Devanata!（再會！）

（五日兵匆匆下）

（這時大家才覺鬆了一口氣）

（慕華自去掩門——並不上門）

二太：（對海燕）孩子，我們上去看看大娘。

海燕：呵。

（二太太與海燕匆匆上樓）

愛麗：呵——，剛才真吓死我了……

張媽：（對阿翠——較低聲）我去看看你妹妹……

（張媽說着即自進去；——阿翠雖然也想跟她進去，但祇走了兩三步，看見子和回來，想知道外邊有什麼消息，不覺又中止了）

（子和喘息奔上；——他祇改穿了一件中裝的上身，下面仍是西裝褲和皮鞋）

子和：（走入廳中，匆匆望一下各人，對神態上顯得十分穩定的慕華，有點僵的問）日本仔來過我們這兒了？……

慕華：（見他那樣慌亂，岸然不屑地）唔。

子和：有搶走什麼東西嗎？……（望望各人，但沒人回答）跑馬地那邊，有很多家人家，已經被進去搶了幾次……；聽說遠到處在拉女人！

（愛麗與阿翠聞此心驚）

愛麗：還拉女人？——真的嗎？

子和：真的！他們把女人叫「花姑娘」。聽說都用貨車載到他們的「慰安所」裏頭去！

愛麗：什麼叫「慰安所」？

子和：就是，就是日本兵用來住娼妓的地方。

愛麗：（心跳，失驚）呵！……（忽一轉念——以為非娼妓的可免受此凌辱）那麼他們拉的

都是妓女吧？

子和：不！都是良家婦女，——都是人家的太太小姐呵！

愛麗：哎呀！（更覺心驚，惶然欲涕）子璇，怎麼辦呢？……

（阿翠吓得臉色慘白，轉身奔進去找母親。接着阿昭也進去）

慕華：（看不過去了——對子和）你不要大驚小怪好不好！現在是謠言最多的時候，你什

麼都當它真的？唔？

子和：（雖鼓着鼻子，撇着嘴，表示不服，但又不敢抗辯）……

慕華：叫你去新宅看看，你去過了沒有？

子和：去過了。

慕華：有什麼事嗎？

子和：有幾個日本兵進去看過，後來在門口貼了一個條子……

慕華：（驚問）貼了一個條子？條子上說什麼？

子和：條子上說什麼什麼部隊管理，很多都是日本字，我看不懂。

慕華：（就心地搖着頭）嘖嘖，唉——，哼！麻煩了！還有呢？

子和：還有是那些爛仔來要保護費……

慕華：（火起來了）這些個爛仔真是可惡！可惡透了！……（躡着）

（二太太和海燕從樓上下來——）

子和：十一奶說她怕死了，非要您去，不然她們要搬到這邊來……

慕華：（莫明其妙的怒怒於子和）搬到這邊來？樓上祇有一兩個房間沒炸壞，不收拾好

怎麼住得下？……（定神一想）到新宅去的路沒什麼吧？

子和：沒什麼。

慕華：天已經快黑了，你跟我到那邊去！

慕華：（準備即走，開始爾照各人）這邊啊，子璇你要當心，那些爛仔也許會來騷擾，晚上有什麼聲響，可不好隨便開門！上面炸得亂七八糟，你們還是住在廳裏吧。
（轉身見三太太）你到樓上去陪大太太。還有……（發覺張媽與阿翠不在），張媽呢？

子璇：（揚聲叫）張媽！

子和：（跑近後面去叫）張媽！

張媽：（在內遙應）——來了！

（張媽與阿翠匆匆奔出——肥仔和阿昭也絡繹回出來）

張媽：（不知是誰叫她——但從這情形可以意識到是慕華有所吩咐）老爺……

慕華：你跟阿翠晚上要當心門戶，那個小房子裏頭全是吃用的東西，給爛仔來搶掉了可不得了！

張媽：呵。

慕華：肥仔幫着去守前面賬房！

肥仔：呵。

慕華：（對子和）好了，我們走了！

（於是慕華和子和匆匆下）

（落陽如絲，廳中顯得更爲幽暗）

子璇：（以指揮人的姿態出現）回頭沒有電燈麻煩，我們先把地舖舖好吧！

（於是諸人幫着將桌子和凳子略移向左方中——）

（老麥喘息奔上——他已換了一套道地的粗大的工人衣服）

海燕：老麥！

二太：

張燕：（差不多同時）麥先生！

阿昭：

老麥：伯母，張媽……

海燕：（急促而有點歉然）老麥，我們找不到……

老麥：（急促與喘息着）不要緊！我已經把他們搬回原住的地方。——（低聲）那些漢

奸跟第五縱隊，已經被日本仔放出來了！

海燕：呵！

老麥：所以我們馬上就得找關係讓他們分開來住，隱蔽起來；同時再想法子怎麼離開香

港。明天一早你跟阿昭來，我在那邊等你！

海燕：好！

老麥：（略一掠視各人）日本兵的紀律壞透了，到處都在搶東西，而且在拉女人！聽說就要舉行什麼「入城式」，一定要大搶，他們是奸淫擄掠，什麼都做得出來的，所以你們要當心！

（海燕向雖沉着，但這時內心也不免張皇起來；諸人更失色地面面相覷，感於弱患已迫眉睫）

（老麥有什麼話要說，覺人多微有不便，海燕會意，和他向台口走前了幾步——二人重新站定）

老麥：（感情地）海燕，你應該鎮定一點，在這個最危險最紛亂的時候，我們尤其需要鎮定，……

海燕：（不自覺的在點着頭）……

老麥：（痛苦而真摯地）現在我們的一切，都控制在敵人的手裏，無疑地我們都要受這個時代最殘酷的試驗了！是人，或者是鬼，在這一下都可以很清楚的分別出來！（一種熱愛祖國與服膺真理而準備犧牲的強烈的情操，使自己的感情一時竟無法

控制)萬不得已的時候……我祇有拚着一死，決不會屈服投降！——海燕，我是相信你的，我希望你也能和我一樣。……

海燕：(感動至熱淚盈眶，哽咽着點頭)一定的，你放心好了！……

老麥：好！(彼此感情地用戰抖的手緊握着)我們各人自己珍重吧！(分開——立刻想起什麼)你——你把奶粉跟牛奶壺給我，我馬上送去，孩子們都快餓壞了……

海燕：啊。(立刻走向桌處去拿來，即交給老麥)

老麥：(立刻行)我走了，伯母再見！

二太：再見！

(海燕和阿昭送老麥——)

海燕：(在走關上，邊行邊說)路上要當心啊。

老麥：知道了。

(老麥匆匆下，海燕和阿昭到看不見他時才把門關上，門好——)

阿翠：(越想越覺可怕，終於躲在母親的懷中隱隱哭起來……)

(海燕和阿昭趕過來——)

海燕：(親切地)阿翠，阿翠，你，你怎麼？……

阿翠：（顫抖着，哭出聲音來）四姑娘，我害怕，……媽啊，我害怕！……

（全台燈光立刻黑下來——不落幕，緊接第二場）

時間

——第二場——

距第一場兩個多鐘頭後的夜裏八點鐘。

人物

以出場先後為次序

江海燕

阿昭

江子璇

曹愛麗

曹益齋

張媽

瀨戶

灘山

日兵：甲、乙、丙、丁。

阿翠

二木太

背景

現在廳中日間所見的方桌子，已被移入神堂中。靠台口的左方，橫陳着一鋪約一英尺多高的矮平榻，鋪着深灰色的毯子——四週都垂及地面；榻上有一個深藍色的漆布枕頭，一條黑色的毛毯，和一床薄薄的被，——這榻的一切，是一種陰暗而和諧的灰黑色；裏面的床頭處，還放着一隻紅木圓凳。這是海燕醒的地方。在台右的酒櫃與房門之間，地上橫陳着一鋪用雙人的軟床墊作底的地鋪，鋪上有較華麗的雙副枕頭和被毯，——這是子璇夫婦的睡處；旁邊還堆有兩個裝滿衣物的皮嚙。阿昭則祇簡陋地用幾隻沒有扶手的靠背椅，併着排在神堂外靠後處的帷幕前——算是他的床榻；有一個長方的皮枕頭，和一條不很厚的舊棉被……

落地大窗的當中虛掩着；兩旁邊的窗帘祇有右邊的被拉攏來。欄前的帷幕因為打壞了，左邊祇遮去了三四尺，右邊祇遮去了兩三尺，所以欄外的景物依舊可以窺見其小半。欄邊散擺着一兩隻紅木的方凳子……

天空是一片黑，沒有星光，也沒有月亮，祇天邊的微明，把太平山黑色的輪廓襯出來。整個香港的都市，僅有幾個被魔鬼所佔據着的窗口，透露着一些稀微的

燈光，——而且也是時亮時滅。在黑暗吞噬了一切的死靜中，常常突然燃起一些亂鐸聲，和冷鎗聲，也偶一聽見海風呼呼地在吹嘯着，和海浪撞在絕壁下所激發出來的嘩嘩聲……

正紅看獸眼作鴨行的獸軍，正在這黑暗中向港九的居民們遂行其殘酷的姦淫，虐殺，與剝奪，計一千六百六十多萬生靈都在日本帝國主義者黑色的魔手下顫抖着；恐怖的空氣，使人有一種墮到了死的邊緣的感覺……

塗岩的燈光，於第一場暗下去以後，在全部黑暗中更換佈置——以此儘速的佈置時間爲度，第二場跟着在小壁鑿堅實的鑄鐵……八下中徐徐亮起來。這時的光線，主要來自懸在神堂中的作幽綠色的長明燈；在這一束光綫的反射下，其它的那份也並不顯得太黑——最少仍能看出物體的蹤影。

一鐘聲過後——

——海上前夜風悲嘆着——輕微的煦哨着……

——隱隱的海浪拍岸聲，在絕壁下奔騰旋轉着……

——遠處有若隱若現的無數亂鐸聲，還雜着一兩聲很遠的冷鎗聲……

海燕仍着男裝，和阿昭站在落地窗前遙望着欄外黑色的夜香港，不時交換着兩句低語。子璇——已脫去了長衫，背着手，憂急而徬徨地輕輕在踱着，不時獨自搖着頭，輕輕悲嘆着，也偶一駐足向欄外投注其絕望的目光。愛麗坐在地舖上，用被毯蓋着下身；一切可能發生的恐怖事件，正在困擾着這顆高貴而嬌弱的靈魂。——她感到自己好像跌進了一個獸羣在黑暗中張牙舞爪的幽谷，隨時都可能有一頭或幾頭撲向可憐與無助的自己，把自己的靈魂與肉體撕得粉碎！……她瞪着失神與深陷的眼睛，讓淚水無限制的流滿了面頰。——有什麼聲響，她就感到戰慄與週身毛髮直豎！……在週遭比較平靜的一瞬間，希望之光也偶一會照臨到這個在深淵中掙扎着的痛苦的靈魂：她想到世界上總會有奇蹟的：假如有一天能擺脫了這種苦難，——而且也不會留下什麼可恥的記憶，自由自在的在人生中去，那該是如何的幸福呵！……「將用如何誇張的語調和神態，才能對親友們形容出這時的心境於萬一呢？」她這樣思忖着。一向好勝而又好奇的她，——雖然她的胆子越來越小，簡直經不起任何刺激，但爲着將來作爲聳動親友們視聽的資本，思緒中突然會閃過一個奇怪的意念：下意識地覺得似乎還應該多經歷一些驚險——自然得於自己的安全絲毫沒有妨礙……但恐怖的黑影立刻又無邊的遮蔽上

來！剎那間的幻想，都像浮瀛般破滅無餘了！她又窒息、驚悸、心房躍動得好像就要爆炸！……她終於筋疲力盡，再也不能思索——而臨在眼前的祇有死，死！她像黑夜般在沉下去，沉下去……她本能地幽幽低泣着，本能地在用手絹揩去清涕……亂鏢聲隱去了。

愛麗：子璇，睡覺吧……（她自己睡下了）

（子璇坐到地舖上去；海燕和阿昭也回過來，各自返自己的睡處……）

子璇：（坐着在除掉鞋子和拉動被褥中，深深地喘了一口氣，悲愴而幽沉地）唉……現在還祇有八點鐘……（說着曲雙肘向腦後，閉目靠在舖旁邊皮嚙上面的枕頭上）

海燕：（坐榻上，理着被枕，準備躺下——慘然）……真不曉得到什麼時候才能天亮……

（海韻在暫時平靜了一點的空間迴蕩着……）

（阿昭輕輕打了一個呵欠——也準備躺下中）

子璇：（不安地重坐起——低聲）今天晚上這麼多的鎗聲跟鏢聲，真的是日本兵出來騷擾？……

海燕：（也低聲答）那是當然，不是搶東西，就是……（爲着不願使愛麗太害怕，沒有

說下去)……

子璇：可是敲鑼又有什麼用處？

海燕：在沒有辦法的時候，也祇好敲出些聲音來吓走他們囉……

阿昭：剛才這一次，好像有幾十個鑼聲，說不定是整條街都在敲……

海燕：噫……

(沉默)

(海風噁哨着)

聲音：(稍遠處的西北方，忽然有一個女人在極度驚慌中隨風淒慘地尖叫着)救命啊……

(救命啊……救，救——命——啊！……)

(應着這聲，諸人都惶駭地徐起身，愛麗跪着抱子璇之膝——)

愛麗：(哭叫)子璇……子璇……

聲音：(一個不到兩歲的孩子慘厲的啼哭聲)……

聲音：(女人似邊叫邊逃)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三數日兵粗重的皮靴在馬路上追逐聲，和呼喝聲)

聲音：(一喉音嘶啞的日兵，邊追邊叫)……Shukiyamai Koitsu o nigasbuna. hayaku

tsukamaro (杉山，不要讓她逃掉，快一點，追她！)

聲音：(另一日兵追而抓到女的，與女的哭叫聲——混雜着孩子的哭泣聲) Bakayaro!

(八格野囉！)

聲音：(嘶啞之日兵) Ornai nigerukotowa tekirmunka?i baka! (你要逃，你還想逃走!! 八格野囉!)

(孩子中刺刀之絕叫死去聲)

(同一方向亂鑼聲起——)

(連續着兩三聲鑼聲——一隊敵騎的鐵蹄聲，帶着女人悽絕的悲泣聲遠去……)

(鑼聲逐漸低弱下去……)

愛麗：(在子璇懷中哭了起來) 子璇，子璇，……我……我還是死了的好……

子璇：喂，你，你爲什麼要想這個……

愛麗：我死了免得受他們的污辱呵！……

(右邊後面隱隱有撞門聲——)

阿昭：(敏感而驚怖的瞪大着眼睛——壓低着聲音) 有撞門的聲音！

海燕：是啊！……

（愛麗對這些都沒有聽見；——她似乎已置生死於度外，自願自地悲泣着；海燕聽見撞門聲較響一點，怕她惹禍，跑過去勸她——）……

海燕：三嫂，三嫂，你不要這樣，你不要這樣呵，回頭給他們聽見……

（隱隱聞門被撞塌，轟然倒地聲，接着是粗重的脚步踩過門板聲——）

海燕：（失驚，起立諦聽）這聲音很近麼，好像是……

阿昭：好像是後面麼！

海燕：噫——！

（諸人忽聞樓梯下有錯亂的脚步聲在上來，爲之大驚，——也移去了對後面的注意力）

（脚步聲及門，叩門聲起；但裏面無敢應者）

益齋：（在門外用顫抖的聲音叫）愛麗……愛麗……是我啊……

愛麗：是……是爸爸！

阿昭：是親家老爺，我來開！

愛麗：爸爸？不曉得是……（以爲益齋受了傷顫抖着離鋪起身——）

（阿昭開門，益齋憔悴無人狀，穿着一件黑色的舊長衫，像幽靈一般，帶着惶駭

與喘息，在走進來——)

(阿昭把門門上，也回進來——)

愛麗：爸爸您……

益齋：(好像沒有聽見愛麗的話)你們，你們這裏有，有日本兵來過沒有？
子璇：沒有，沒有來過。

益齋：我，我那邊，因為靠近外面，已……(向海燕)已經來過五次了……
海燕：呵！來過五次了？

子璇：有，有傷害人沒有？

益齋：他們兇得很！……少庭因為跟他們講英文，被打了幾個嘴巴，還踢了一腳……後
來少庭講日本話，就給他們拉去當翻譯！

愛麗：呵！——爸爸，您沒什麼吧？

益齋：(精神愉快，問非所答)他現在還沒有回來，還沒有回來……

(海風唿哨)

益齋：我的東西都給他們搶完了……我冷，給我一床被……

愛麗：呵！(本能地回地舖處——)

子璇：（比愛麗先到地舖處，拉起被）我們這被可以抽一床出來……（於是抽出一條，正由愛麗要交給益齋時——）

海燕：（對益齋）我看您還是不要回過去吧。

愛麗：（這才也想到了）對了，爸爸，您就住在這邊好了。

子璇：是呀……

益齋：（似乎有一種「戀家」的潛意識在牽引着他，他什麼也沒有聽見）給我，給我！（向愛麗拿過被頭）我回去了……（立刻回頭走）

子璇：（跟着，看一眼愛麗）爲什麼要回去呀？

益齋：（被被佻僕走向梯次中）我回去，我回去！

（阿昭見留他不住，已替他開好了門——）

愛麗：（追上走欄，一面顛看低聲叫）爸爸，爸爸……

（益齋好像沒有聽見，頭也不回的下去了）

愛麗：呀，這怎麼成？……

子璇：（攔着她，皺着臉）老年人沒有辦法的……

（阿昭將門關好）

(右邊後面，隱隱有很多粗重的脚步追踏過倒地的門板聲——雜着張媽的一兩聲哭泣聲)

(子璇和愛麗驚慌地退回地舖上)

阿昭：(聽這聲音愈證明是後面出事，跑到子璇前，蹲下)三少爺？一定是後面出事情，我們也去找一面鑼來好不好？

子璇：(慌急)不好，不好！這反而會惹出事情來的！

阿昭：(痛苦)可是——

(隱隱聞張媽之號泣聲，阿翠之號泣與掙扎聲……日兵錯亂之脚步聲，阿翠尖聲叫……日兵於罵「八格！」後舉鎗刺刺阿翠胸腹，阿翠痛極之哀號氣絕聲……)

愛麗：(驚極而叫)噯——！

阿昭：(瞪視，恐怖地)明明是我們後面！

海燕：(也覺毛髮直豎)是不是張媽跟阿翠她們！

子璇：(恐懼到失去了理性——顫聲抑制他們)不，不會的，不會的！(低聲)我們靜一點，靜一點……

(隱隱張媽狂亂的哀號哭泣聲……脚步聲，張媽號哭中被震中頭部呼痛聲……)

海燕：（驚呼）哎呀！

（愛麗驚惶地泣着）

（阿昭斷定不幸的事已經降臨，週身的血液在沸騰着，奔入神堂中去找武器——子璇總在留心着他，怕他闖禍）

（日兵綁走阿翠妹妹的脚步聲起——）

聲音：（阿翠的妹妹——一個十四歲的小姑娘，在慌亂的極度驚怖中哭喊着）媽啊……媽啊……（口似被掩住，復被掙開，更悽厲地叫）媽、媽——啊！……媽……

（聲音又突被掩住）

海燕：這是阿翠妹妹的聲音！呵！……（苦淚立刻湧滿眼眶）

阿昭：（從神堂中掣了一根擱東西的鐵棍衝出）是阿翠妹妹！（要衝向後面去——）

子璇：（迅速地衝去攔住——在顫抖中發出主人的威嚴來）你要幹什麼！

阿昭：我共跟他們拚了！

子璇：（強制着把他拉回——教訓他）這個要惹起大禍的！你是一個用人，一溜就溜掉了，什麼也不要緊，（瞪眼，厲聲）可是我們怎麼辦！（奪下他的鐵棍）咄！（左近砰然開了一鎗，諸人驚慌退入）

子璇：（顫抖低聲地）他們開鎗上來了！我求你安靜一點好不好？（把鐵棍放在自己的腳旁）

（阿昭痛苦低聲哭着，海燕也覺得無計……正在這時，後面有踉蹌的脚步聲起，諸人疑為日兵，立刻分別退回睡處……）

（海上長風呼嘯着）

（遠處敵人的輕騎隨風急驟地掠過……）

（海風嗚呼嗚呼……）

（張媽披髮浴血，衣襟破裂，在做骨傷心的哭泣中，突然從後面踉蹌衝出來！）

（海上的浪濤撞在崖下的絕壁上，發出磅礴的巨響——）

（諸人大震！）

愛麗：（尖聲大叫）噉——！

海燕：（顫抖，帶哭聲）張……媽！（跑前，扶她）

阿昭：（跑前，哭問）到底是怎麼回事呵？……

（張媽被太大的痛苦控制着，一時回不過氣來——）

海燕：張媽……是怎麼回事呢？……

張媽：我……我……我……（離開海燕的扶掖）

阿昭：（意識到阿翠姐妹已經遭難了，焦灼而慘痛地）你說啞，你說……啞！

張媽：我，我完囉……（痛徹肺腑地啜泣着，強忍之，哽咽地）……我什麼都完囉

……（悲苦而親切地叫着）四姑娘，四姑娘，我苦了一輩子，我守寡十幾年，我千辛萬苦撫養兩個女孩子，撫養到這樣大了……我指望他們將來能奉養我，可是，可是現在，現在什麼都完囉！……

子璇：（自從張媽進來後，因愛麗太驚悸，爲着陪她而未站起；這時聽張媽的話越說越

高，忍不住跑過來）你……你輕一點，回頭，回頭給他們聽見……

張媽：少爺……三條命……連我是三條命呵！……（意思是叫我如何能不說！）

（子璇也覺無可奈何，痛苦而焦灼地搖頭走回愛麗旁）

阿昭：（哭問）阿翠她們真的……？

張媽：（心痛無極）阿翠她們真的已經……？

張媽：（忍哭）嘔！阿昭，四姑娘，日本強盜，十幾個強盜，他們撞倒了門衝進來，口口聲聲要花姑娘，要花姑娘，我說沒有，他們不信，他們就到處亂找，想不到躲在米堆後面的阿翠跟她妹妹，都給他們找到了！（悲痛欲絕）……那些禽獸，

糟塌着兩姐妹，我們跟他們拚命，他們就要把兩姐妹拉走，可憐……兩姐妹抱着我，死也不肯放手，阿翠因為被拉開了，用頭撞那些禽獸，就給他們用刺刀刺死了！……

翠燕：（萬分悲痛）啊！

（愛麗驚哭，阿昭也絕望與無限傷心的哭着）

張媽：我……我也給他們一鎗托打得倒在地下，還用刺刀刺我……（舉左手撫額角傷處——此時血正落落下）阿翠的妹妹，就在這時候給他們拉走了！可憐這孩子還祇有十四歲啊！……現在，現在我怎麼好？

張媽：啊！……張媽！

張媽：（感於過去之受海燕恩遇，哀痛而懇切地）四姑娘，四姑娘，您一向是疼愛我們母女的，您把阿翠她們，看得像您自己的妹妹一樣，……可是，可是這一輩子，我們母女……是永遠辜負您的好意……

海燕：（哀痛到哭出聲音來，但立刻又強自抑制着）張媽，張媽……我不曉得應該怎麼說才好……

張媽：……還有大太太，二太太，（轉視阿昭）還有阿昭你——啊！……我們祇好

來生再報答你們罷！……

（阿昭泣不可仰……）

海燕：（從悲苦中，腦子逐漸在清醒過來，意味到張媽想死，驚愕地）張媽！你……你爲什麼要說這些？……

張媽：四姑娘，我……我不想活了，我什麼都完了，活着祇是受罪呵！……

海燕：（情緒在緊張起來——力勸）張媽！你不要這樣，你千萬不要這樣呵！——你的傷怎麼樣？（看一看張媽的傷處）請三少爺替你……（忽轉對阿昭）呵，阿昭，張媽我來照顧，你去看看阿翠的……（一時找不到適當的措辭）

阿昭：好！（很快的猶豫了一下——看一看張媽的傷，知尙不很要緊，即匆匆進去）

海燕：（快捷地）三哥，你的救傷藥？

子璇：在樓上。

（狂濤拍岸，海風驟哨——）

海燕：（一面在行向梯口去）我去拿！（上梯——）

張媽：（瞪視變色，哭而慘叫）我不想活，我不要活下去呵！（返奔——）

子璇：（從地舖上抖着起身）張媽！你——

海燕：（迅速奔救）張媽，張媽！（大聲對比自己為接近張媽的子璇）快！快救人！

阿昭：（奔出）哎呀！你——

（張媽已抱死的決心，在諸人均措手不及中，越欄躍入海中——不見人後四五秒鐘，才聞底下海面嘩通一聲……）

（海風狂嘯，濤聲衝激）

（愛麗想從欄上掙扎起來，但因腳軟而再次跌下，終於伏枕上大哭——）

海燕：（向欄外哀叫）張————媽！……

（阿昭返奔入廳中，在自己睡處拿了一枝手電筒，子璇信他闖禍，即阻之於台階次——）

子璇：你，你娶幹什麼？

阿昭：我到下面去找！（說完不理他，逕奔往開門，下）

子璇：（連忙奔往替為關門）唉——！

海燕：我也下去！

（隣近發一響冷鎗聲——二人一怔）

子璇：（慌急低聲）海水這麼急，怎麼找得到呵！……

（海燕不顧，要下，忽聞馬蹄聲如疾風般由遠處捲來——）

子璇：（攔阻她）不好，不好，有日本兵來了……（一面把門門好——海燕再去向欄下看）

（馬蹄聲在下面近處停下）

（子璇和海燕退入廳中——）

海燕：（諦聽一下）好像是到我們這裏來的！……

子璇：是啊……一定是的！……

愛麗：（抖着跪起——如面臨死亡）子璇，怎麼辦呵……

子璇：你……你把頭髮弄亂……

（愛麗在抓亂頭髮）

（底下粗重凌亂的脚步聲起）

子璇：（惶急無措）來了，來了，怎麼辦！

海燕：（從自己床上迅速地拿來那條黑色的毛毯，將愛麗裹着——急促低聲）躲到神堂底下去，快，快！

（愛麗還想穿鞋，——但慌亂中又穿不進去）

海燕：（急死了）不要穿了！（立刻替她將鞋檢起，迅速地拉她入神堂中藏好，——鞋
子給他去裏面穿；立刻又回出來，——）

（粗厲的脚步聲在上來——）

（子璇和海燕迅返睡處躺下，蓋好被）

瀨戶：（在門外粗厲地敲門）A-yero, ... a-yeroi（開門，開門！）

（海燕起身想往開門，子璇忙昂起搖手止之）

瀨戶：（聞無應者，更厲聲叫着，敲着）A-yero, ... a-yero, ... a-yeroi... Bakai（開
門……開門……開門！……八噓！）

（日兵因聞無應者，即用脚猛力踢門，鎖裂而門被碎然踢開，日兵盪擻入——）

（子璇和海燕在震懼中徐坐起……）

（日兵共進來六個人——都不帶長鎗；爲首的是瀨戶與灘山，他們已微有醉意，
又再事謙卑的作偽，露出了侵略者蠻橫的本色，洵洵然如入無人之境——）

瀨戶：Di, miratore, hosimono-o motsteku aei（喂，大家拿，中意的就拿！）

（兩個日兵打開子璇舖旁的皮嚮，在裏面拿出很多貴重的東西往身上塞；日兵甲
進右邊房裏去；瀨戶把海燕的被抽起扔給另一日兵，灘山把子璇舖上的被毯也交

給那日兵……

瀨戶：（用充血的眼睛搜索着廳中，向海燕）沒有花姑娘，唔——？

（海燕搖搖頭示沒有，於是瀨戶到處去找——）

灘山：（命令子璇）站起來，站起來！（子璇站起，灘山從他的袋中拿出一個銀包，和墨水筆，都先後看看，行所無事的放進自己的口袋，又拉起他的左手）噢！你的手錢；那裏去了！

子璇：（驚慌得不知如何作答）……

灘山：（厲聲）拿出來！

（子璇戰慄地從床墊下拿出來給他，灘山拿過手，一巴掌打過去，打得子璇睜了一睜，幾乎摔倒；甲日兵從房中，在子璇舖上拿起一枝手電筒，捺了捺，見是亮的，即拿了；灘山在戴手錶……）

（瀨戶入神堂中搜索，愛麗並沒有被發現，他回出，拿了甲日兵的手電筒，照着到右面房裏去找……）

（灘山將酒櫃上的熱水壺擱在自己的身上，又開始把酒放入袋中……）

（瀨戶從房中出，去照照後面；灘山與甲日兵入神堂……）

瀬戸：（走到殼煉站着之子璇前）花姑娘，花姑娘通通那裏去！

子璇：她們……她們通通回去了……

瀬戸：通通回去了？藏在那裏，說出來！（厲聲，用白熱的電筒照着他）說出來！

子璇：（退去一步，臉如死灰，幾乎暈倒）她……她們……真的通通回去……

（瀬戸作勢要上去打他，子璇一驚更非同小可……）

甲兵：（在神堂中發現什麼奇蹟而叫）*Als Gott!*（啊哈！瀬戸）

（瀬戸以爲發現「花姑娘」，回顧——；甲日兵拿着一把古中國的寶劍，哈哈笑着，和對這並不感興趣的灘山，先後從神堂中出來，他拔劍出鞘，棄鞘而以雙手握劍柄，作幾下武士道的打鬥法，立刻又跳開去，同時霍地按劍於地，豎眉貓視着，作倏機攻擊敵人的醜態；瀬戸不屑地憤其無聊……）

（附近有一兩聲冷槍聲）

灘山：（見「物資」已「蒐集」得差不多了，不耐煩地）*Hoi, hoi!*（走了，走了！）

乙兵：（對在翻皮險的兩日兵）*Ko, hoi!*（走了，走了！）

（於是各日兵又相繼竄擁下——瀬戸下得最遲，似猶有遺憾）

（廳中顯得少了許多東西，但地上一些被遺棄的衣物，也顯得十分凌亂）

（海風輕微地怨嘆着——）

（海燕喘了一口氣，搖搖頭，站起來；半蹙尖神而無力地坐下，手扶着腦袋）

（底下日兵上馬，馬蹄聲遠去——）

海燕：（重新爲曠場悲哀，爲阿昭焦灼）阿昭不曉得怎麼樣了……（去把門掩上——鎖

已壞，不能上門，用放欄前的方凳子頂着；又到欄前去看下面……）

子璇：（傾聽四面無聲，偷偷至神堂前）愛麗，他們走了……

愛麗：（偷偷出）走了？……（軟軟地，喘着氣）呵……我真的要被吓死了……（子

璇扶之，竹間地舖次）

海燕：（會意誤入番二人）我要去看看阿翠……（將行，才想起愛麗仍未脫險）今天晚

上恐怕還是有事情的，我看三嫂你還是跟我到後面去——躲在那個山洞裏比較

妥當。

子璇：是啊，那兒他們不會注意的。

愛麗：不，山洞裏那麼黑，我更怕了……

海燕：怕什麼，我跟三哥陪你去好了，（覺不容稍緩，催促）走吧，馬上走吧！

愛麗：（哀感無力地）四姑娘……我，我已經吓得一點氣力也沒有了，我的腳軟得很，

我……我走不動呵……

海燕：（嘆了一口氣）唉……（不得不替她在另想別法）

（海風嗚哨——）

愛麗：（伏在子璇肩上，幽幽哭着）子璇……我……我怕，我怕……

（狡猾而淫惡的瀨戶，並沒有跟大家跑掉，他偷偷又回上來，在門口聽見女人的哭聲，猛力將門踢開，衝進來——）

（顯着這砰然巨響，諸人大震！）

愛麗：（大叫）嚇！（急投子璇懷，緊抱他）

瀨戶：（在台階上，見愛麗，狡猾地猶笑了一下）哼，花姑娘通通出去！（走過來——）

（愛麗要逃——）

瀨戶：（跑前拉住她的手臂）不要怕，不要怕的。（「莊嚴」地——其實是一副猶相，斥責子璇）你對皇軍撒謊！唔！（大怒）八嘮！（一脚將子璇踢得狼狽倒地鋪上）

（愛麗掙脫欲逃，但重被瀨戶抓到，擲於海燕榻旁，她伏榻上，似乎連哭的氣力也沒有了。瀨戶在她後面繞着走了一個半圓徑——讓暴亂的心情轉換一下……）

瀨戶：（貪饒地潑下身拍她）你不要哭，不要怕，唔？（跪一脚於場上，扶起愛麗的臉——愛麗失神而昏沉地喘着）你很好看，我中意你，我中意你，你不要怕，你聽我的話，我……我可以給你錢……（用手拍拍胸袋，瞇小着眼，色情而狡猾地笑着）唔？……

子璇：（見瀨戶出錢，忽動以錢賄之之念，即匆忙從襪統中抽出一疊鈔票，戰戰兢兢地走到瀨戶前）她……她是不要錢的，這些錢送給你去找別人……饒了她……

瀨戶：（把錢拿過來）你有錢，很好，（鼓出下頰，瞇小着眼）饒了她？——八噠！（出手槍，同時衝前）我打死你！

（子璇惶駭退去——）

（愛麗清醒了一點，想趁機要逃，瀨戶回身追上，從後一手攔腰將她抱起，於是愛麗雖掙扎也無能為力，瀨戶獸性發作，決施強暴，掃視一下週遭，即將愛麗抱向右邊房門次去——）

愛麗：（死撐住門框不入——回頭哀叫）救救我……救救我……

瀨戶：（祇一用力即將愛麗拉入，回身以槍指兩人，厲聲）你們動，我打死你們！（砰然將門闔上）

（繼之房中隱隱起愛麗的驚惶哭泣聲，掙扎抵抗聲，瀨戶無恥的淫笑聲，喘息追逐聲……）

（子璇痛苦得要瘋狂；但又毫無辦法——）

（海燕始終在沉機觀變中，愛麗一被拉入房中，情緒即開始緊張起來，焦灼地在苦籌對付之法——）

愛麗：（在房中嘶叫）救命啊……救命（聲音被堵住）

（海風噓哨，傳來極遠處有甚低微之女人慘呼聲——）

聲音：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愛麗：（在房中掙脫又叫）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又被堵住）

（子璇但知惶急痛哭——）

（海燕見阿昭留下的鑰棍，忽想起什麼，諦聽一下，知隣近無其它動靜，又見愛麗委地舖上的黑毯，於忍無可忍中，遂毅然定計，機警而迅捷地取齊兩樣東西，拉在哭泣中的子璇至左方台口——）

海燕：（眼睛中燃燒着復仇的火燄，神經極度緊張地喘息着，聲音低而沉毅有力地）他

祇有一個人，我個幹掉他！

子璇：（臉色慘白，心躍欲出，在打抖中猶豫地）這個……

海燕：你心定一定，不要怕，幹掉他沒事情的！（授以棍——）

子璇：（看了一下，抖着，猶豫地拿過）這個……

海燕：要快！——（迅速回看一下門坎）我們躲在門邊去敲門，等他出來，我立刻撲上

去用毯子裹着他，你用鐵棍敲他的腦袋，不下子就完了！

子璇：（畏怯，幾乎要哭出來）唉，不行，不行，他有槍！

海燕：（焦灼）哎——！他有槍不怕，他來不及開的！

子璇：也不行，這個要連累我們一家子的！

海燕：（悲憤，熱淚突湧出）三哥……你枉爲是她的丈夫呵！……

子璇：（良心的譴責，使自己也無限惶愧）不過……我……我一點力氣也沒有……

海燕：（覺得這個倒的確是一個問題，點點頭重又緊張地重審思索）……

（裏面愛麗聲嘶力竭之哭喊聲，撕裂衣服聲，……愛麗高聲驚哭聲——）

（怒濤奔騰聲——）

海燕：（向床頭毯下取出一把小尖刃，倒插在工人褲邊的木尺袋中）讓我一個人來！（

卽迅速地掩過去，回頭見子璇仍拿着棍在發抖，卽指地舖叫他過去躺下）

（子璇慌亂跑過去，不料竟撞倒海燕榻前的紅木凳子，隆隆作巨聲！海燕知事不妙，立刻迅捷地躺落子璇地舖上，蓋着毯子，裝爲無事；子璇慌忙扶起凳子，正要藏起棍子中，瀨戶已執槍怒目開門衝出來，看一看海燕，向子璇走去——）

瀨戶：八啞！你要打我！

子璇：（慌極）沒有，沒有，我請你，我請你，我請你放了她……

瀨戶：爲什麼要放她！我打死你這個亡國奴！

子璇：（吓了一跳，棍子摔地上，但立刻又鼓勇地要和他說理）她，她不是妓女，她，她是我的妻子……

瀨戶：（酒氣一下子都湧上來，橫厲地）亡國奴的妻子，就是妓女，日本皇軍爲你們亡國奴打仗，她們就應該陪皇軍睡覺，你知道嗎？（怒追）你要打我？你敢！（子璇駭然後退，逃後去，瀨戶開一鎗，砰然擊中子璇的左臂，子璇又逃，瀨戶一定要置他於死地，又追——）

（海燕爲救子璇，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當瀨戶轉到成爲一個正背影時，立刻如颶風般躍起，用黑毯蒙抱瀨戶，瀨戶猝不及防，被推倒地——鎗聲砰然朝天而發，

於是兩人滾着，瀨戶中了海燕一刀，吼叫，但仍未中致命處……

（子璇失措地感欲助無從，而且臂已作奇痛……）

（狂濤衝激，海風悲鳴——）

（阿昭面目憔悴，頭髮蓬亂，找不到媽媽屍身，喘息着奔上，見狀——）

阿昭：哎呀！四姑娘？……

子璇：一個日本兵，你——

阿昭：（遇到仇讎了！瞪視，奮急而有力地叫）一個日本兵！（一面擋袖，勇猛衝前）

四姑娘，讓我來！

（於是阿昭取海燕而替之，與瀨戶劇烈地爭鬥着，瀨戶剛起身即被阿昭奮揮一拳，擊倒於地）

海燕：他有鎗，當心！

阿昭：（邊打邊叫）不要緊！

（海燕上前奪下瀨戶的鎗，阿昭終於騎在瀨戶的身上，力叉其頸，瀨戶數度掙扎哀號，卒之氣絕身死——）

阿昭：（搖一搖屍身，喘息起立）死了！（拉去包着瀨戶的黑毯）

海燕：（蹲下一看）死了（隨着重起立——）

子璇：捂着傷手，忍痛衝過來？驚惶而毫無主張地抖着）現在，現在怎麼辦呵？……

（狂濤沖激聲——）

海燕：（定神一想）跟他扔到海裏去！（立刻回身走到欄前去看了一下，見無動靜，又返，叫阿昭）來！抬！

（於是二人抬瀨戶屍身，至欄前，在風聲甚緊中扔出——四五秒鐘後聞海面撲通一聲；海燕將手鎗也扔入海中）

（狂濤拍岸——）

（接着是寂然）

海燕：好了，現在不怕了……——你沒找到張媽？

阿昭：（慘然搖頭）沒有，——恐怕是給海水沖走了！（在太大的痛苦，和太大的刺激下，始終未注意到子璇他們的什麼）我得去看阿翠的……

海燕：（慘然點一點頭）……

（阿昭匆匆回進去）

（愛麗散髮紛披，衣服破裂，無力地從房中捱出來，見子璇，衝過去——）

愛麗：子璇

子璇：（哽咽地）愛麗……

（二人都有死別重逢之感，海燕也回進來——）

海燕：三嫂……三哥，你傷在哪兒？……

子璇：傷在手臂膀……（向前面有光處來，示以左臂）

海燕：怎麼樣，要緊嗎？

子璇：（忍痛，喘息）還，還不要緊，沒傷到骨頭……子彈是穿過去的……

海燕：（稍慰）呵。——我去拿藥來！（一面將委地上的黑毯扔入神堂中，一面即飛快

上樓）

（愛麗看着子璇的傷，一面和他相扶到海燕的榻次，愛麗在左，子璇在右的坐下
來——）

愛麗：（關切地）子璇……你的傷，真的不要緊嗎？

子璇：（既感動，又慚愧）真的不要緊……愛麗，你沒什麼吧？

愛麗：（觸動傷心，無力地哭起來）……

子璇：（低頭——內疚神明）……

愛麗：（哭稍止）沒什麼……可是，子璇……做人這樣慘，我真的想還是死了好
呵……

子璇：（也覺萬分酸楚）呵……愛麗，你，你不要這樣……

愛麗：（無限悲憤與傷心）這種殘暴的行爲，……這——種污辱……還是人類所能忍受的嗎？……（泣不成聲）

（海燕愁慘地從樓上下來——她剛告訴母親以張媽與阿翠等的慘事；她提着手提箱，匆匆到榻的右端，蹲下來，打開藥箱，拿出藥棉，消毒藥水，橡皮膏等，——子璇也忍痛撩起血跡斑駁的衣袖）

子璇：（一面指點海燕在藥箱中取藥）還有這一瓶……

（海燕用藥棉蘸消毒藥水爲揩去血跡，一面對答——）

子璇：（忍痛中，担心而低聲地）日本兵……回頭會不會來找人呵？……

海燕：（絕對自信地）那——不要緊，我們就說根本不知道，——這麼亂，他們哪兒弄得清楚！

子璇：（也略覺放心）……

（神堂中的長明燈油已將盡，週遭更顯得陰森幽暗）

一陣馬蹄聲自遠而近——

子璇：（失驚）哎呀！

海燕：（機警而迅速地）我們到裏頭去！（於是將藥物收入手提箱；子璇已站起；叫愛

麗也入）三嫂！……

（三人匆匆進房去）

（台上寂無一人）

（馬蹄聲又由近而遠去……以至被如冤魂怒吼的濤聲所淹沒！）

（海風幽淒地隱哨着，帶起一串幽淒而如泣如訴的、低微的音樂……）

（阿昭淚痕被面，失神地抱着蓬首赤脚，血肉模糊的阿翠的屍身，慢慢從後面出來，慢慢行至海燕榻前，讓屍身陳於榻上……他跪一脚徐蹲下去，細認這憔悴慘白的容顏，——這曾是如春花吐豔般美好的容顏：一向與自己的互戀之深，相愛之切，這無限的溫馨，與私相期許的無窮的希望，以至這秀外慧中的嬌羞的愛人，平日深具含蓄地用以傳達愛情的一顰一笑，一時都湧現眼前；然而現在她竟陳屍血泊，橫道慘死！……何況這遺弱妹失蹤，慈母蹈海的慘劇！……一切都成幻夢，一切都破滅無餘了！他不禁無限悲愴地獨自號泣起來……）

（天愁地慘中，海上的長風在悲嘯着——）

二太：（頭髮蓬亂，眼睜深陷，流着淚，驚惶顫戰，一面還在扣着衣紐，一面從樓上偷
 偷地下來，——她怕廳中有日兵，驚她看見阿昭泣於屍旁時，不禁厥住了才走前
 一看，見阿翠血肉模糊，悲痛地失驚而叫）哎呀！阿翠！……（俯身摸她的臉，
 覺已冰冷）這孩子沒有氣了麼……

阿昭：（忍淚，傷心地搖着頭，徐站起）……她們母女三條命呵……

二太：（哽咽地）……四姑娘剛才告訴我，我還不相信……（悲慘地號泣起來）

（海燕——已不戴那頂鴨舌帽，手裏拿着一個點着白臘燭的燭碟，聞聲開門從房
 中出來，見阿翠陳屍榻上，無限酸楚地走向屍旁來——）

（接着出來的是愛麗，她想到自己差一點也和阿翠一樣，而對血肉模糊的屍身，
 不敢加以逼視——驚叫着退向路右方，俯着身子掩泣；子璇受傷之臂已包紮好，
 他自己在用一團綑帶套在額子上，吊着那手臂，一面走出來，到阿翠屍旁看了一
 下，並即去安慰愛麗；愛麗倚他的懷而泣——眼前這血的教訓，使子璇對剛才
 自己很多懦怯的表現，逐漸在感到無限的內疚，與無限的痛苦……）
 （低微的音樂，逐漸消失在海潮聲中……）

海燕：（於微俯身以燈光照視阿翠一遍之後，將燈碟放在榻旁的凳子上，接着跪一脚蹲下去，親切地撫摸着阿翠的面頰和頭髮，強自抑制着，淒切地幽幽而訴）阿翠，阿翠，……想不到或叫你你已經不會應我了……（撫摸着阿翠冰冷的手）阿翠，阿翠……想不到你全身都已經冰冷囉……真想不到這樣聰明的你，這樣年輕就結束了你的生命！……更想不到你們母女會死得這樣慘呵！……

（欄外淒風悲鳴，——）

二太：（抽咽悲泣）……

海燕：（想到全港九的婦女，正在敵寇的淫威之下備受殘害，徐昂首，瞪視——視線不集中，淚盈眶）嗷！今天晚上……以至於今後的全香港，每天，每夜，不曉得還有多少可憐的姐妹們，像你們一樣的被糟塌，被殘害呵！……（泣不可仰）（前仆後繼的浪潮，在和欄下黑色的絕壁沖激着，掃蕩着——）

（海風緊嚴地吹噴着——）

海燕：（血淚交流地）我一定要將日本強盜這種殘酷的行爲，慘無人道的姦淫擄掠，告訴全中國每一個有良心的同胞，每一個有良心的兄弟姐妹，叫他們拚死起來替你們報仇！……嗷！（手不自覺地抓在阿翠血肉模糊的胸口上）阿翠！阿翠……

子璇：（無限感動）……

海燕：（縮回雙手，見黏滿阿翠的血液，復仇的火簇，如燎原般在胸中燃燒起來——）

（海上狂飈陡起——）

（萬馬奔騰的雨聲，與隆隆然的雷聲，從遠處馳來，漸馳漸近——）

（欄外破空起一霹靂，一時雷電紛馳，怒潮洶湧澎湃——一切都象徵着暴風雨立刻就要到來——）

海燕：（顛戰而癡癡地，激昂地叫着）阿翠，你們的血是不應該會白流的——全中國的同胞，全中國的兄弟姐妹，一定能萬衆一心，要日本強盜流更多更多的血，來賠償你們！……

（山海在抽搐翻騰，風雷在咆哮怒吼，黑夜正長，苦難正殷，人們在這荊天棘地中，是如何的在祈求着光明，祈求着勝利呵！……）

——幕落——

第五幕 「不要忘記我們！」

時間——

一九四二年一月十日，所謂「東京時間」的上午十點鐘左右。

人物——

（以出場先後為次序）

汪子璇

曹愛麗

汪子和

肥仔

江慕華

江海燕

阿昭

丁少庭

二太太

老麥

日軍官

日兵士：A·B·

太太

朗誦者

書景

主人從淪陷之夜後，因懼日寇的尋仇和騷擾，在這期間內多數曾避居外面。現在雖已回來，但家中經日寇與爛仔的數度洗劫，和無數直接因戰爭的影響，與日寇的掠奪，被迫挺而走險的變相爛仔的趁亂竊取，所有的食物、用物、和家具窗帷等，多數都已被搶竊一空——甚至連窗戶也被擄走。現在靠台口擺着一隻大概是從用人房裏找來的破舊的矮桌子，桌子上放着火柴和簡陋的煙碟等。離桌子尺多遠的左面，斜放着一隻破舊而「渺小」的單人沙發。桌子的右面，橫放着兩隻用木頭拼釘起來的矮凳子——大概是在廚房裏找來的；兩者相距約一兩尺，地位也稍為參差。酒櫃已經不見了——祇牆上還隱約留下一個影子；從這「影子」到房門之間，拱牆擺着一舖古舊的紅木貴妃榻，榻上有被枕和一條灰黑色的薄毯，枕邊放有幾份戰後改出單開的報紙；靠外在床頭角的不遠處，放着一隻普通的凳子。那列大落地玻璃窗紙剩下左邊的一扇，——其它都做了變相爛仔的燃料。神

堂中顯得空空如也——祇剩下一隻祭桌，桌上置有一個打汽爐，爐邊放着一瓶火酒。神堂與樓梯間的柱處，靠着一把普通的椅子，……

假如拿現在這些來和一九四一年的仲夏，以至港變前我們所看見的這一個主人的「全盛時代」比起來，那真是不啻天淵之別了！從主人以至全港中西的富商巨賈，達官貴人，所有紙醉金迷的豪華之象，都已成爲過去，而觸處充滿着一種殘敗與破蕩的感覺，——這就是「皇軍」給與這些吝嗇的慣於作隔岸觀火的人們的酬報！

在上午，我們的視線不能直接看見太陽，而且太陽也正被稠密的暗雲遮蔽着。現在我們所能看見的天空，是像一塊沒光澤的鉛板那樣的凝滯與沉重。幾頭老鴉在太平山頂的空際翔翔看，嘩叫着；是在憑吊這島國的陸沉，還是想啄食峯巔頹垣敗堵中仍被遺留着的人體的殘屍，可誰也不清楚。太平山像一匹失掉了象牙與被擊斃了的巨象，無聲無聞的躺在水邊；那些隱在一派淒迷潮濕的海霧中的建築物，像被白螞蟻在蛀蝕着的玩具，它距傾圮已經是爲期不遠的事！

台上空無一人。

太平山頂空際的老鴉，和近處樹巔的鴉羣，此起彼落的在遙相嗥叫着。

隣近的街上，「大日本帝國皇軍」，以其「王道精神」，創造了無數的賭攤與賭館，於是爛仔地痞之流，都可以公開的作其呼盧喝雉。賭館門口，經常有爛仔站着招攬賭客，現在我們就隱隱聽見甲乙兩人，用一種「道地」聲調的廣東話，直着嘶啞喉嚨在叫：

甲：「番車出攤——牌——九——埋——便——……發財埋便哪……」
乙：「散——仔——埋——便——……幾少有突易啊……」

子璇，臂上的鎗傷仍被用綑布裹着，雖未痊愈，但已可以不用吊着了。他穿着西裝褲，皮鞋和一件寬大的絲質胸中裝短上身——左面的袖子因傷而捲着。受麗，仍是對着兩條垂肩的辮子，她仍是穿着一套短衫褲，但這套衫褲已是十分整潔，而且質地也是很好的；脚上是雙黃色的高跟皮鞋。兩人的面容都「清油」了許多，子璇尤顯得十分憂鬱。

他們在欄外的叫喚聲中，從樓上看完了大太太的病下來——

子璇：（坐進那隻破沙發，不勝其憂煩地）唔！我媽這個病怎麼辦啊！……沒有一個人

靜的環境，怎麼好得了呵！

愛麗：（走到桌子邊，呆呆地出神站着）是啊，可惜瑪麗醫院給日本仔霸佔去做傷兵醫院，不然能夠住到裏頭去休養，那就好多了。

子璇：（始終都沒看她——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唉！真是沒有辦法！（衝前，低首）

（欄外又續叫：）

（甲：「番攤——牌九——埋——便——入來啦，入來啦，老友，粗兩手啦——……」）

（乙：「骰——仔——埋——便——……發財埋便哪——多少有交易啊……」）

子璇：（聽了不勝其憤慨）丟！賭，到處都是賭！日本仔進來了剛兩個禮拜，就開出了六七千家番攤賭館，哼！這樣地方才越來越亂呀！

愛麗：賬房裏他們在說，花會也已經開了，賭很兇呀！

子璇：去賭的都是那些趁火打劫的漢奸，跟發了橫財的流氓爛仔！自然很兇囉！現在他們是鴉片、白麵、紅丸、什麼都可以公開抽了，唉！我真不曉得香港要給日本仔弄成一個什麼世界！

（欄外西北角上人聲鼎沸——）

子璇：（就心地起立，行了一兩步）恐怕是羅米站又出了事情！

愛麗：（涼——）

（聲音繼續喧嘩下去——）

（子璇和愛麗到欄前去看，——愛麗畏意地躲在于璇背後）

（出事處鎗聲碎然起，子彈橫飛，似經欄外——子璇與愛麗倉皇逃回）

（緊接的鎗聲又起，有一男人中鎗哀號而死聲，於是大哭小叫，人聲益亂，鎗聲續發，人聲逐漸被強壓下去……）

愛麗：（喘息着，驚怖地搖着頭）子璇，我看香港真的不住了，真的不住了，打仗的時候不要說，仗打完了，不是日本仔來騷擾打劫，就是流氓爛仔成羣結隊來搶東西。天天聽見有打死人，天天要這樣提心吊胆！搬出搬進，逃來逃去，過這十幾天，我就做過十幾年一樣，再住下去，我真的要發神經病了！

子璇：（自己的意識雖然也是那樣的憂鬱與不安——對着愛麗，主要是那淪陷之夜的事，情；雖燕燕替為掩飾，總覺因疚神明，而使精神心境都受很大的影響；但這時又不能對她有所慰藉）愛麗，你忍耐一點，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誰願意再呆在這

兒……你要我收拾行李，我不是已經收拾好了嗎？祇要交通一恢復，我馬上就陪你回國去。……

愛麗：（覺得躁急確也沒有什麼用處，聽着子璇的話，逐漸在平靜下來，至此抽噎着，如一個聽話的乖孩子，點點頭）……唔。

（同時拿出小手絹揩着鼻子，慢慢抬頭看子璇，覺得心裏一陣辛酸，於是含着淚光，親切而感憤地）可是……子璇，我們的命運也真太苦了，剛剛結婚就打起仗來……四姑娘說你幾乎爲我送了命……我也幾乎沒有面目再見人……

子璇：（這些話直刺着自己的心，既慚愧，又痛苦）呵！愛麗，不要說了，（沒面目對她，轉身向外）不要說了！（一面向前行）我對不起你，……（坐下靠桌旁的矮凳上）我對不起你……

愛麗：（跟着也在子璇旁邊的矮凳上坐下來，哀然而委婉地）你爲什麼要這樣說，你爲什麼幾次都這樣說呢？……（因信賴他而絲毫沒有懷疑他的什麼）這是日本仔的不好，關你什麼事情呢。

子璇：（在難過中，想要向她自白，衝口而出地）我！……（但很快地轉念到這會在夫婦間留下一道深刻的創痕——一個終身無法彌補或磨滅的，卑劣與恥辱的記憶

——愛麗必然會不愛自己，鄙棄自己！於是還是沒有勇氣說出來）噫！……（低下頭，以手撐額）我心裏難過！（幾乎想恸哭，但強抑制着，內心顫抖地）我心裏難過……

（遠處傳來一陣噪雜的人聲與隱隱地譁笑聲）

愛麗：（在這惶惶然不可終日的時候，子璇的愁苦，實使自己的心境有一種失去了最後傍依的恐怖的感覺）子璇……你爲什麼要這樣呢？……（哽咽地）我已經快要瞎了，你再這樣，我更難過了！呵……（親切地哀懇着）子璇……子璇……

子璇：（心動了——覺得自己所想表白的，既不是愛麗所能夠加以諒恕，又看到臂上的創傷，想到在這場殘酷的試驗中，自己實際上也並不好受，爲着不再自苦，和使愛麗太痛苦，理智地止住了悲戚，用懺悔的語調，試着安慰自己，鼓舞自己）好！……那麼……那麼讓我重新來做人吧！（跟着徐站起來）

（愛麗雖仍摸不着他的用意所在，但身心已經疲憊欲死的她，無疑是容易滿足的——她渴望溫情，渴求慰藉，不管子璇想的是什麼，在她總好像是接觸到了一分熱力，看見了一線光明，而嚮往地跟着站起來了）

子璇：（舒去了胸中蘊積的悶氣，走了兩三步，又回過來扶着愛麗，感情地）愛麗，我

們真是像死別重逢一樣——以前的我，你就當他已經死去了吧！

愛麗：（嬌婉地堵着嘴）你爲什麼要說這個，什麼理由呢？

子璇：什麼理由你不要管，你答應我，我就高興了。

愛麗：（善意的思考）好，那麼……（一露微笑之後就爽快地）我就答應你了。

子璇：（感激而由衷地笑了，親暱地）真的？

愛麗：（愉樂地點頭）真的！……（流露着愛情）呵！子璇，從我們結婚——也就是

從倒霉的打仗到現在，這麼些日子，還是第一次看見你笑呢。（拉着他的雙手）

子璇：噢！……（經她這麼一提，頓覺渾身增添了無限的熱力，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當呼出時接着是一個飽含熱情的低語）噫！……愛麗……（眼睛在矚耀着愛情的光

芒——他重新看見了她的美麗。

愛麗：（嬌柔地偎近他胸口，微歪頭仰視着他，揚一揚眉，賣弄風情而又故意裝爲不懂

地）唔……？（接着是一個會心的倩笑，咬着下唇，低頭嬌憨地在弄着他襟前的

鈕扣——她不自覺地雙頰泛起紅暈，微微到呼吸急促……）

（子璇抱着她的肩，帶着懺悔一種幸福的心情，溫柔地在嗅吻着她的秀髮，她感

到蘇慰，再度抬起頭來，當他們的眼光相觸時，他們忘記了這苦難的時代，他們

的熱愛交融着，互相陶醉着，彼此却感到呼吸急促，彼此的眼睛裏都湧滿了歡喜的熱淚……）

愛麗：（當這熱愛到了頂點時）唔——！（二人互相擁抱起來——她閉着眼睛，倚着臉靠在他的右胸脯上揉動着）Oh, my dear！（她滿足地以纖指抹去那溶解下來的熱淚……）

（欄外隱隱又傳來一陣噪雜的人聲）

（他們的意緒又回到了苦難的現實——帶着悽然與有餘戀地分開了）

（子和氣喘吁吁地從下面奔上來——這一個「不深刻」的有閑階級的少年英雄，因着他的「樂天」，和甚至把戰爭看成一種「有趣」的刺激，所以他的膚色雖因在冬季與一個月來沒有機會運動而不像平時那樣的既紅且黑，但他的體健應是全江家從戰事發生以來最少受到影響的一個，他仍是那樣精壯地蹣跚着。他上身穿的是一件黃色的皮Jacket，裏頭是一件「樽頸」的紫紅色絨線衫；下身穿的是鼻煙色的燈芯絨西裝褲，厚樹膠底的黃皮鞋。衣鞋上都粘有一些塵埃。他裝滿了一肚子「新奇」而又「驚險」的新聞，一口氣直奔進來——）

子和：三哥，三嫂，羅米站剛才因為大家擠着搶羅米，亂了起來，又給日本竹打死了一

個老頭子跟一個工人，還有一個三四歲大的小孩子被踩死了！

愛麗：
子璇：（同時）呵！

子和：最慘的是那個孩子的母親，他們因為人多沖散了，孩子被踩死了她還不知道，她哭哭啼啼擠在人堆裏鑽來鑽去的找；日本兵大概說她擾亂秩序，就把她拉出來，當着街上千千萬萬的人，硬剝掉了她全身的衣服！

愛麗：咳！那不醜死了！

子和：日本兵還不肯讓他躲起來，圍着她左一脚右一脚的把她踢來踢去；另外一個用刺刀挑着那女人的衣服，滿街亂跑，還去逗那個女人，那個女人要上去搶，一搶搶不到，他們就哈哈大笑！……

（遠處隱隱仍有人聲與譁笑聲）

平和：（以首示意）你聽，恐怕還在那兒……

愛麗：（一聽遠處，但聲音已經漸漸隱去了）啊！那真不如死了的好！

子璇：（平靜而沉痛地）哼！就是死，自本仔也不讓大痛痛快快地死啊！……他們不是要人受盡污辱而死，就是要人活活地餓死！

愛麗：（深刻地看着同感）這到是真的！——可是大家爲什麼這樣拚着在羅米，以前香港不是有很多存米嗎？

子和：有啊！香港政府公佈過，有九十五萬担，夠全香港的人吃半年！

愛麗：那麼這些米——

子和：（衝口而出）都給日本仔封起來了，有的已經運走，聽說他們最少要運走八十萬担啊！

愛麗：（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真噠？

子和：當然是真的！——不然怎麼會到處在曬沒米！（轉了一個調子）啊！你們真沒看見，中環街市那個羅米站，等羅米的不止十曉得有多少萬人，六個人一排，排了足足有幾里路遠；可是米少人多，有的去等了幾天幾夜，還羅不到一斤米，那種情形實在是太慘了！

愛麗：（無言——輕搖着頭）……

子和：米的黑市，以前祇二十幾塊錢一包的，現在一張已經漲到三四百。那些外江佬一算，說是一包要值兩三千塊錢國幣，都在叫苦連天了！

愛麗：那麼大家就這樣等着餓死啊？

子和：所以日本仔要疏散人口啊！現在新界那邊，每天都有上萬的人步行回去；聽說日本仔要趕到剩下一百萬左右才停止。

愛麗：就算是剩下一百萬，也還是沒米吃噠！

子璇：（仍是沉靜地）那是當然！以後國內的交通斷了，柴炭肉類什麼都沒有了，暹羅米，安南米也不來了，真不曉得要吃什麼東西！

愛麗：（引起一種恐怖的想法）以後恐怕真的要弄到人吃人啦……

子和：（又是衝口而出）不要說以後，現在沒錢的有稀飯吃已經算是福氣，我看見好些却在改吃雜糧，街上也已經餓死了不知多少人！

愛麗：（出於意表）已經有餓死人啦？

子和：（覺得她消息太不靈通）噯，多得很！我看見一個屍首，餓得祇剩一副骨架，那個頭完全就是個骷髏！

愛麗：（害怕，不自覺地咋着舌）嘖嘖嘖……

子和：（見她害怕，一面是要證明自己的話「動聽」，另一面是下意識地覺得這有一種「快感」，而更有聲有色地）啊！街上各種各樣的死人多極了！日本係一車一車運到堅道香港大學那邊去，挖了許多大坭坑，把他們埋起來……最慘是有些還

沒死的，眼睛跟手脚都還在動，可是日本仔不管三七二十一，一起都給推下去埋掉了！

愛麗：（想不到世界上會有這樣殘忍的事情）嘖嘖嘖……（搖頭嘆息）唉——現在死一個人真像死一個蒼蠅一樣！

子和：（提出「異議」）唔，你不要說啊！我覺得還是蒼蠅有價值一點：我告訴你一樁怪事兒，——可不是講笑話；在九龍油蔴地那邊，日本仔因為垃圾堆得滿街滿巷的，蒼蠅太多了，就叫一個什麼區公所出佈告，說誰要是打死了二兩蒼蠅，就可以送到他們那兒去換一斤白米；這不是蒼蠅比人還要有價值嗎？

（子璇和愛麗都覺聞所未聞而啼笑皆非）

子和：可是更妙的是佈告一出來，不到三天，他們就被換去了一百四十多斤白米，這下子小氣鬼的日本仔又肉痛了，結果就重出佈告：說是蒼蠅死的不要了，要活的！——二兩蒼蠅最少有幾千個，試問幾千個活蒼蠅怎麼逮法？……真他媽的缺德！也真只有日本仔才想得出來……（所知道的已經報告得差不多了，語調逐漸在鬆懈下來，半是自己在嘀咕着）所以蒼蠅才越來越多，越來越……（吸着鼻子，覺得似乎還帶了一股穢氣回來，即從褲袋裏抽出一條大手帕，在揩着鼻子，和拂着

（子璇和愛麗，很自然的避向右方）

子和：（也自動地避向左邊去，一面仍自言自語）唉……現在街上真是什麼死東西爛東西都有，拉圾堆得像人那樣高，根本就沒人理；還有到處都是屎，臭得你簡直就想吐！……香港這個名字，以後也真不大妥當了……

愛麗：（異而隨口遙問）怎麼不妥當？

子和：我說應該改做臭港才對！（又在抽起褲腳管的後跟拍着——）

愛麗：（苦笑了一下，對子璇）可是我也真不懂，日本仔爲什麼要把香港弄成這樣呵？

子璇：（冷靜地，心裏正想得很遠）……豈止香港是這樣……海燕說——（心神回到了

現實）國內的淪陷區，好些比香港還要慘十倍百倍啊！……（慘笑着，譏刺地）這個大概就是他們所謂「共存共榮」，所謂「建設東亞新秩序」吧！

愛麗：（苦臉）這個怎麼解釋呵？

子璇：（揉雜着慘痛與譏刺）眼前的一切，跟我們所親身受到的，當然就是他們這些口號，這些所謂政治綱領，在事實上是最好的解釋囉。

愛麗：（無法理解，獨自搖頭）我還是不懂。

子璇：（沉痛地苦笑着）其實——我也不懂！但是他們在事實上的的確確是這樣在搞麼，（無可奈何中的解釋）那麼這種口號，在日本字典裏頭，最少應該是作這樣的解釋吧！

（子和對他們所談的，並未加以注意，自願自坐在神堂旁邊的椅上，低着頭在重綁鞋帶，一面看着，一面還尖着嘴巴，聲音低得聽不大見的在吹着什麼流行的西洋歌——神態上竟是那樣的無思無慮，好像剛才所講的已經是另外一個世紀的事。他重站起來時，因曾低頭而疑心頭髮亂了——事實是連一根也沒有掉下來；但他仍習慣地從衣袋裏掏出一把隨身帶着的小梳子，在梳着頭髮，和以一種絕不相稱的，女性的用手指法，推按着低窪處，使前面像鵝冠那樣鼓起的髮堆，得以保持它的高突與光整。子璇他們談話中的「日本字典」四個字，偶然鑽進了他的耳朵，使他逆想起了什麼，就又一面在向他們走去——）

子和：（把梳放進袋裏。——以為這也是多少有點「新奇」的新聞）這幾天日本字典的生意特別好，很多人都在找買啊！……（覺得好笑）哼，體育會裏頭，有好幾個傢伙，拚命在跟日本仔學日本話，一天到晚，「阿里阿篤」！（同時垂直雙手放膝處，生硬地在學着日本式謙卑的鞠躬，和一種他自己認為「好玩」的，諂媚與

「賤格」的醜態）「山約哪啦」！（又作鞠躬，並自得其樂地笑起來）

（子璇與愛麗，雖覺這位兄弟太天真與莫明其妙，但除了對他在裏的什麼，祇覺謏然無動於中之外，並沒有要指出他的牛頭不對馬嘴，或者教訓他什麼——他們仍是苦悶着。子和見得不到什麼反應，粗心大意的他，也未發覺到他們對他的什麼，而仍是那樣的自得其樂。他讓肺部吸飽了空氣，連集全身的氣力，曲着右臂在試揮着那突起的肌肉，又用力地打出了一拳——）

（應着這一拳，肥仔從樓上蹣跚地在跑下來——他穿着一套做舊的短衫褲，頭上和身上沾滿了一些白灰，拿着一隻也沾滿了白灰的壓扁了的足球、一雙足球鞋、一個以前曾出現過的籐籃，有點氣喘吁吁……）

子和：（立刻跑過去——見這些運動用具，有如逢舊友之樂）哈！捐出來啦？

肥仔：（一面下樓梯——笑意早已不見了，現在純粹是一副可憐相）捐出來啦，壓，壓在炸倒了的磚牆底下，我搨了半天才搨出來……（以扁球示子和）可是已給壓爛

了……
子和：（接過球，捏緊輸氣的皮管，捺着，又聽一聽）胆子大概還沒壓破，就是走了氣了——（還給肥仔）你快點一起擦擦它，重新打一打氣！

肥仔：（善良而聽話地）呵——

（子和因「球藝」久荒，就使全身筋肉緊張起來，曲着雙肘，顛起後跟，有彈性。地試着作在運動場中等着球，與左右跑動着的姿勢，又試着作一個用頭頂球的動作——他怕頭髮弄亂了，又用手去摸那「鵝冠」……）

（另一面，肥仔接過球後本來覺得在廳裏擦有點不大妥當，但一看廳中根本不像樣，而且偷看到子璇夫婦對這似乎沒有什麼反感，就在左邊的台口，打開了那籐籃，拿出一把鞋刷刷起鞋子來……）

（子璇在就心着什麼，——對子和與肥仔幾乎是視若無睹；他從袋裏拿出一隻掛表，看一看時候）

愛麗：（約略猜到他在焦慮着什麼，也就心地）那麼日本仔今天請吃飯的事情，你們到底去不去呢？

子璇：（煩悶地喘了一口氣）爸爸是要去的，我去不去要看爸爸怎麼說……

（慕華從樓上下來，——在香港淪陷後的這十五天中，因着日寇並不如他所預期的那麼「善良」；如市面的無法恢復，與地方普遍地呈現着可怕的動亂，都使他的心情日益趨於惡化。他無疑比前此更加顯得衰老憔悴；他那褪色與瘦削了的像

黃腫般的面頰，肌肉已經失去了收縮的能力而軟軟地垂掛着；頭髮是那樣的乾燥粗硬，幾乎全都已變成秋霜一般的白色；眼圈顯得更黑，所有的皺紋也都顯得更加深刻化。他的脾氣變得十分暴厲：老是皺着眉頭，鼓着鼻翼，嘴緊閉而下垂，好像對任何人和任何事物都有什麼難過。他的動作凝重而遲緩，也決不像以前的想到什麼。當他開口時，每一個字與每一句話，都非常簡練有力——往往像一把尖刃或是一把利斧，直刺劈得對手無法招架！他這種雷霆不測之感，震懾得連他所寵愛的子璇，現在對他講話內心也不免感到惴惴不安了！

（他穿着一套中式的禮服——藍長衫，黑馬褂；手裏捏着一頂呢帽，靜靜地行入廳中——）

（子和本來想到後面去，正走到台階處，看見父親下來，就又趑趄着停下來）

愛麗：（惴惴地，在喉嚨底叫）爹。

子璇：（略抬頭——絕未因此改容，也在喉嚨底應）唔。（並不看誰——自然是問子璇

說）現在去發早吧？

子和：現在既有十點鐘，還早呢。

（在擦球鞋的肥仔，早已跼蹐不安）

慕華：（把帽子隨手扔桌上，喘了一口悶氣，眼角上看到了誰在自口弄什麼，即擱頭定眼看着球，又看肥仔）這個時候還擦球鞋，幹什麼！

肥仔：（臉都青了，喘息着，囁嚅地）五……五少爺叫擦的，下……下午要比賽……

慕華：比什麼賽！（回頭看子和，子和不得不硬着頭皮走到前面來）你還有什麼興致去踢球？

子和：（無可奈何地）日本仔一定要叫我們去踢麼，不去……不去也許要來逮人。

慕華：也許要來逮人……還不是你自己已經在瞎起勁！（對肥仔）給我拿走！（不屑再看）不要礙我的眼睛。

（肥仔抖着，連忙將所有的東西都拿起來，走到樓梯口——已在慕華後面，可憐地以意向子和問放什麼地方去，子和觀父親不注意，偷偷指着叫他放在神堂裏，於是肥仔捧進去）

慕華：（對子和）你今天去過新宅沒有？

子和：（心神不定）沒，沒有。

（肥仔又重出來）

慕華：（絕對性的命令）到那邊去看看。

子和：呵……（下午不去踢球，雖沒有想到日本仔會什麼，但自己不免「技癢」，因而皺着臉，抓着頭頸，看了一眼神堂中的東西，終於怕父親發脾氣，才快快地下去了）

慕華：不知死活的東西！……

（子和一去，肥仔孤立無援，更覺不安。——他又好像聽見故鄉的土地在呼喚他回去；——他雖然知道回鄉種田也祇有等着餓死，但他那在亂生的胸體中曾睡了幾千年，一直酣睡到他這一代的靈魂，實在看不慣這種繁亂淫奢，巧取豪奪的都市生活；更受不了的是那種山崩地裂，血肉橫飛的戰爭恐怖的威脅！他無數次偷偷在想要逃避這些。在他靈魂的深處，在他悠遠的記憶中，對故鄉這天荒地保存着一片豐腴的原野，一個恬靜的農村，一些善良的面影；一種親切的鄉音……他甯願無聲無息地死在那種地方，却不願再留在這裏受着凌虐戲弄，與簡直是要命的磨折！……天生謹愿懦怯的他，直捱到最近才算有了什麼決定……——這種潛意識的引力，他自己既不知其所以然，人們自然無從知道他的什麼。——人們所知道的祇是他外形的笨拙與可笑，却怎麼也想不到這是一個素樸的，近乎原始的靈魂，在受着「現代」如何的鞭撻呵！）

慕華：（想起什麼，祇略側一個頭，並不回過去看他）肥仔！

肥仔：（從自己剎那間的沉思中被叫醒，錯愕而又心跳）哎，老……老爺……（一面帶着不安，走到慕華旁邊聽候吩咐）

慕華：（又是一個絕對性的命令）阿牛給爛仔打傷了，現在輪到你去把守大門！——要是再有流氓爛仔來搶東西，或是日本兵要進來騷擾，你可不要隨便放他進來！（掀起眼皮，看了他一眼）知道嗎？

肥仔：（覺得這個差使等於一道催命符，渾身起了一陣寒戰，驚悸而又傷心地，以一種拚着死的心情，說着一種好像不是自己在說的話）老……老爺，我……我已經想過了，我，我不再做下去了……

慕華：（沉着氣，以蘊藏着兇光的眼睛盯着他）……

肥仔：（感於威尊命賤，不敢正視）太太已經答應我，給了我路費。我……我明天跟大家從新界步行回去……我媽在等我……我，我去鄉下種田……（說着不覺淚滾於睫，清涕在流下來，用手去揩一揩）

慕華：種田！要用到你的時候，（聲音逐漸在高起來）你要回去種田了！（暴怒，大聲地）混賬！

（肥仔心驚胆裂，狼狽地向台內退幾步，他感到天崩地塌，什麼都忘記了，他紅的眼睛，流着苦淚，可憐而無助地望望于璇夫婦……于璇夫婦雖同情他，但感欲助無從）

（回頭看見他的「蠢像」，更覺憤怒，而像對付可惡的乞丐似的吐他）去！

（肥仔掩面哭着，踉蹌下場）

（帶着怒憤，嘆了一口長氣）唉——！……（在沙發中坐下）真是蠢東西！……但肥仔終究是給自己吐下去了，並沒有傷害自己的尊嚴，而覺稍稍慰解了一些。忽想到日本人的請客是不能誤點的，自己因心緒不甯，對所規定的時間已經有點糊了，跟向于璇說）呵，你到看看清楚，那請客的時間是怎麼規定的？

（到床頭去拿來一份報，看一看之後，即邊看邊說）這上面登的是十一點鐘的時候，六家在香港大酒店日本的與亞機關裏頭集合，然後一起到皇后碼頭，由他們用汽船載過九龍，十二點鐘正，在半島酒店入席。……

（一算時間，心定下來）唔，那倒是還早。

（在憂慮着自己是否須去，先試探地）這上面登的名單，一共有一百三十個人，不曉得會不會到齊？

慕華：大概都會去的。——出而請吃飯的酒井中將，是日本的海軍司令，地位這樣高，而且他們攻下了香港，還是第一次邀請本港紳商名流，大家當然不能不給他面子。

子璇：（開始憂愁起來）那麼……我在這土前既然也有名字。到底去不去呢？

慕華：（冷靜地）他們不是規定要穿禮服的嗎？你又沒有會國禮服，這個半西式禮服怎麼穿法？……

子璇：（看一下傷處，也覺不行）……

慕華（憂鬱地）而且你母親的病，這幾天那麼嚴重，說不定隨時有什麼變化，你怎麼能夠走開？……我到了替你跟他們說一聲，你就不要去好了。

子璇：（就心地）不過不去敷衍他們，就怕——

慕華：（斷然地否定了子璇的顧慮）沒什麼關係！好些今天被請的，都在大驚小怪，我覺得把日本人的壞處，也真估量的太過份了！（忽然想起淪陷之夜的事，與日兵迭次的騷擾，而作進一步的解釋）其實那些出來騷擾的，都是一些沒有智識的兵士，高級將領當然不同；而且他們接待我們這種有地位，有身份的人，自然也得講點情面跟禮貌。祇要說明理由，少去幾個他們才真的不會注意呢。……何況我

「也已經到席了，還有什麼問題！」

子璇：（也覺放心了），微點其首，把報紙隨手遞給愛麗，轉而陷入沉思——在這一瞬間，他泛起對敵人的不滿……：：：：唉，我總覺得日本仔太低能了！……而且對佔領區全部的政策，也真是太毒辣了！

慕華：（對此也不能不有同感；而且自己的兒子既能批評日本仔「低能」，那麼反過來說，就是他的才略自覺已是高出於日本仔之上了，這在一個做父親的大聽來，是足以暗自引為驕傲的，因此並沒有引起什麼刺激）……：：：：：

子璇：（見父親沒有什麼不好的反應，就不再有所顧忌，內心蘊藉着的憤慨，一下子都奔湧上來；一面踱着，一面理真氣壯地列數着日寇的罪狀）他們一點辦法也沒有麼！（愛麗在床頭近處的凳子上坐下來）香港落在他們的手裏已經半個月了，可是市面直到現在還沒有法子恢復，而且是根本不曉得到什麼時候才能恢復！港九本地的交通，跟對外的交通，是全部斷絕了！自來水跟電燈電話，也不曉得到何年何日才能修好！

慕華：（覺得這些話雖有其是處，但想到這麼大的都市，經過這樣的破壞之後，頭緒紛煩，整理非易，一時不能恢復舊態，自也有其可「諒恕」之處，而子璇之躁急……）

實是少年氣盛，未足與語深謀遠慮，態度因之遂即泛起傲岸不屑之色……

子璇：（完全忘了父親近日的「不可侵犯」，更進一步，有力而幾乎是一口氣地說了下去）他們所注意的是什麼？——他們所注意的是沒收居民的住宅，沒收英美僑民的財產，沒收所有的公衆事業，沒收所有的交通工具；是大批的搶走了米糧，罐頭，五金銅鐵，電氣材料；是封閉了所有的銀行，銀號，貨庫，工廠；是開放了過去一切被禁止的嫖賭飲吹！——這完全是一種恣盜的行爲麼！

慕華：（皺眉。——對於子璇所列舉的這些，因多數是「事不干己」，而且被封的應可啓封，沒收的仍可發還——自己的貨倉與新宅就是最明顯的例子，而覺少年人專作危言聳聽，實與一般大驚小怪的人如出一轍，因之更覺不耐）……

子璇：（並沒有發覺父親的不滿，相反的正以爲已經引起共鳴——因見老人似微感煩躁不安——老人的真意從開戰以來原就頗難測度。路停之後，以較低的聲調，怨憤而也愀然地）現在香港九二兩百萬人的過的是什麼生活？……（慘笑一下）稍爲有錢的，不是被搶光就是銀行裏無法提款；平常靠「打工」過活的，既然已經全部失業，要生活，要吃飯，就只好在街邊賣掉衣服跟家具，或者是做點小買賣來維持。弄得整條皇后大道都擺滿了地攤，連好些有專門技術的人材，跟在社會上很

有名望地位的人，也不能不出來做小販，這還成什麼世界！

慕華：（漸漸想起類比的話，已經在海燕的嘴裏聽見過了，全都是「那麼一套」！不覺發為冷笑）……

子璇：（一頓之後，繼續着）可是，就算是賺到點錢吧，十元以上的大票被禁止通用，祇值得四五成，而且沒人要；十元以下的，兩塊錢祇換得一塊錢軍票，——聽說以後還要改為四塊錢才換一塊錢軍票，無形中一塊錢港幣就祇值得以前的幾個「仙」！米呢，是等了幾天幾夜都買不到；木柴是靠去搥人家的窗戶樓板，或者是破掉家裏的桌子椅子來燒；蔬菜肉類的來源是根本沒有了；水是靠在抽水馬桶的井裏去吊，或者是吃炸彈洞裏頭的臭水！……

慕華：（斷定子璇是受了海燕的「蠱惑」，——要勸他棄港內歸；這在他是絕對不能同意的，於是對子璇的仍在瑣瑣道來，逐漸引起反感，以至不屑再聽，遊目他顧，讓他自己去說個痛快）……

子璇：（激動地繼續着）更慘的是他們縱容軍隊跟馬快，日夜出來姦淫擄掠，還有指使漢奸爛仔到處去搶劫勒索！（愛麗在顧慮着隔牆有耳）這樣……（慘笑一下）
呸！不要說將來他們知道得更清楚，會更殘酷，大家也會更慘！但是就現在也已

經夠受的了！除了背叛國家民族，去做漢奸走狗，試問哪一個人的生命是有保障的？哪一個人不是感覺飢寒交迫，朝不謀夕？這是什麼世界，這還是人所能夠住的世界嗎！……

（慕華越發表示反感，終於被愛麗所發覺，她忍不住向子璇搖手示意，叫他不要再說下去了）

慕華：（在自己的心神不知馳向何處去中，過了幾秒鐘之後，才發覺子璇已經不再喋喋不休了，於稍覺奇怪中，回顧一下，見他果然是不想再說下去了，就按捺着自己的脾氣，暫時不使發作，皺着眉頭，眯小眼睛，冷淡而也尖刻地反問）那麼……照你說應該怎麼樣呢？

子璇：（雖然已經意味到引起老人的反感，但不能不硬着頭皮說出來）照這情形……我覺得我們應該馬上設法回到自由中國去才對！

慕華：（果不出己所料，不覺既傷心又痛恨，以一種奸笑代反問——意思是一「應該這樣嗎？」）呵？

子璇：（知道老人的不懷好意，但因相信自己主張之正確，而堅決地）在以前我也許不會說這種話，可是現在，我覺得——

慕華：（不能忍耐了，瞪着眼睛，緊接着厲聲地）你覺得什麼？（愛麗震驚）——我知道你是中了海燕的毒！（傲岸地鼓着鼻翼）……她也當我是三歲小孩子，噁噁咕咕地向我說那麼一大套！（氣憤——好像受了莫大的侮辱）哦！

（子璇氣爲之沮，眼睛裏在閃耀着痛苦的淚光；愛麗同情而憐憫地望着他）

慕華：（鄙夷而沉着地）少不更事！你管人家死活！……一來就手忙腳亂！（又瞪起眼睛，厲聲向子璇）我倒要問你：我們在香港這麼多的事業跟產業，怎麼回去法呢！……（子璇不答。繼續着以強烈的譏刺口吻問）我們存在銀行保險箱裏，那麼多貴重的東西不要了？——堆在棧房裏幾百萬塊錢的貨物不管了！——拋下這個家跟新宅這麼大的建築不理了！……（不禁自己覺得辛酸起來，悽愴而激動地）我五十幾年來辛苦的經營，現在一切都不要了！——是不是？……（聲音逐漸在低下去）啾！……笑話！……真是笑話！……

（痛苦的沉默）

（愛麗偷偷用手絹揩眼淚；子璇難過地背過身體）

慕華：（在無限悲愴中，陡與日暮途窮之感；半個多世紀以來的前塵往事，一時都在眼前閃過；筆路藍縷，以有今日，却想不到到了這風燭殘年，才來遭受如此嚴重的

苦難！且老妻病危，姬妾多屬少艾，眼前子女，又無一可託，自己一瞑不視，卽萬世成空！想想不覺老淚縱橫，不能自己！……但因一向個性的倔強，雖臨絕境，仍不願有所示弱）我……錯了，我承認我錯了！你們已經長大成人，自然是應該有你們自己的想法，有你們自己的打算，我本來就不應該來干預你們麼！——你們要回去，儘管回去好了！……我……老了，（蒼涼地）我已經是行將就木的人了！——（結束一切——固執而憤楚地）我起家在太平山下，我死也應該死在太平山下！……（從袖中出一柔軟的白綢手帕，揩一揩清涕，卽不願再聽什麼，也不願再說什麼，徐起立拾帽）我走了！……（子璇也覺無話可說。慕華行至柵處，又以手帕揩一揩眼淚，衰老而佝僂地下去了）

（子璇痛苦地坐在沙發的扶手上，斜背著身子，以手撐額，暗自哭泣；愛麗同情地走近他，也嗚咽着——）

愛麗：（欲慰無從）子璇……子璇……

子璇：爸爸的固執，真是不可理喻！（以手絹揩去清涕）現在我們該怎麼辦呢？走又不
好，不走又不好！……呵……（又痛苦地低下頭去——）

（海燕和阿昭匆匆從外面回來，——海燕因半個月來的奔忙和不安，自然已較清

瘦；她的情緒十分緊張，雖很堅毅鎮定，但仍不能掩其內心的多少有點紛亂。她穿的是一套像女工穿的黑灰色的厚呢短衫褲，半高跟的舊黑皮鞋，和披着一條靛青色的大絨線圍巾。阿昭，身體雖仍是那樣結實，但過度的悲傷，已使她顯得十分憔悴，他給痛苦的記憶籠罩着，變得較以前更爲沉默寡言，——那緊閉着的嘴唇，說明他內心正埋藏着對敵人的深仇大恨。他的服裝沒有什麼變動）

海燕：（和阿昭回來的目的是在收拾行李，但當看見子璇夫婦時，立刻又跑向他們前面來，有點匆遽地）三哥，三嫂，我今天或後明天就要回國內去了，你們怎麼樣？

子璇：（起立，慨然）我們爲着這個問題，正在——

海燕：（對二人）我希望你們能夠回去，（對子璇）在國內，無論是前綫或者是後方，都非常需要像你這樣有學問有經驗的醫生回去工作！

子璇：我是想要回去，不過爸爸……

海燕：（脫口而出）爸爸不同意！（浮起曾苦勸過他的印象）我已經知道他是不會離開香港的了！……（不禁微感悵惘，稍停，蓋着淚光，懇摯而感情地，向二人作最後的贈言）三哥，三嫂，我們是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我們都是年輕有用的人，我們應該馬上回到自由中國去，去參加抗戰的工作，我們決不能學爸爸逗留在這

裏，準備着做可憐的順民。

子璇：（也懇切而感動地）四妹……你相信我……（一種懺悔既往，與渴望人理解他的情緒，使熱淚湧滿了眼眶）現在我敢說，我請你相信我，我們怎麼也不會留在這裏做順民的！不過……還有一些問題……而且我媽又病着……

海燕：（深思着）這倒是個問題……不過大娘的病決不是一時好得了的，而你留在香港，是隨時隨刻都有危險，像大娘這樣深明大義的人，我相信她一定能夠同意你們回去。

子璇：她是要我們回去麼……

海燕：那問題就很簡單了！我們親戚朋友裏頭，做醫生的的人這麼多，我們可以重託他們來照顧，或者請一位住在這兒……

子璇：（憂悶地思索着）……

海燕：（見他暫不作答，恐就誤時間）阿昭，你先去收拾收拾吧！

阿昭：好的！（立即匆匆走入後面）

愛麗：（忍耐不住了）我真想能夠快一點離開香港，那麼假如要走，幾時有船呢？

海燕：兩個鐘頭以後，就有一條大漁船要偷開到廣海去，不過船費貴了一點。

愛麗：（心動）船費到不成問題。

海燕：那麼好囉，如果你們決心走，請醫生的事情我來負責，我馬上叫阿昭陪你們去！
（愛麗的心情緊張起來）

子璇：馬上？

海燕：遲去怕就沒位子了——（見他仍在猶移，不覺替他焦急）唉，香港這個局面，越來越亂，既然是決心要走，馬上能走不更好嗎？

子璇：（總是委決不下）……

海燕：是不是行李還沒弄好？我可以——

愛麗：行李是早已收拾好了。

海燕：（不懂了）那麼還有什麼猶豫的呢？

子璇：（不能不說出自己的苦衷來）四妹，我也想馬上就走；可是我們這麼龐大的家，跟這麼多的事業產業，現在都弄得一團糟，爹爹最近的精神跟心緒都這樣不好，我總得替他整理出一個頭緒來，才能夠走！……

海燕：（不禁爲之皺眉）你顧慮太多，我怕你一耽誤就永遠走不成！

子璇：（力自保證）不會的！我一定儘快弄妥，在最短的期間內回國！——不然愛麗這

樣焦急，她也不會讓我拖延的。

（愛麗雖覺子璇重視自己的意見，但因走不成，心不免又在沉下去）

海燕：（多少有點失望，喘了一口氣）好了，那麼再說吧，我要去收拾行李了！（匆匆走入後面去）

（子璇搖搖頭，尋思着，蹙了蹙步）

愛麗：（難過地）子璇，你已經答應我走，現在既然有船，爲什麼又不走呢？

子璇：（感到焦頭爛額）唉！爸爸年紀已經這樣大了，而且今天這樣的發脾氣，不暫時留着幫忙，心裏總覺得……

愛麗：（對此自然也有同感，慘然地）那麼我們到底要等到什麼時候才走呵？……

子璇：（在無可奈何中，想到一個變通的辦法，憂戚懇切地）愛麗，我看這樣，你一個人先回去好不好？

愛麗：（不忍分離，淚盈眶）不好……我要跟你一道回去。（感於亂世之苦，一時忍不住抽噎着哭起來）

（樓梯下子和匆遑的脚步聲起，愛麗不願讓人看見她的哭泣，低頭走向右邊台口去）

（子和匆遽地奔上來——）

子和：（臉色慘白，上氣不接下氣）三哥！……新宅出了事情了！

子璇：（驚問）怎麼？！

子和：新，新宅被徵用了！

子璇：徵用？！

（愛麗也驚慌地走過來——）

子和：就是被沒收了！門口已經掛了日本陸軍司令部的牌子！

子璇：爸爸不是已經去求過柳夫人，花了很多錢去運動他們揭了封嗎？

子和：那個是海軍部，今天這個是陸軍部，不同的！

子璇：（這才明白了）呵！那慘嚟！

子和：門口有日本兵把着，我說是裏頭的人，要進去看看，他們兇得很，過來抄我的身

，抄定要打我，我祇好跑了！

子璇：那麼我們的人呢？

子和：還在裏頭，很多日本兵在搜查，我聽見大哭小叫……

子璇：這個真是！……（焦灼地在想對策）

愛麗：（感到寒顫，呼吸急促）哎呀！那怎麼辦呵？——幾十個人竟連一個也沒跑出來
啊？

子和：沒有！他們根本就沒預先知道麼，現在前後門都已經被把住了，怎麼出得了！

子璇：這樣，你馬上去找何司理跟金祕書，請他們想法先營救裏頭的人；祇要人能夠平安出來，東西也不要了！

子和：呵！（馬上要走，但見子璇又有話要說而中止）

子璇：你告訴他們，無論要運動多少錢，祇要我們現在能夠拿出來的，決沒有問題！

子和：好！（將走而仍略一遲疑）

子璇：去！馬上去！——我去找爸爸！

（子和迅速奔下）

愛麗：（懷疑地）你想去找爸爸？

子璇：（看錶）噫，我去找爸爸，我請爸爸當面向日本人提出交涉！（走到床頭處，在枕頭下拿起一個銀包）

愛麗：唉！交涉有什麼用處呵！

子璇：那怎麼辦呢？祇好盡了人事再說囉！

愛麗：可是你既然不去吃他們的飯，怎麼還能夠到那兒去呀？

子璇：（被提醒，也覺不行）唉——這個到是……

（少庭，頭髮散亂，面容憔悴，穿着一套寒酸而破舊的西裝，焦頭爛額，氣急敗壞地直奔上來——）

少庭：什麼！子和說，你們的新宅被佔了！

子璇：是啊！我正在爲着這個事情——

少庭：（不等他說定，卽大聲地嚷）啊！那簡直是天翻地覆了麼！（於是卽一面喘息着一面急促地說）你知道，你們貨倉裏五百多萬塊錢的貨物，跟我們運去寄在裏頭所有的機器，大前天不是已經託那個什麼買辦，花了很多錢請陸軍部保護，出一張文告貼在門口嗎？

子璇：是啊！

少庭：（緊接着）照理應該是沒問題的了；可是日本的陸軍跟海軍，還有憲兵跟空軍，幾方面都在鬥法，幾方都互相傾軋得很利害！今天早上，海軍部忽然派了一些兵士來包圍貨倉，他們看見前門有陸軍部的文告，就從後門撬進去，把管理貨倉的人都關起來，同時用幾十輛貨車，把所有的貨物跟所有的機器都搶走了！——現

在亭上了他們的運送！

子璇：（目瞪口呆）真會有這樣的事情啊！

少庭：還有更糟的事情吧！現在日本憲兵司令部查出東西不見了，硬說是我們偷運到國內去，要嚴重懲辦！你們說這個冤枉不冤枉？（指愛麗）你爸爸被帶去問話，可是說什麼他們都不相信，還說何司理跟你爸爸是造謠，現在已經被扣留起來了！

愛麗：什麼！我爸爸被扣留啦？

少庭：（悲憤地）……是被扣留！……

愛麗：（祇覺天昏地黑）哎呀！那怎麼辦？怎麼辦呢？

子璇：那麼金祕書現在在什麼地方？

少庭：他已經爲着這事懼田去奔走……

愛麗：啊……
（淚如泉湧，一時悽惶地失却了主張，萎然坐進了沙發，低頭在哭泣着……）

少庭：（把子璇拉向右邊窗口，也幾乎是涕淚交流地）子璇兄，你不要太難過，金祕書還叫我告訴你，他得到了一個很確實的消息，你們都在銀行保險箱裏的美金，英

鏹，還有金條，金鋼鑽，跟所有貴重的首飾，已經沒有希望可以拿出來——全部都要被沒收！

子璇：什麼話！保險箱裏的東西也全部要被沒收？呵！……那裏頭總共——值到上千萬的港幣，那我們全家的財產都完了，什麼都完了麼！

少庭：日本仔這麼一來，全香港真是什麼都完了！你還不知道，所有加入了英國籍的華僑，財產都全部要沒收！——別人暫且不要去講他，光是何東爵士跟余東老兩家的財產，就不曉得要值到多少萬萬港幣，這個真是太毒辣了！

子璇：可是我們並沒加入英國籍啊！
少庭：日本仔他還跟你講這種道理？

子璇：（傷心與痛恨，以至於懺悔的情緒，一切既過了頂點，反覺頭腦冷靜——好像所有的不幸是發生在別人的身上一樣，而以最清明，最理智，也最沉痛的語調，歎說着自己的觀感）呵！……以前人家說日本仔怎麼無恥，怎麼殘酷，怎麼狠毒！……總覺得人家是有意把他們宣傳得那麼壞，心裏總是不大相信；可是現在親眼看見，親身受到了，才知道這一切都是真的，而且事實比人家所說的還要厲害！……（痛苦而無可奈何地搖搖頭）

（愛麗從昏迷的哭泣中略為清醒過來！……）

子璇：（痛定思痛，一時感情氾濫，無法遏止——含着滿眶苦淚，微顫聲）我想我拿這些酒過去說給人家聽，恐怕人家也會不大相信的！這種心理可以亡國滅種，這種心理真太可怕了！……呵！我祇懊悔我醒得太遲囉！……（哭起來）

少庭：（無措地勸着）子璇兄，你，你不要這樣……

愛麗：（見子璇哭了，又為淚下）少庭……（徐站起）那麼我爸爸現在被扣留在什麼地方？……

少庭：（被提起而心驚，失色地跑過去）呵，對了！被關在憲兵司令部裏頭，馬上就要被正式提出來審問，說不定……說不定還會用刑！

愛麗：（驚痛地）還會要用刑啊？

少庭：日本有什麼事情做不出來，無原無故被澀水彬打的已經不知有多少了！

（子璇也跑過來了）

愛麗：（哀痛地）呵！爸爸的身體已經那樣不好，怎麼還經得起用刑，（急站起來）子璇，我們馬上去看爸爸，（寒戰）少庭，你陪我們一道去！（在摸袋中有沒有帶錢——）

少庭：好的！（也急了）要去馬上就去，不然——

子璇：我們馬上就走——

愛麗：好！（行——）

（三人匆匆行去，子璇因一而在將受傷處的袖子拉下來，稍為落後——）

（二太太從樓上跑下來，——這位可憐而善心的慈母，現在更顯得蒼白瘦削了。她因日夜服侍病人，不得甯睡，身體更是那樣的虛弱疲倦，以至多走幾步路都會覺得喘氣不濟。她眼現渴睡，頭髮枯乾而有點蓬亂。較前一幕外面多穿了一件藏青色的絨線衫……）

二太：（倉皇追逃叫）三少爺，三少爺！……

子璇：（急回問）怎麼？

二太：你下去看看……大娘的脈搏……

愛麗：（與少庭也急回）婆婆怎麼樣？

二太：脈搏很亂，熱度忽然跳到三十九度幾……

愛麗：呵！那怎麼辦？（問子璇）要緊嗎？

子璇：我去看看——她的病是這樣的，大概還不要緊！

愛麗：（要上樓）我們先上去看看——

少庭：（焦灼）我就怕去遲了人已經被解走了！

愛麗：那——？

子璇：你先去吧！

愛麗：我一個人害怕！

子璇：少庭陪着怕什麼！你們先走一步，我看好了媽就來！

（少庭已先行）

愛麗：（惴惴）好，那麼我先走……

子璇：（一分開又覺不放心起來，重回可囑）愛麗，你自己當心呵！

愛麗：呵！（惴惴而又戀戀）你馬止就來呵！

子璇：馬上就來！（一面動脚，揚手，飛奔上樓）

（愛麗與少庭也匆匆下，二太太將上樓，海燕從後出，見母，追叫——）

海燕：媽，媽！

二太太：（回頭走過來——）

海燕：（神色慌張，恐人聽見）媽，外面的風聲很不好，我們已經決定在這一兩天之內

離開香港，要是有什麼形跡可疑的人來找我們，您就說我們在一個禮拜以前，已經從新界那邊，步行回到鄉下去好了！

二太：呵——好的！……

（二太太正想接着要說什麼，樓梯下面有脚步聲起，母女機警地注意——）

（老麥匆匆跑上來——他爲着避開敵人和鷹犬們的注意，在這一二十天中，已經留上兩撇鬍子；現在頭上戴着一頂敝舊的毡帽，頸子上圍着一條灰色的圍巾，身上穿着敝舊的藍布長衫；樣子看上去像個小商人，和以前英挺堅實的姿態是大不相同了……）

海燕：（本能地迎前一兩步）呵！老麥！

老麥：海燕！——伯母。

二太：麥先生。

（阿昭在裏面見老麥來，也匆匆出——）

阿昭：麥先生！

老麥：阿昭！

海燕：（急問）外面情形怎麼樣

老婆：（略一注意週遭）沒外人吧？

海燕：沒有，不要緊！

老婆：（開始緊張起來，急促地）日本仔要找的人的名單裏頭，有我們的名字，現在正派人四處在找我們！

海燕：（驚心）呵！

老婆：尤其是幾個認識我們的，已經下水的走狗，特別在找得厲害！你們會裏，跟我們報館，還有通訊社，好些地方日本仔都去搜查過了！

海燕：呵！

老婆：所以大家決定想法儘今天離開香港！不然給他們找到了，那就不得了！

海燕：是啊！而且我們的人又這麼多！

老婆：剛才我們臨時決定；分一批先從新界那邊步行回去！——分散了，就算碰着了危險，也可以避免給他們一網打盡。現在那些人已經偷渡到九龍去了！

海燕：（覺得問題已經解決了一半）那很好！——可是我們怎麼走法呢？

老婆：（再度注意一下週圍有沒有外人）我們已經接頭好了四條漁船，載我們先後衝出敵人的封鎖線，到長洲去躲到天黑，然後再開到澳門；又由澳門另僱船偷渡過橫

翠鳥跟三灶鳥，要直到過了南北水，才到了自由區——就是台山沿海的都斛！……（好像聽見有什麼聲音，回看了一下）現在我們暫時計劃到這一步爲止，等大家脫險了，再來計劃到韶關，桂林，或者是重慶……

海燕：那是當然。那麼這四條船是包，還是——？

老麥：包的那兒行，我們的人還是分散了混在難民裏頭，這樣危險性可以少一點。船費是依人數計算的，可貴得不得了，每人要八十塊錢港幣！

海燕：哎呀！像老會他們幾家子，都那麼窮，怎麼出得起？

老麥：是啊！大家也正爲着這個事情在焦急！

海燕：我這裏大概還有一兩百塊錢可以多出來！

老麥：我也有一點，不過還是不夠的。大家想到要是真正沒有辦法的時候，祇好立刻想法讓他們隱蔽起來，等過了一個時期再說。（又憂愁地）……可是照目前香港這種局面，像他們這樣的人，多等一天，真是多一天的危險！……

海燕：是啊！（心裏感到一陣難過）而且我們走了，他們人地生疏，萬一要是碰到什麼危險……（不覺淚光瑩然）他們的老老小小怎麼辦？我們良心上怎麼能夠說得過去呢？……

二太：（一直緊張地在傾聽着——也常在掛慮着樓上的大太太聽到這裏，覺得自己義不容辭，但仍怕自己能力不夠地問）麥先生，那麼你們還差多少吶？……

老麥：（平淡地，絕無意到她能加以幫助的成分——因為他知道她是江家一位沒有地位的太太，不會有很多錢的）大概……大概還差一千多塊錢……

二太：（覺得自己的能力還能做到，不禁心裏感到歡喜）呵！……（手按一按腰際綁着的錢，對海燕）孩子，你跟我來！

（海燕望着憔悴衰弱的母親，心裏既難過而又興奮，一面不自覺地跟她跑進神堂裏去。）——老麥和阿昭，也跟海燕有同樣的感覺，祇是因出意外，而多了點愕然。二人在靜默中，為避見神堂而稍稍向前行來——）

老麥：（預期到今天大家都可以走成了，隨口問）四姑娘的行李收拾好了沒有？

阿昭：（默默地）收拾好了。

老麥：（微點一點頭——忽然想起）呵，我還沒跟你談過，你是不是已經決定不回國內去了？

阿昭：是的。……

老麥：那麼你預備——？

海燕：（含着感動的熱淚，從神堂中拿了一千五百元的港紙出來——其中有一些是「大紙」，三四百塊錢是「細紙」）老麥，媽給了我們一千五百塊錢……（隨手交給老麥）

老麥：（覺得萬分過意不去）這個……

海燕：（聲音有點酸楚）媽也不知積了多少年……才有這點錢呵……（用手揩掉眼角直流下來的熱淚）

老麥：那我們怎麼好拿哪？……

二太：（從神堂中一面在撫平衣服，一面走出來——她現在正被一種離愁別恨控制着，含淚而強爲歡愉，微有點顫聲地）麥先生……你們就當它是海燕的錢，（親切如對家人）拿去用好了……

（海燕感而掩泣）

老麥：（感動而也爲難地）可是您的身體一向不大康健，您也需要錢用的……

二太：（真心誠意地要給他們，怕他們因自己的感傷而不肯拿，即抑住自己的情感，用着平淡而懇切的口氣）不要緊，我還有；而且我要用，也可以向他們拿麼……

老麥：伯母，我真不曉得應該怎麼替他們感謝您才好……

太太：都是自己人，有什麼客氣呢……

老婆：（半對海燕，感動而欣慰地）那我們的朋友，今天全部都可以走了……

海燕：（仍被感情控制着，低低地）噢。

老婆：可是伯母您——，我看您還是跟我們一道回去吧。

海燕：對啦，媽，香港以後更麻煩了，您一定要跟我們一道回去！

太太：（一想，理智地）不——不好，我得留着照顧太太，跟料理這個家；而且，我身體不好，去了反而會連累你們的。

海燕：（遺母親留此絕域，不勝其痛苦與依戀）可是……（眼圈一紅）

老婆：（以一種匆促的心情，轉問阿昭）那麼，阿昭你預備怎麼樣？——

阿昭：（沉默得太久了，一時開口不易）我……我是這樣，（注意一下後面有沒有

——，內心逐漸在燃燒起熱力，眼睛放射着光芒，堅決而沉確地）我已經決定跟很多不願意替日本仔做工的工友，到九龍新界那邊去埋伏起來，自己組織游擊隊！——他們多數都是那邊的本地人，新界的情形非常熟悉。我們預備做的：是幫助我們的僑胞跟英美的僑民離開香港；同時儘量搶救香港的物資，運到國內去；還有是不斷的打發日本仔，跟組織民衆，作為將來我們政府來收復香港的基礎！

老婆：（興奮地）那好極了！（伸出手，熱烈地握着他的手）我相信你們一定可以做得非常好！（同時從阿昭身上，看到一個從血泊中站起來的，素樸的新的大眾英雄的影子）我也是準備到敵後去工作的，我們分頭努力吧！

阿昭：（受這鼓勵，氣爲之壯，陰鬱消退，神采飛揚）好的！

老婆：那麼你幾時去呢？

阿昭：我已經約好朋友，在下午偷渡過九龍：那邊還有很多朋友等着，會齊了我們就繼續偷進新界，一起去幹起來！

（粗厲的脚步聲起，一個留着兩撇仁丹鬍子的「莊嚴」的日本軍官，帶着兩個佩短鎗的日本兵士，匆匆從下面跑上來——）

（諸人在外表上雖不怎麼慌亂，但內心誰都感到劇烈的撞擊，要溜走已經是不可能的了，就祇好硬頂着退立在靠右面的一邊，——二太太站在前面，準備應付）

軍官：（目光銳利地掃射着各人，暫不開口，翻着一本很多附有照片的，一百多人的姓名和地址錄，找到了所要找的一頁，即停下來，頭不動，抬眼望各人）*Mo*。

KONG—Mo—VHAnohcuika~（這裏是江慕華的家裏嗎？）

（諸人不知所對——老婆雖聽懂了，但不想開口）

軍官：（改用中國話——他是一個所謂「支那通」，雖仍聽得出他的日本口音，但比瀨戶等都講得好）這裏是江慕華的家裏嗎？

二太：（不知說「是」好，還在怎麼，在略一猶豫中）……

軍官：（逼問）唔？

二太：是……是的。

軍官：那一個是江慕華的兒子，江子璇？

二太：你……你有什麼事情？

軍官：（微有不愉之色）有什麼事情？……要請他到皇軍的與亞機關去，——他為什麼不去，啊？

（子璇，神態焦灼，烟子上套着一副診病的聽筒，手裏拿着一個煮針的橢圓形的白銅盒，絲毫不知道樓下有什麼「貴客」，從扶梯上探頭出來——）

子璇：（正對着二太太等，——因心急，看見他們呆立着，也不以為異，大聲問）有誰拿上面的火酒沒有？

（二太太等尷尬地一時沒有作答）

子璇：（立刻又焦灼地接着說）要打強心針！火酒，火酒在哪兒……（一面很快地衝

下來，見日軍官等，爲之愕然；但因救母心急，瞥見祠堂中有一瓶火酒，卽取
出，將上樓——

軍官：（已認出是他，追前幾步——慢慢，——你是江子璇？）

（日兵站到子璇後面的兩旁）

（老麥與阿昭靜靜地溜進後面去）

子璇：（心跳着，面色泛白，有點錯亂）有……有什麼事情？

（二太太怕海燕被波及，也暗示她，一同靜靜地進右邊房中去）

軍官：請你到九龍半島酒店去吃飯你爲什麼不去？——你反對皇軍？

子璇：我……我父親已經去了，我因爲我母親病得很厲害，走不開……

軍官：（根本不聽這些——沒有表情地）現在請你馬上就去！

子璇：（惶急）我是醫生，我母親要等着我醫的……

軍官：不管，不管，——要你就去！

子璇：（想到母親要是遲一點打針，就要無法救治，惶急地哀懇着）我，我現在正在挽救我母親的性命，遲一點就來不及了，請，請你讓我打下這一針再走！（說着不等日軍官的同意，卽飛奔上樓）

（兩日本兵因未得長官命令，未加攔阻；日軍官因子璇動作太快，也一時爲之錯愕——）

軍官：（等子璇上樓，才覺他的「豈有此理」，同時又怕他從樓上逃掉，即馬上命令兩日兵）Koitsu-ojikamatokuje——（去把他逮下來！）

日兵：Hai！（是！）

（兩日兵立刻趕上樓去。日軍官回頭見廳中的人都不見了——稍感奇怪）

（離屋子右邊的不遠處，忽隆隆起一爆炸聲！——接着遠遠傳來匆急的警笛聲，砰砰然的步槍聲，慌亂的人聲……最後是機關槍間歇的掃射聲……）

（日軍官意識到這是游擊隊來「搗亂」，最初是驚慌，繼之是焦灼而又憤怒，等到人聲被機關槍聲鎮壓下去，一切漸歸平靜，才覺鬆了一口氣；轉而撮着嘴，斜着眼，在注意他的「犯人」——向樓梯口上面在望着……）

子璇：（在樓上）（喘息掙扎）媽……媽！您不要來！……

大太：（在樓上）（號哭中帶病弱而淒厲的呼聲）你……你們不能這樣……你們不能搶走我的兒子……

兵A：（在樓上）（怒叱）Koo koo——（去，去！）

子璇……（在樓上）（哭叫）媽……媽……

太太……（在樓上）（哭叫）……孩子啊……

兵B……（在樓上）（怒叱）Doke!（滾開！）

兵A……（在樓上）（怒叱）Doke!（滾開！）（太太被踢摔倒聲）

兵B……（在樓上）（強拉子璇行——在子璇掙扎聲與凌亂脚步声聲中）Iko! Iko!（去！）

去！）

兩日兵強執頭髮蓬亂，流淚被雨的子璇下——他頓了上的聽筒已經不見了）

軍官……（好像命令着他們拿走一樣東西）Kare-o tsureteikei（把他帶走！）

日兵……Irai（是！）

（太太從樓上追下來，——她在這重大的刺激之下，忍死須臾地強自跌衝着追

下來！她穿着一套在衾褥中睡皺了的灰色的薄絨西式睡衣，赤着腳，髮已散亂，

髮稍乾而半白。一個月來的憂鬱臥病，且已達生死判於俄頃的現在，更顯得病骨

支離，幾無人狀！……）

子璇……（走上台階處，回頭叫）媽……您不要下來吧……（仍被拉着行……）

太太……（哭而追叫）孩子……我的孩子！……（追到上走欄的台階處，已力盡不支而跌

下——)

子璇：(已被拉至扶梯口，見狀，摔開兩日兵，衝來扶母；一面喊)媽……媽……

(日軍官見此情形，暫時也覺無可奈何；兩日兵見長官不動，也即停止要再拉他的動作)

(二太太在房中聽得不能忍，流着淚，畏怯而也匆匆地走出來——在大太太的旁邊蹲下)

子璇：(已扶起母親的上半身，作勢要扶母親住睡床上——閉着眼睛)媽，媽，您醒醒，您到——

大太：(搖着和微舉手示意不能動，一面微睜開眼睛，氣息僅屬地喘息着)我……我暈得很……我不成了……

二太：(顫聲，哭叫)大娘……大娘……

大太：(模糊中辨認出是二太太，覺得自己已無生望，辜負了她衣不解帶的服侍，淚如泉湧地向她訣別)我不成了！……

二太：呵……

大太：想不到……這樣跟你們分別……(看到子璇，——在一道迴光返照的悲慘的情態

中，拚着最後的一口氣，和自己的兒子訣別……孩子，媽死了，要替媽把骨頭運回祖國去……葬在我們的故鄉——葬在祖父墳墓的旁邊……（有感而發，激動地）……你們要學祖父，不要學你們的父親……要愛自己的祖國！……（更激動地）我們生是中國人，死是中國鬼！……

子璇：呵……媽！……

（日軍官聽到這些，頗感刺激——橫着眼蹠了一兩步，看一看手錶，更覺不耐）
太太：（用一種慈母的口氣，親切的垂淚叮嚀）孩子……不要哭，祇要你做一個好人……做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媽死了也就瞑目了！……

（烏鴉隱隱地迎風在嘩叫着——）

太太：（突然感到死神降臨——無邊的黑暗在眼前遮蔽上來；在黑暗中又出現了很多很多鬼魅在跳動着！——她瞪大着眼睛，眼珠已不能轉動，在生與死的界線間掙扎着，喘息着，虛脫的汗在顴頰淌下，手足已逐漸拘攣冷却……）

二太（驚叫）大娘，大娘！

子璇：（驚叫）媽！

太太：（迷離恍惚中，自己髮髻已被黑暗和鬼魅裏攆着遠離了人世——他們的叫聲聽來

竟是那樣的幽沉低弱……一種生命的餘暉，血親的依戀，使她好像要叩開這漫天的黑暗，和叱退那些猶惡的妖魔，她掉着多少已有點不大靈動的舌根，大聲地遙向自己的骨肉，致其最後的叮嚀……做一個好人！……做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替你們的父親贖罪！……救我們的祖國！救我們的祖國！……

子璇：（微點着頭，泣不可仰）

軍官：（聽到這些，更憤，又看錶，不能再忍了，橫厲地吼着）喂！你還要等到什麼時候——引（一面猛力抓子璇的後領，將他拖起來）

二太：（見大太太已經氣絕，大驚）哎呀！大……娘！……

軍官：（猛推子璇）走！

（兩日兵上前正要逮他——）

子璇：（帶着號泣聲，撇開兩日兵）我母親，我母親！……（衝前一看，連忙跪下一脚將母親抱起——）

（日軍官見狀，又祇好暫時按捺着，沉鷲地看着——）

（子璇抱母親到右壁床處，頭外腳裏的讓她躺下來，翻看一下眼皮，把一把脈膊

，已經完全絕望了！憤怒的火苗逐漸在胸中燃燒起來——

軍官：（走下廳中一看，揮手命令兩日兵）Koi! Kamawatsu. Tsuruteiko!（來！不要理他，把他帶走！）

日兵：（是！）

（兩日兵從欄上斜走過來，子璇回身看了他們一眼，走向日軍官前，剛健地站着——日兵見他向長官說話，暫不動手）

子璇：（剛立定，喘息着，擦擦着，但已不能掩飾內心的憤怒）我，我母親死了，我還要去嗎？

軍官：（強壓着橫暴）要去的！我們司令長官說，不管怎麼樣，一定要請你去，他說這是皇軍對你們的好意！

子璇：（憤不可遏）這是什麼好意？（又悲憤萬狀地叫）這是什麼好意？

（兩日兵走前一步，監視着）

軍官：（露出兇橫本色，頰惡地大吼）八噃！你敢侮辱皇軍！！——你是什麼東西！（緊接着從前攔子璇的——）

（子璇再也無法忍受，閃電般奮揮一掌，猛力回攔日軍官，並衝前毆打，兩日兵

緊跟着來扭子璇，子璇仗着一種拼死的決心所迸發出來的神勇，將兩日兵擊倒於地，一回身又將重衝過來的日軍官，一脚踢得他狼狽退去——他在這時掏出了手槍；兩日兵疾風般再撲子璇，子璇因被一日兵握中受傷的手臂，痛極而號，懣懣也止。

（帽歪傾斜，在震怒中迅速地略一整理，並檢起那已打得跌在地上的人名簿，虎虎然以槍指子璇）你再動我就打死你！八路！（吼着命令兩日兵）Kare-otsuretei-
（把他帶走！）

（兩日兵以一種對付死囚或野獸的動作，迅速而兇橫地把他拉着走——他祇有一瞬的時間可以回看一下母屍；他臂痛徹骨，雖欲掙扎，也已無能為力。帶着無可形容的悲憤，和一顆破碎的心，他終於被拉下去了！）

（海上突然轉風，——木葉蕭蕭，沙飛石走……）

（黑雲瀰漫，逐漸佈滿天宇，——也逐漸在顯得更天愁地慘……）

（遠近的鶉羣，迎風不安而嘹唳地在噪聒着……）

（從鴉噪聲中，透出一大隊敵騎的鐵蹄聲，自遠而近地在東南角上馳來……）

（太太在子璇被拉下去時，從太太躺着的榻榻，本能地追到僅剩的那扇落地

窗的台階處，終於又迷惘與好像失去了知覺似的在轉過身來——

（阿昭和老麥，痛苦地從後窗出來，他們在警惕着隨時有什麼變化，但也顯得那靜默……）

（接着海燕從房裏出來，她靜靜地坐下床邊，看着已經人天永隔的大太太……）

阿昭……（望了一下大太太處。已知道而勉強問二太太）三少爺被帶走啦？

二太太……（茫然，淚水在眼眶中轉着——好像是別人在作答）帶……走……啦。

（在大太太的憤怒與痛苦中，語言有時是顯得這樣的無用）

海燕……（想到大太太平日的做人，也想到她對子璇的希望，然而現在……？她不禁縱聲哭起來）……大……娘！……

（阿昭和老麥，隨着這哭聲也過來看着大太太——）

（馬蹄聲似乎響了一點——）

（老麥一聽，對這聲音開始感到不安，但他不說出來，低聲勸海燕不要哭，不要太情感作用，並扶起她，把她勸開，——她啜泣着，走到沙發處，左手扶着沙發背，低着頭……老麥爲着怕使各人傷感，即用床上黑灰色的毯子，蓋去大太太全部的屍身；這動作使阿昭的情感一時也無法控制了，他啜泣着轉過身子，不忍

看……

二太：（對馬蹄聲也預感到一種不安，她清醒過來，她有點慌亂，她想走向床處，但馬上又折向海燕——）孩子，這個局面越來越不對了，你們還是早一點走吧……（大隊的馬蹄聲更響了，聽出是在右方的近處停下）

老麥：哎呀，有大隊的日本兵來了！

阿昭：（突然想起什麼，跑到二太與老麥間）剛才——（注意一下後面有沒有人聽見，立刻又對二太與海燕）剛才那一下很響的聲音，是我們的游擊隊進來扔炸彈，炸死了很多日本兵，恐怕會進來搜查！——我去看看！（立刻飛快地轉入後面）

老麥：還是預備快點走吧！我去把你們的行李拿出來！

海燕：（別離就在眼前了，情緒慌張地）呵。

阿昭：（老麥也匆匆到後面去了）

海燕：（拉着母親的手，不勝其依戀）媽……

二太：孩子，不要這樣，媽也捨不得離開你們，但是有什麼辦法呵！（淚下，哽咽地）祇要你們有一天來看看媽，媽也就心足了！……

海燕：媽，我們會來的，香港是我們的領土，祖國打勝仗的時候，也就是我們收回香港

的時候，媽，我們會來的！

二太：好，媽等着你們！

海燕：我已經關照阿昭，以後可能的時候，常常來看看您。

二太：呵。（方寸已亂）你們也要自己當心，免得媽掛念你們呵。

海燕：（含着淚，點點頭）……

二太：（覺得自己的骨肉，馬上就要分離了，這唯一的心愛的女兒，馬上就要在眼前消

失了，忽然傷心地哭起來，帶着哭聲說）孩子，什麼時候才能再見到你們呵？……

（掏出手絹在揩去涕淚，偶然看見左手上的指環，——這是一隻純金的鑲着細

花的約指，從它的圖案上，我們可以辨認出這是三四十多年前先輩們的遺物，雖因

日久的摩娑，稍被磨平，但它的光澤，似乎歷久愈覺燦爛。她想起了什麼：——

三十年前的舊事——瞬間在眼前閃過；她在匆匆中，以一種虔敬的心情，把它脫下

來）……孩子，這戒指是三十年前一位革命先烈，在廣州臨就難的時候，我到監

牢裏去看他，他留給我做紀念的……現在讓你帶着它吧！（一面將戒指給了她）

海燕：好……（珍視母親這具有深意的珍重的贈品，在感動中將戒指戴上）

二太：你看見它，就像看見媽一樣……

（海風呼嘯，嘯鴉飛，情景更覺淒涼蕭索）

曹太太：（喚起對敵的仇恨，帶着離愁別恨，與渴望天日重光）……孩子，不要忘記大娘跟阿翠母女是怎麼死的，不要忘記三哥跟阿翠妹妹生死未明，也不要忘記你可憐的媽，跟大家還在淪陷區受苦受難，過着不是人過的生活！……

海燕：（含着苦淚，點着頭）……

（老麥擄着海燕一個不怎麼大的包袱，和拿着她一個很普通的舊皮箱，匆匆跑出來——）

老麥：海燕，快點走，他們說外面怕馬上要斷絕交通！

海燕：呵！（惶急中離開母親）媽，我們——

老麥：（一面回望）阿昭怎麼——？

二太：（惶急而悲苦中，追前抓着將行的海燕的手，再度哀懇）孩子，不要忘記我們！

……要大家也不要忘記我們！……

老麥：（深被感動，泣然地）伯母……（正要想繼續說什麼中——）

（阿昭拿着自己的一個木手提箱，和一個小小的包袱，奔出來——老麥聞聲也很快地回到台階處——）

阿昭：日本兵在進來了！

老麥：（指後面）快把門闔上！

（阿昭立刻放下東西，奔回去關門）

海燕：（慌急中）媽，我們走了！（行）

二太：（顫聲）好……………（送）

老麥：伯母，再見！

海燕：媽，再見！

二太：再……見！

（阿昭重奔出，拿了東西——）

阿昭：二太太，再見！

二太：再……見……

（三人迅速奔下；二太太心慌脚軟，稍稍落後，聽見右邊後面已有腳步聲，驟然愕願，忙奔門次，看他們已去遠，才放心地把門關上；同時她發覺自己的精力好像突然崩潰了：挨到僅剩的那扇落地窗處，右手扶着窗檻在喘息着，她臉如白紙般，眼睛失神，似乎連一點什麼氣力也沒有了……）

〔海風呼嘯——〕

〔很多粗厲的脚步聲，和指揮刀的拖地聲，向右邊後面的門次行來——〕

〔羣鴉嗥叫——〕

日兵……〔在右邊後面的門外〕〔一面在敲門，一面在叫……「開門」A-gero,……a-gero

……a-gero]……a-gero]……

二太……〔力盡了，對這刺激並不能起什麼重大的反應——就祇一右顧，也使自己覺得昏

暈……她終於覺得天地在旋轉起來，不能再支，頹然萎坐地上，以手扶額，……〕

〔日寇的叫門聲，敲門聲，和海上的悲風，鴉羣的驚啼，交織成一串震懾魂魄的音響；敲門聲逐漸在增高起來，天地逐漸在昏暗下去；敲門聲進至頂點，勢將破關而入中，寒戰淒苦地哀鳴着，天地也終於全部被黑暗所吞噬了！……〕

尾聲——

〔舞台上的燈光剛黑下來，演員在黑暗中迅速退去，朗誦者迅速上場，緊接着亮起一道強光，照射着站在台口桌子右邊的朗誦者的上半身——〕

〔朗誦者在觀眾平靜下來之後，把後面的這一封信，化成生動的語解，用懇切的態度，真摯的感情，和一種不能缺少的，動人的「力量」，開始向觀眾朗誦起來——〕

朋友們：

這個戲的故事，暫時演到這裏算是告一個結束了。

朋友，我相信您也會有這樣的感覺：看完了這個戲，使我們連想起許許多多的事情！……我們在舞台上這個天愁地慘的背景中，不僅是看見香港，而且看見其它所有的淪陷區；我們回憶起一切殉難的死者，也想到了所有還在鐵蹄下掙扎着的人們。我們似乎聽見無數的男女老幼在哀號涕泣，也看見無數充滿着血淚的眼睛，正在黑暗中沉默地凝望着我們！——這裏面有我們衰老的父母，也有我們親愛的兄弟姐妹，有我們可憐的妻子兒女，也有我們的至親好友；他們在饑寒交迫，飲恨吞聲中，苦挨着漫長的時光，忍受着辛酸的別離！……他們的眼睛一直就在凝望着我們，流着血淚在凝望着我們——凝望着您，也凝望着我！這些眼睛，用他們痛苦的經歷，悲慘的遭遇，沉默地向我們說着千千萬萬個心中共同的一句話：

「不要忘記我們！」

朋友，我們忘記了他們沒有？有誰忘記了他們沒有？忘記的是您？還是我？我們應該怎麼答覆這句話？我們應該告訴他們一些什麼？我們有什麼可以便他們感覺到？

種雖死無怨的崇高的安慰嗎？我們清夜捫心，沒有什麼使我們覺得對不起他們，也沒有什麼使我們覺得要暗自慚愧的嗎？我們沒有在歧路上徬徨，錯過了一切報國的時間和機會，也沒有忽視對敵的仇恨，而在浪費着我們可貴的物力和精力嗎？我們表現在個人或集體的行動上，有什麼是爲着挽救國家民族的危難，也是爲着解救他們無邊的痛苦而在努力着的嗎？……

親愛的朋友，請原寬恕我，我太激動了……；但是爲着受難的人們，願我們能以血誠相見，共同再來傾聽一遍這發自廣大的悲慘的淪陷區中，千千萬萬人流着血淚，隨時隨地都在遙向我們呼號叫喚着的悲痛而親切的聲音：

「不要忘記我們！」

「不要忘記我們！」

「不要忘記我們！」

——幕落。

——全劇完。

——一九四三年，四月十日脫稿於桂林。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初版

新興劇集——自由港（五幕劇）

著作者 蔡 楚 生

編選者 新興戲劇研究所

發行者 鄒 傑 夫

印行者 文 風 書 局

總局：重慶中一路二〇〇號

分局：貴陽

版權所有不許轉載翻印

定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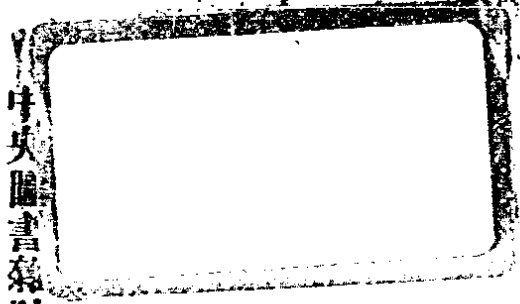
熟料紙本 \$95.00

生料紙本 \$7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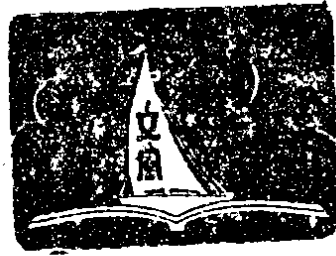
（外埠酌加寄費）

(4352—35)

0255



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劇本審查證安劇字第一二八號



熟料紙 \$95.00

生料紙 \$70.00

Handwritten signature or initials